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未公布的案件



你知道我曾潜入过地狱，
曾到过那世上最黑暗的地方；
我用我的咒语迷惑住伟大的贝尔瑟芬，
使他离开了他的宫殿，跪倒在我的村舍里。

——弗朗西斯·培根

致谢

我要感谢以下的人们对我写这本书的帮助：安东尼·格拉索医生，州警察局的助理药检师；他们花费了大量宝贵时间告诉我关于法医的专业知识；卡里·歌德斯汀博士，纽约大学牙科医学院院长，向我解释了人嘴的机能和运作情况；外科医学协会的斯蒂芬·伯克硕士，告诉我如何治疗膝盖粉碎性骨折；我的朋友巴里·赛德博士，纽约大学药物医学中心教授，一名伟大的整容医生，花费了如此多的时间向我展示怎样分离和复原人脸；吉姆·伯拉克教给我关于延迟引信、雷管、塑胶炸药以及其它爆炸工具的知识；克洛克斯、伯克和克里·斯普莱克，总是在我需要他们的时候来到我身边，给我许多英明的建议；我的朋友和编辑，詹姆斯·韦德，感谢他建设性的意见以及他那支神奇的魔笔。

我还应感谢纽约大学的罗伯特·琼森博士给我的建议和忠告；公共信息部的罗勃·西洛上尉和唐纳德·多勒尔中尉，他们给了我热心的支持。

我还要特别感谢克朗家族整理并出版此书，以及吉姆戴维和乔治·威尔森，他们给了此书一个妙不可言的封面。

内容简介

大雪纷飞的圣诞前夜，一名黑人妇女倒在血泊中，凶手的作案手段与先前的一起谋杀案如出一辙。纽约警察局的高级官员从失踪调查科堆积如山的文件中找到约翰·文德中尉来负责案件的侦破，他的任务是不惜任何代价终结这起案件。

随着第三名受害者被谋杀在一间百货商店的更衣室里，破案的希望似乎更加渺茫，而两名电影明星的卷入使案情越来越扑朔迷离。来自新闻媒介的压力落到警官们的肩上。文德最大的困难是凶手的目标——她们的咽喉处都留下了独一无二、奇特的伤口，而法医指出这些伤口不可能来自人类的攻击。因此，究竟是何人——或是何物——是文德正在追寻的目标……

版权公告

EXCEPTIONAL CLEARANCE 中文版专有权属百花文艺出版社
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任何方式被利用和复制，违者必究。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02—97—533

未公布的案件

作者· (美)威廉·考尼茨著

译者· 岳扬 刘丹 译

出版· 百花文艺出版社

地址· 天津市张自忠路 189 号

邮编· 300020

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印刷· 三河科教印刷厂印刷

850 × 1168 毫米 1/32 开本 印张 10 字数 205000

1998 年 2 月第 1 版 199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7—5306—2626—4 / I · 2345 定价：16.60 元

未 公 布 的 案 件

(美) 威廉·考尼茨 著
岳 扬 刘 丹 译

百花文艺出版社

未公布的案件

第一章 血泊之夜

(一)

这是一个寒冷的夜晚，十一月的大雪沿着路边的灌木厚厚地堆积着，一个年轻的黑人妇女走出了位于贝金街的地铁车站，她的右手提着一个盛得满满的购物袋，购物指南紧紧地压在身上。当她在街口等待绿灯时，她的目光越过弗拉特布西大道注视着布鲁克林第七十八区警察局所在的石灰房子，一名警察正在警察局前面给一部汽车的轮胎安装防滑链条，她向自己的左面看去，一个广告牌悬挂在平特西克装饰中心的橱窗上，写着圣诞画和墙纸销售的字样，橱窗里的大钟已过了七点钟，这时绿灯亮了，这个妇女在穿过大道前望了望两边，一辆汽车经过，轮胎卷起的灰尘使她几乎不能躲开，一阵冷风吹过。她将头深深缩进了大衣的衣领中。

穿过街道后，她看见了两个人正在圣马克大道的拐角处游荡，距离有一个街区远。当她走近这两个呆板默然的人时，她加快了步伐，拐进了圣马克大道，匆匆地奔向位于街区中部的她的温暖和安全的家。她呼进满口的空气，品味着生活给她的清新感觉，又加深了她对成绩和价值的感觉。

赛尔玛·琼斯戒毒已五年了，生活福利也相当好，看上去生活很不错，真正的不错。今晚下班后赛尔玛没有立即回家，她决定为她的两个失去父亲的孩子买一些圣诞礼物，她想让这个圣诞节成为孩子们有生以来最幸福的日子。她之所以立刻就去购物是因为她想在圣诞节尽可能地加班，她在位于克特街的杰米一本茨服装店当收款员。

她抬头看着天空，光秃秃的月亮在黑色的云层中若隐若现，沿着这孤零零的被风吹得干干净净清的街道，她加快了步伐。突然，她听到了一些声音在她的右侧，她转过身子看去，在黑暗中，让人恐怖的喧嚣向她扑来，她的眼睛充满了恐惧，她开始猛跑起来，胳膊和腿在夜色中颤抖，她好像看到了她的孩子们在雪地中翻滚。

“上帝保佑我，”她祈祷着，她的身体被提到了空中，不知是什么东西挤压着她。她恐惧的眼神注视着攻击她的人，她的咽喉处感觉到他热乎乎的呼吸；她的身体在恐惧中抖动，她祈求上帝保佑她和她的孩子们。突然，她感到了她的咽喉处一阵刺痛，紧接着是无法阻挡的窒息感。这时，就像这个恶梦的开始一样，一切又都飞快地结束了，她躺倒在血泊中，口中吐出微弱的声音“救救我，救救我……”

(二)

值班警卫向一辆黑色赛德车敬礼，它轰鸣着开上了通向警局总部停车场的斜坡。

探长山姆·列文索轻松地靠在汽车的后座靠背上，读着市政委员会关于加强交通警察部和纽约警察局之间团结的建议，委员们认为两个部门都应该保持相互的职权，我本可以告诉他们那些从而节约纳税人很大一笔钱，列文索想，他把文件放到了蓝黑色外套的座位上。

司机将车开上了斜坡的尽头，停在了靠墙边的探长专用停车处，列文索走出轿车，走向官员专用电梯，他将钥匙插入锁眼中，门开了，他走了进去。

列文索是一个高个子男人，他有一头染成黑色的卷发，在四十六岁时，他成为了这个部门历史上最年轻，最自负的探长。在未对他的衣着的每个细节加以仔细修饰之前，他决不会出现在任何公共场合。他的衣着是如此的高贵以致于他获得这样一个绰号：“山姆·斯德普睿斯”。

对着电梯门口的镜子仔细端详自己，他调整了一下领带，用手掌拂了拂两边的头发，他露出牙齿，确信没有任何早餐时咖啡的遗垢。一套褐色的西服衬以白色的衬衫和棕色的领带使他颀长的身材更为好看，一件骆驼毛大衣轻轻地披在他的肩上。

他迈步走进了十三层的探长办公室，一路回答着下属们“早上好”的问候，走进里间。这时他注意到他的办公室主任杰克·雷利正在焦虑地等着他，随着一个不祥的预兆，这一天开始了。

“我们得谈谈，探长”，雷利说，跟着探长走到了他的办公桌前。

列文索脱掉大衣，将它挂到衣橱里，“什么事？”

“昨晚在七十八区又发生了一起凶杀案，与上星期在八十八区发生的卢卡斯凶杀案如出一辙。”

“混蛋！”列文索从他的办公室主任手中接过文件夹，开始阅读官方报道。

雷利离开了房间，一会儿，他端着一杯黑咖啡走了进来，把咖啡放在桌子上。

列文索打开了文件夹里的一个信封，取出了现场照片。那是赛尔玛·琼斯仰面躺在血泊中的照片，他放下照片，端起咖啡，若有所思地呷着，这时，他开口了，“这两起案件肯定有联系。”

“对，在大西洋和弗拉特布西大道，可能是一个本地人干的。”

列文索的大脑快速地运转着，这可是个很棘手的案子，他应该将它委托给谁负责呢？他瞥了一下在他桌上的一个很旧的镜框，那是两个年轻的警官站在一辆汽车前的相片，他们的手互搭在对方的肩上，他们穿着很久以前的那种蓝黑色制服，其中的一位伸出舌头对着那位无法看见的摄影师。列文索在这令人快意的回忆中微笑着，自言自语，这些年过得太快了。他看了看桌上的钟，早上八点四十分。“詹姆斯在这里吗？”

“他在0—7—15地区。”

“给我关于玛丽·卢卡斯凶杀案的复印件。”列文索说，他开始拨警察专员的电话号码。

詹姆斯·科文持，这位纽约市的警察专员，五十八岁的潇洒男子，有着满头银灰色的头发和突出的下颌，他已经将自己和分析与决策部的主任关在

他的第十四层的办公室整整四十分钟了，他们在讨论分析与决策部提出的闭合式巡逻的最后细节，这种巡逻方式将在布鲁克林区和昆西区投入使用。当詹姆斯的办公室主任打断他们，告诉詹姆斯探长马上要来见他时，詹姆斯在报告上签了字，丢下了他的笔，山姆·列文索从来不会到他的十四层办公室来——除非有什么极端重要的事。詹姆斯转过头对着他的同伴：“我们呆会儿再谈，主任。”

三分钟后，秘书通知他列文索到了，詹姆斯将探长带到桌旁的椅子上坐下，“什么事，山姆？”

列文索递给他两起凶杀案的文件，当他读完后，他看着这位衣着考究的探长说，“我们现在做些什么？”

“你知道，两位受害者都是黑人，而且喉管都是被同种方式割断的，由此可推断凶手是同一个人，直到昨晚才有迹象表明是一起系列谋杀，我认为我们最好能组织一个特种部队。”

詹姆斯靠在椅背上，抚弄着下巴，“我不喜欢特种部队，山姆，经验告诉我他们经常会被媒介弄得陷入僵局，进退两难，最后我们统统成了电视明星而不是侦探。新闻界知道这起案件吗？”

“黑人被杀案不是报纸和电视的大新闻，到目前为止我们还能保密。”

“黑人社团有什么反应吗？”

“没有。”

“我想让你到斯罗普晋公园去接触一些负责的社团领导，让他们知道这两起凶杀案，再告诉他们我们已各就各位。”

“我们能选出一些我们最优秀的警察，负责这个案子，这个案子的侦破仅限于刑侦分部，仅仅使用那些能够保守秘密的人。”

“到联邦犯罪信息中心查过吗？”

“今早去了，他们没有类似的嫌疑犯记录，看来这人没有前科。”

“这个凶手对整个纽约都是个巨大的威胁，我不得不把这一点汇报给市长。”詹姆斯玩弄着他桌上的一个水晶烟灰缸，“山姆，在公众的注意下侦查工作很难起作用，这是两个喉管被割断的黑人妇女，有可能是种族歧视。这是一种能将我们陷入难堪境地的案件，解决它，尽快解决它。在由谁领导调查上，你有什么想法吗？”

“还没有，不过这个人必须是我们能找到的人中最好的。”

“找到你的警官，山姆，确信他不喜欢在新闻媒介中抛头露面，而且必须严格保密。”

五分钟后，列文索探长正透过他办公室的窗户注视着沿珍珠街匆匆行走的人们时，门开了，刑事侦察分部主任保罗·阿瑟维罗警官胳膊下夹着一些卷宗走了进来。保罗肥胖的身体总是在他不合身的西服里显得十分突出，“你想见我，探长？”

列文索依旧朝着窗户，他说：“我们需要一个优秀的警官负责这次调查。”

“警士？或是中尉？”

“中尉。”

“在北部市区有肯尼，在1—14区有霍华德，在塞福和洛夫特区有格林贝克。”

“他在哪儿？”

“谁，探长？”

“你知道我指谁。”

失踪调查科的职责是查找失踪者，调查和确认人和尸体的身份，在涉及到失踪和未确认身份的人或尸体的事件中与部门的其它机构合作。失踪调查科的一个非正式职能是为那些表现不佳的侦探提供一个落脚之处，直到这座大厦的第十三层和第十四层的权力机构认为他们已恢复状态为止。

约翰·文德中尉就是这样的一个堕落天使，当他所指挥的小组被解散后，他被发配到了失踪调查科，他当前的任务是验证失踪调查科数据的准确。他是一个高个子，潇洒，健壮，淡橄榄色的皮肤，从他的祖先那里继承了典型的葡萄牙人的性格特征。他任凭他的黑色长发散乱地披在身后，从来不加以修饰，他充满智慧的黑眼睛在浓眉下闪闪发光，他的下颌由粗及细，在面颊上形成了一个钻石形成的酒窝。

当电话铃响起时，约翰·文德正坐在他那间小办公室的桌上。他急切地抓起电话，心中暗想，究竟谁会是这天早上最早的一个。

“你好，我是文书文德中尉，我能做些什么吗？”

在那个十分熟悉的声音传过来之前，有一个几乎是蓄意的停顿，“我是保罗·阿瑟维多警官”，这位刑侦分部主任说，他称呼文德为文德中尉——这种称呼经常是用在日常工作中。

“早上好，警官，第十三楼的情况怎样？”

“列文索想见你，马上。”

文德慢慢地放下话筒，起身走向衣橱，从衣帽钩取下他的蓝色茄克。他在想为什么会被探长召见。或许我用了太多的文件别针，他想着，走到镜子前检查他的衣着。灰黑色的便裤，带蓝点的黄色领带以及一件带白色衣领的天蓝色衬衫，他不断讥笑自己看上去就像一个宫廷卫兵。

“请坐，约翰，”列文索说，将他领到紧靠自己办公桌的椅子处。

文德觉得，探长看上去十分焦虑不安，不同寻常。拂去他长裤上想象中的灰尘，他问，“你还好吗，山姆？”

“非常好，约翰。”

当两个人看上去都在揣测对方时，这是一刻令人十分尴尬的沉默。

文德试图缓和这种紧张的气氛，“你母亲还好吗？”

一丝真诚的，自然的微笑显现在列文索的脸上，“你简直不能了解她，我父亲死后，她加入了德图拉的一个退休工人俱乐部，把头发染成了金黄色，名字也从古丝变成了金琪儿。”

文德笑了，“永恒的春天。”

列文索仔细打量着手指甲，他的表情有些不自然，“你过得怎样？自从……”

“也没什么异样，跟别人说的差不多，时间抚平了所有的创伤。”他拿起桌子上的相架，“那时我们真的是充满了活力。”

两名白人武士横冲直撞要将这个城市从罪恶中解救出来。

文德眯起眼睛，眼角处形成了一道细微的皱纹，“我决不会想到我的长矛会被一堆政治狗屎磨钝。”

列文索的身体向前靠了靠，“我做了我能做的一切庇护你和你的队员。”

文德将相架放回原处，“庇护我？在哪儿，山姆？我并没有错。”

“你的小组在二十六个月内打死了五十三人，新闻界指责你是这个部门坟场的头。”

“这些渣子是被杀了，当他们抢劫和杀害那些无辜的受害者时。”

“抽空再向我发牢骚。”

“这些人全都被指控武装抢劫，你组建了我们这个小组是因为抢劫和凶杀案指数直线上升，你任我当头，因为你知道我能给你干得很出色，在我们投入工作后，这个指数不是立即降低了吗？我们在拯救生命，山姆，——更体面地说，我们是为人们的生命工作。”

“你就不能少浪费点子弹吗？”

文德带着发火的腔调答道：“该死的混蛋！每次我们都照章办事，命令他们放下武器——但每次都是那些人渣先开枪，或者做出威胁的动作，每次大陪审团和枪诫审查委员会都认同我们是在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况下使用武器的。”

列文索心不在焉地用食指抚弄着右面颊上的一颗褐色的痣，这颗痣让他的脸庞失色不少。

“你无法理解我所承受的压力，以及为你们做的一切，”列文索注视着中尉的眼睛，“你们中没有任何人受到审查，你们都分配到了一个稍微……不那么重要的职务。”

“确实就如你在科特马斯特填写的那些职务申请表那样，不那么重要，你砍断了你手下的腿，而他们正在为你做那些你看都不想看的脏活。”

“你要我怎么做？”

“去向他们道歉！”

列文索耸了耸肩，他温和的说，“那些日子已过去很久了，约翰。”

文德望着他朋友的眼睛，生命的活力似乎已从他的躯壳中流走，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激流勇退的感觉。他耸了耸肩，“昨天我见到了利兹·科文，他现在自称吕格布·科万警官。”

列文索笑了，“我听说他又结婚了。”

“那家伙总是在外出买菜时找到老婆。”

列文索向下瞥着桌上的两份卷宗，他拿起来递给了中尉，“看看这些。”

文德坐回椅子上开始看这些报告，他将现场照片从第二份卷宗取出来，两个受害者的四肢都在死神奇怪的舞姿中扭曲着，躺在一大摊血迹中，恐怖永远地凝固在她们的脸上，咽喉处都有被割过的痕迹，“我从未见过像这样的伤口，”文德说，从不同的角度看照片，然后，他放回照片，将卷宗放到桌上，“看来你有麻烦了，很可能是同一个人杀害了这两个女人。”

“你能肯定吗？”

“哦，山姆，都是黑人，都是令人可怕的伤口，都在同一个位置，这肯定是同一人所为。”

“我们认为他才刚刚开始，”列文索的眼睛向下瞥着桌面，“你想要这些报告吗？”列文索问到。

“为什么问我？”

“因为你是我们中最棒的，因为你依旧关心这些事情。”

文德叹了一口气：“山姆，我已经不再像从前那样介意这些了。”

列文索不愿意因为好友的泄气话而改变初衷。他知道，除去可以用他的权力命令部下以外，这毕竟是一个很吸引人的案件。

“你或许能够挽救另一名妇女的生命。”

文德环顾四周，办公室的墙上布满了各种警方纪念物，他记起了过去的

工作，也想起了当那些人将他踢走时心灵上的痛苦和耻辱。他明白他能避开这些，但脑中又闪现出了两个受害人绝望痛苦的表情，他知道他必须接手这个案子，重新找回他的自尊。

“我需要协助。”

“我立即通知重大案件调查科，如果你需要特殊装备或是有经验的侦探，你尽管去那儿，你可以召集两三个你以前的队员，但我需要你们严格保密，不允许泄漏任何消息。”

“我们需要汽车。”

“我立刻通知楼下的警车调度室。”

准备好了纸笔，列文索问，“你将挑选哪些人？”

文德靠在椅背上，玩弄着后脑勺处的头发，捻成鸭尾状，“莫斯·里安和托尼·马瑟拉。”

列文索咧开嘴笑了，“你似乎总爱和堕落天使一起工作。”

“我们得尽力，”文德答道：“这是我们回到现实世界的入场券。”

(三)

特别调查分部是重大案件调查科的上级主管机关，其它隶属于特别调查分部的还有诈骗调查科，反集团抢劫办公室，安全办公室，失踪调查科，特别调查分部占据了临近华尔街的警察总部的整个十一楼，通缉令、总部令、退休通告贴满了简易分隔墙，将形形色色的办公单元分隔开来。

告别探长后，文德回到了他那间低矮但整洁的办公室，将失踪指数及余下的各种文件收拾妥当，然后走到外间，将这一大堆官方文件“砰”地摔到文书的桌子上，“我已经恢复状态了，萨奇。”

这是一个整整工作了四十年的面容憔悴的警士。他吃惊地看着文德，“你要回到街上去吗？”

“是的。”

他搔了搔下巴，若有所思地说，“某些人要受罪了。”

一个长长的通道环绕着十一楼，连接着不同的办公单元，文德沿着走廊走向重大案件调查科。重大案件调查科占据了这层楼的整个北角，沿着地板的东西两侧，布满了向外翻启的气窗，这是直接受部门最高领导管辖的办公区域，刚一走进重大案件调查科的世界，文德就感到自己似乎又回到了实战中，每部打字机都在工作，侦探们来回走动与别人商讨着案情，无线电喇叭不停地呼叫着各个侦破小组。

文德向重大案件调查科的头儿汇报情况后，这个官员告诉文德，探长以私人名义打电话给他，叫他关照着文德，离开了指挥官的办公室，一名警士陪同文德来到了他的新办公地，在这儿甚至可以看到市政大楼的一角。

文德在标准的绿色金属写字台前坐下，再次开始读凶杀报告，仔细研究了现场照片，伤口的形状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到底什么凶器切入身体时，能够留下如此的一个窟窿呢！

他在抽屉里摸索了一阵，取出了两份补充报告，这是用来报告调查的任何遗漏部分。他将其中的一份卷入打字机，仔细考虑了一阵，开始打字“将玛丽·卢卡斯案件从地区侦探科转交特别调查分部。”

好开端，他想。他知道一旦新闻界得到任何关于这起案子的风声，他和他的人将会被深埋在土中，在报告的底端，他打上了“经探长命令签发”的字样。

他考虑了一会儿，到底签上谁的名字。他取出官员姓名录逐一翻动，最后，当看到一个名字时，他的嘴角显露出一丝微笑，他打印上了吉格布·科万的字样，并在报告上伪造了一个签名，他希望他的老友仍旧还保存着布朗克斯式的幽默感。

他接着又打印了将赛尔玛·琼斯顿一案转交他的命令，他把两份报告投入了部门的邮筒，靠近这个邮筒的是另一个金属邮筒，塞满了已到达的信件，在邮筒的顶端有一本耀眼的彩色册子，是贝里沃思科协会邮车的关于加入旅游团的简要介绍。他将占据了官方宝贵空隙的信件取了出来。当他正要扔掉那本小册子时，他突然注意到了在封面上介绍的葡萄牙九日游，文德情不自禁地翻开画册看了看里面的插图，那是一片他深爱的土地，他曾在那儿度过了无数次儿时的假期。

这时他的脑海中泛起了清晰的记忆，十一年前的春天，他是2—0区的副组长，他的工作日从检查调查报告的细节开始，“以确保任何失误都控制在

刑侦分部所规定的系数以内。”那是在五月上旬一个温暖的天气很好的早晨，他走出里间去看最近的部门命令，这时，他看到了她正在接受一名警探的问讯。

他认为她是自己一生中所见过的最漂亮的女人，她有着优雅动人的嘴唇，漂亮的椭圆形脸蛋。

褐色的头发匀称地披在肩上，这一切就像是太阳的光辉全部都集中到这间屋子里。他看见了她眼中那令人兴奋的眼神，她淡蓝色的连衣裙恰到好处地勾画出了她身体迷人的曲线。

他装作在看一份报告，一只眼睛向着她瞥去，立刻，他有一种急切的冲动想与她在一起，她也朝着这边看过来，两人的眼神交织在一起，他向她微笑，她的嘴唇也微笑着合拢在一起，他把报告靠在墙头上放好，匆匆走向自己的办公室，坐在桌子边上，他暗暗数到二十，猛地抓起电话，拨了正在询问她的警官的号码。

“这是2—0区的库伯曼侦探。”

“她结婚了吗？”

“没有。”

“哪种案件？”

“10—20—0”，库伯曼用过去曾在一起盗窃案件中使用过的无线电密码回答道。

“把事情办好。”

“没问题。”

文德跳起来，冲到更衣镜前仔细端详自己，他将头发抚平，拉直领带，擦掉脸上的灰尘。他重新坐回椅子上，心不在焉地在笔记本上勾画各式各样的符号。这时，库伯曼带着那位抱怨者走了进来。

“这是金·威尔森，她的公寓昨晚被盗了，”给了她一张靠椅，库伯曼解释说，“文德警士领导我们的盗窃案调查。”

“真的吗？”她说，看看文德，而文德仍旧在忙于画他的符号，库伯曼走后，文德拿起库伯曼放到他桌上的报告，开始看起细节，“你搬到你现在的住所多长时间了，威尔森小姐？”

“二十四年，我在那儿出生，警士。”

“你独自一人居住吗？”

“哦，是这样，过去我同父母住在一起，但现在他们都已去世。”

“有人到你的公寓提取指纹吗？”

“还没有，”她会意地微笑着说，“但我猜你将亲自来做这项工作。”

“有什么好笑的？”他愤愤不平地问道。

“在我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我的叔叔讲些关于这种行当的故事，让我发笑……”

她的话让文德的心猛地一沉。

“……尤其是他谈到那些狡猾的警官怎样和漂亮女人套近乎。你听说过我叔叔的名字吗？丹·威尔森局长助理，北布鲁克林的探长。”

“哦，”他说，手在前面下意识地动了一下，他恨不得有个地缝钻进去，“我认识他。”

他们沉默下来，他决定诚实是最好的策略，“看来我得实话实说了，我必须与你见面，你太美了。”

她的眼神怔怔地望着他，站起来说道：“我不和结过婚的男人约会。”

“没有结过婚，从来没有，”他说，他站了起来，怕说得太急噎着自己。

她推开门，又回过头来，“我的电话号码在问讯记录上，”她微笑着说：“再见。”

一星期后，他们开始了第一次约会，在时髦的索荷餐厅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后，他们开始沿中国城闲逛，穿过迟河街来到意大利城，他们谈论着两边大厦上横七竖八的商标，广告牌。她身着一一条黄色的裙子，裸露着小腿。他们轻松地走进穆尔伯利街的卡麦斯饭店，找了一张靠窗的桌子，全然不在意狭窄的街道上川流不息的人群，他们愉快地品尝着杜松子酒和一小盘草莓，各自谈起了自己的生活。

她是一名很特殊的教师，在慈善学校给一群大脑发育不健全，思维迟钝的学生上课。她爱好动物，戏剧，舞蹈和电影，尤其是三十、四十年代的那种浪漫的电影。

他告诉她，儿时他总喜欢到葡萄牙西尔文斯的祖父家度暑假。他经常不顾禁令，攀上韦斯哥斯人在十世纪修建的古城堡，远眺那座古老的城市。葡萄牙代表着他的生活和个性的一个方面，这是他未在工作中提及过的。

直到凌晨二点，当侍者礼貌地提醒他们时他们才注意到周围的桌子已空空如也，“我们走吧，”她说着，双臂环绕着他，紧紧地靠他身上。

她的公寓在八十二街西特大道东侧，夹杂在一些零乱的旧建筑中，他们花了几乎两个小时才赶到那里。这时太阳已经升起，鸟儿已经在叽叽喳喳地唱歌，他们手挽手走进了多里克大厦的大理石前厅。

他陪她上到七楼，没有吻她便离开了，他十分确信遇见了自己将要娶的女人。

他们在八月结婚，在葡萄牙欢度蜜月，她见到了他所有的叔叔、孀孀和表兄妹，品尝到了葡萄牙人餐桌上变幻无常的调味品以及新鲜的油炸沙丁鱼，并且在那座古堡的城墙下拍了一张满意的全家福。

这两个新人着手布置她那间三个卧室的公寓，一起度过这些年快乐的时光，但是，令他们俩都感到很失望的是金一直无法怀孕，经过一次次的检查，医生们总是写下一个相同的结论，夫妻双方都没有什么异常。

三年前的一天，在他被调到了失踪调查科不久，他下班后回到家，发现金正在洗澡间，她用手摸索着右颈，注视着镜中的自己，他看见金用担忧的眼光盯着他在镜子里的影像，听见她说：“它鼓起了。”

第二天外科医生的检查显示出一条肿大的斑点连成的印记，进一步检查显示出先前检测还忽略了发际处的一个肿块。最后的检测结果在一星期后通知了文德，那是从医生口中逐词逐句地吐出来的不可更改的死刑宣判：黑瘤。

文德把这本小册子扔进垃圾箱，猛转过来向着窗户，他不愿办公室外面的人看见自己脸上的眼泪，他掏出手帕擦干泪水，把衣服后摆弄进裤子里，来回走动了几步后，他取出一张纸，开始勾画案件的轮廓。首先，他列出案发时间，受害者姓名及她们的血统。检查现场照片和那两处类似的伤口，他越加确信凶手有强烈的杀人欲望。

他走到墙角支好简易黑板，在再次仔细校对他在工作簿上作的笔记后，他在黑板上写下所有重要线索，取出几张现场照片用图钉钉在黑板的木质边缘上，然后，他后退几步，打量着这一切。

他知道自己比以前更加需要这份工作，他的金在四个月前死了，她的死

留给他的只有孤独和遗憾，再回到这儿来使他感到要好受些，这是他必须坚持的事业，他必须给他已经粉碎的生活一丝意义。

门开了，他抬头望去，托尼·马瑟拉和威廉姆·莫斯·里安站在桌子前，一丝笑意。洋溢在他们脸上。

“很高兴见到你们。”文德说。

“探长的电话通知我们到特别案件调查分部报到时，我们冲向屋外的汽车，一路横冲直撞开到这儿，”莫斯说，环顾着这间办公室，“我们同时觉得我们以前那个狡猾的头儿正潜伏在幕后某个地方。”

“他们让莫斯和我在白石区开罚款车，”马瑟拉说，“不管怎样我们终于回来了，不是如此吗？这次到底是什么脏活要让我们来收拾？”

“两起谋杀案，”文德说，拿起文件递给侦探们。

“要是新闻界得到一点风声，山姆，又将让我们去吃屎吗？”莫斯问。

“没有人可以保证你的明天还有这份工作。”文德说，注视着他们读报告的样子。

侦探们相互交换手中的东西，莫斯问：“你是头儿吗？”

“是。”文德答道。

“这对我来说足够了，”莫斯·里安说：“我简直烦透了那些成天拿着支铅笔专管闲事的狗屎。我只想再回到街上去，我怀念鲜血和尸体，以及实事求是的，专做脏活的小伙子们。”

看着他们慢慢琢磨调查报告，文德在想，这两名警官是多么的相似，又是多么的不同，他们都是干练的街头警察，都是深信每个受害者都有他自己生存的权利，他们都有妻子和孩子，像很多同时代的警察一样。

莫斯·里安是个高大强壮的男人，肥胖的脖子甚至盖过衬衫领口，棕色的眼睛被浓眉部分遮掩着，总而言之，莫斯是那种人们在恶梦中见到的魔鬼似的警察，当他需要扮演这种角色时，他也确实如此。但深藏在他身体内的是令人惊异的敏捷，仅仅只有他的妻子、孩子和很少一些警察知道这一点，他和他妻子都是动物权利保护者，无论什么时候都在胸前别着一排宣传动物权利的纽扣，当人们看见这些出乎意料的装饰品时，都是大吃一惊，很久才猛然悟出其中的道理。

马瑟拉则恰恰相反，他是一个很潇洒的男人，黝黑的皮肤，整洁的胡须，给人一种拉皮条的拉丁人的印象，风度典雅，身材瘦小，喜欢穿欧式短小的双排扣运动茄克，而不同于他搭档的那种一成不变的涤纶纤维西服。

“你在想什么？”莫斯问，从他的文件夹上抬起头来。

“我在想我们正在与一个怪物打交道。”

“十分相似的谋杀嫌疑犯”，马瑟拉注意到，“报告说没有强奸的迹象，受害人的内衣完好无缺，阴道内和衣服上没有精液，另外，这份报告也没有指出存在抢劫的迹象。”

“这两个女士都不是住在高房租地区，”莫斯说。

“我们该从哪儿着手？”马瑟拉问。

“我想让你们俩到档案中心复印所有这些文件，然后到案发地点的警局去找负责勘察这两起案件的警察，看着他们还有什么遗漏的线索，没能反映到这些文件中来。”文德说。

打开一盒香烟，叼了一支在嘴上，马瑟拉问，“万一他们问及为什么这起案子被上交了呢？”

“告诉他们，种族暴力调查局对其中可能的种族动机感兴趣，”文德说，又加上一句，“破案将会使他们很高兴。”

莫斯·里安说，这有可能与种族有关，毕竟，两名受害者都是黑人。

“这是我将重视的东西，”文德说，“我希望你们能仔细检查一下现场，调查她们的朋友和亲属，根据这份玛丽·卢卡斯谋杀报告，当侦探到她的家时，她的母亲精神失常而未能接受讯问，她必须被询问，”文德递给他们两张卡片，“给我能与你们联系上的电话号码。”

马瑟拉写下了另外的一个号码，他不想告诉文德，那实际上是他女朋友的电话号码。

“汽车和通讯器材呢？”莫斯·里安问。

“已分配了两部车给我们，”文德说，“我安排47无线电传呼台作为我们联系的环节，”他拿起一个马尼拉纸信封，取出三个传呼机，他说，“如果有事，通知47台。”

侦探们将传呼机别到了各自的皮带上。

“我们该工作了，”莫斯·里安说着，走向房门，当他的手抓住门把时，他停住了，安静地说，“你知道，头儿，我干这行已整整二十年了，自己也已快满四十岁，我不想在这件事上把自己给毁了。”

马瑟拉把车停在第七十八辖区警局对面的人行道上，一些警察正匆忙地在呼啸的风中进进出出，马瑟拉向着楼梯走去，里安掏出证件对值班警官说，“我们找刑侦处。”

值班警官点了点头，继续忙他的事去了。第二层的刑侦处纯粹是由一些散乱地放在房间中的旧桌子和打字机拼叠起来的，三名侦探正在打印报告，好像根本没有注意站在房间中部的两位外来者。

莫斯·里安问，“乔·迈克在吗？”

一名侦探抬起头来，“我就是乔·迈克。”

“我是托尼·马瑟拉，这是莫斯·里安，我们接手了赛尔玛·琼斯顿一案。”

“就是你们，嗯？”迈克说，继续打印他的报告，“请稍等片刻，我马上就能完成它。”

里安看着他，“你的搭档是谁？”

“里索曼，”迈克说，“他住在太平洋街，每天早晚到这儿来，”他从打字机里取出报告，签上字，装入他桌上的文件夹，“又一个案子被出色地侦破了！”他看着莫斯，“你们是特别案件调查分部的？”

“是的，”莫斯说。

迈克坐回椅子上，用手抚摸着自已丰满的胃部，“为何他妈的特别案件调查分部会对我管区内的凶案感兴趣？我们当真是斯洛普公园的一群烂驴。”

马瑟拉飞快地说：“命令是十四楼的某个大人物下达的，他们认为这起案子可能有种族动机在里面，他们想让这件事的调查在保密情况下进行。”

“屎！不可能与他妈的种族有关，她不过是遭到了抢劫。”

“我们仍然在调查作案动机。”马瑟拉说。

“有什么证据暗示那是一场抢劫吗？”

“没有，住在这个地方的人不会随身带一笔钱。”这时，房间内的扩音器传出了“十点十分发生一起枪击事件”的警报，迈克的注意力显然转到了

那上面，“就像我所告诉你的那样，某个人试图抢劫她，她反抗，于是那个人用某种凶器将她的脖子像割公鸡一样割断了。”

“在调查凶器上面有什么进展吗？”马瑟拉问他。

“没有，他们搜查了整个地区，下水道，车底，垃圾桶，甚至将地上的积雪都筛了一遍，一无所获，”迈克开始讲述他们在现场调查的细节情况。

“我们没能找到任何目击者，”迈克说，站起来走向窗户，他推开窗子，立时，一阵冷风吹了进来。

“现场是否给你留下什么印象？”

迈克走到一个有五层抽屉的文件柜前，打开中间一个抽屉，翻出几份文件袋，他从其中一个文件袋中取出几张赛尔玛·琼斯案件的现场照片，仔细地看了几分钟，然后放回原处，关好抽屉，回到他的桌子跟前来。

他重新坐好，身体略微前倾，用一种平稳但稍显紧张的语气说道，“我从未见过这样的伤口，在现场还有另外一些事让我感到头痛。那时已经停止下雪，因此我们能够追寻她的足迹到她被抢劫的地方，她的左脚脚印在雪地上仍很清晰，再往前就消失了，她肯定是被提到了半空。她体重 130 磅，外加好几层衣服，因此这个罪犯肯定是个很强壮的家伙。我推测他可能藏在哪个门廊的阴影中。沙石店的老板打扫过那个地方的积雪，因此，那儿没留下脚印。”

“沙石店的人看到或是听到什么吗？”莫斯·里安问。

“没有，他们都是六十多岁的人，住那儿已超过四十年，那个丈夫所能做的一切就是铲掉门廊上的雪，”迈克盯着马瑟拉的眼睛，“我们不清楚凶手的去向。”

“或许他躲进了那家商店。”莫斯·里安说。

“我们检查过，”迈克说，“那对老夫妇简直把他们的沙石店改建成了一个要塞，所有的窗户都上了插销，门也从里面反锁，没有人能够不请自入。”

“你看有没有这种可能，罪犯先从门廊攀上屋顶，然后逃跑，”莫斯·里安问。

“有可能，”迈克说，“但最奇怪的是法医在现场没能发现任何凶手留下的血痕，现在你告诉我，一个人怎样才能在了这样的事后，能不弄得到处是血？”

肯斯医院占据了布鲁克林沿克拉克森大道的二十八英亩地，这座高大的样式沉闷毫无新意的大楼更像是块僵硬的岩石，而不像治疗疾病的场所。

文德驾驶一辆紫酱色的轿车沿纽约大道行驶，在一个交叉路口向右拐入克拉克森大道，汽车的尾气喷在地面的积雪上“呼呼”作响。一名妇女沿街道匆匆地走着，她扶着一个缠满绷带的男孩子进入了急救室。

文德将车开进医院的入口，在汽车道上停了下来，向警卫出示证件，“把车停在探访者车位。”警卫告诉他，文德重新发动汽车，开到 C 幢和 D 幢中间的一块空地上。午后灰蒙蒙的云层在雪地上投入隐隐约约的阴影，他戴着手套走出了汽车。

文德朝太平间走去，积雪在他脚下吱吱作响。走了不远，他听见一个女声在叫他的名字，安德琳·阿吉达侦探正走下 C 幢的斜坡向他挥手，旁边还站立着另外一名妇女。

“嗨，”文德说，看着她们朝自己走来。

“这是琼·汉格斯托侦探，南布鲁克林性犯罪组的新成员，”阿吉达说。

“这些年我总是试图让这位优秀的中尉加入我们，但他就是不肯，因为他不想交那二十美元的报名费。”阿吉达告诉汉格斯托。

“首先，阿吉达侦探是葡萄牙人，而非西班牙人，”他用近乎夸张的口吻说道：“第二，我无意中得知在你们那儿有太多的宗教组织，种族组织，兄弟会，第三，当我还是小孩的时候，我总无法在‘怎样与人相处’的考试中及格。”

“一个十分可能的故事，”阿吉达说，用手将前额浓黑的头发向后拂去，微笑地看着他，“哪股风将你吹到这儿来了？”

“调查一起失踪案，”他撒谎说，“你呢？”

“我们抓到了一名强奸犯，他在一条岔路上企图强奸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妇人，”汉格斯托说。

文德说，“为什么？汉格斯托侦探，难道你没认识到这无非是那个可怜人对他儿时心理创伤的反应吗？难道你没认识到他无法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吗？”

“真的如此？”阿吉达说，“好，我们会砍掉他的伤痛，结束这些麻烦。”

“立刻，阿吉达侦探，”文德说，转身离开了，阿吉达匆匆地说：“听到关于金的消息，我很难过。”

“谢谢，”他说，大步走开了，他知道她对自己的不幸感到难过，但那还不是她想对他说的所有一切。在生活的这一方面，他不想去面对。可他也知道自己不可能永远地躲着阿吉达。他推开了病理科的旋转门。

助理药检师帕特丝·马可博士是一个三围恰到好处的漂亮女人，她身着实验室的白色工作服，忙于制作切片标本，当文德敲门进来时，她正在通过显微镜观察标本。

“嗨，美人！”

她吃了一惊，“什么时候他们又让你回到街上？”随即丢掉手中的标本，与他拥抱着在一起，“很高兴见到你，约翰。”

他向后靠了靠，以便能看清她的脸，他说：“你永远都是如此的可爱，”低头吻着她的脸颊。

“不要将你的橄榄油弄到我脸上，约翰·文德，我可是个快乐的已婚妇女。”她松开他，一丝淡淡的忧伤出现在喜悦的面容上，“你有什么打算吗？”

“一切都正好，虽然我现在度日如年，虽然我仍深深地怀念她，但我很高兴她最终能从痛苦中解脱出去。”

“我明白。哦，你到这儿干嘛？”

“为了玛丽·卢卡斯和赛尔玛·琼斯顿。”

她皱起了眉毛，她看过了许多优秀的警官由于牵涉到种族或政治的案件而摔了跟头，“别管它，约翰，我的直觉告诉我它是一种能断送前程的案件。”

“我不能，那是我走出炼狱的唯一证明。”

她叹了口气，温柔地捧着文德的双颊，“我无法告诉你是谁杀害了她们，但我知道她们是怎样被杀死的，跟我来。”赛尔玛·琼斯顿静静地躺在一个两侧装有排水管道的不锈钢解剖台上，胸膛被打开，大脑被移出，留下一块白色碗状的空间，解剖台侧的一个大托盘里放着一些身体器官，“我在两名受害人身上都做了标记，”她说，翻过尸体的头以便文德能够更清楚地看到伤口。

文德俯下身体，仔细地检查女尸咽喉那个断裂的窟窿。

“两名受害人的颈动脉，颈动脉上甲状腺动脉都被割断，”马可解释说，“看上去像是某种锋利的工具在喉管的里面乱搅一样，而且这儿没有凶器进入的疤痕，但是瞧这儿，在伤口右侧下面一点。”

文德看到了相隔大约两英寸的两处青肿的痕迹，他用手指摸了一下。“它们看上去似乎是刺伤，只是没有弄破皮肤。”

“对，两名受害者都有完全相同的这种印记，而且看上去是在完全相同的位置。”

“会是某种动物造成的吗？”

“不可能，动物的撕咬会在猎物身上留下牙印，而这两名受害者身上都没有这种印痕，”她从附近的一个盒子中取出一副塑胶手套戴上，指着一处被割断的静脉和动脉说：“瞧瞧这些，它们像是接受了一次外科手术一样被割断了。”

“是什么工具造成的？”文德问。

“是这样一种工具，当它进入体内时会形成粗糙的戳伤，当它离开时会带出大量的组织碎片。”

“在现场发现了什么痕迹吗？”

“我们把两名受害人的衣服放置在真空中，但是借助显微镜和其它分析仪器都没有找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我们得了个零分。”

“我做了标准的血流比容计实验，希望能测出尸体内的血量，但没有得到确切的结论。”

“为什么？”

“一旦动脉被割断，鲜血会源源不断地涌出，直到心脏停止跳动。尸体内的血液大约有 11.5 品脱。在现场我们尽可能地收集从体内流出的血液，但是仍无法确定有多少血量不知去向。”文德皱着眉头，很困惑地说，“我仔细观察了所有的现场照片，而无法在附近找到任何血痕。”

这位病理学家看看警官，耸了耸肩，无可奈何地说，“大概凶手会飞吧。”

(四)

一辆没有任何标志的警车沿着路边的灌木从慢慢地滑行，停在了位于圣·马克大道赛尔玛·琼斯的家门口。这时已是晚上六点三十分，冬夜的黑暗笼罩着这座城市。

莫斯·里安和马瑟拉坐在车内，怔怔地望着路边那排中产阶级居民的住宅，没有人注意，这两名侦探正对着对讲机说起什么。他们刚离开玛丽·卢卡斯的家。充满了悲痛和失望，玛丽·卢卡斯的母亲坐在安乐椅上，死去女儿的照片紧紧按在胸前，苍白的脸上是震惊和绝望的表情，她的嘴唇喃喃地动着，似乎在祷告什么，她的大脑看上去是一片空白。死者的孩子和妹妹，则像是失神的梦游者，害怕又重新回到现实生活的恐怖中来。这个母亲看来是没有能力回答讯问，这意味着侦探们不得不在今后找个日子再来与她谈话了。

马瑟拉从放在大腿上的提包中拿出一瓶咖啡递给莫斯，“透透气吧，”莫斯说着，旋开塑料瓶盖。

马瑟拉按下车门上的一个按钮，车窗玻璃放下了几英寸，寒冷的空气涌了进来，“卢卡斯的家人都是好人，”马瑟拉说，把他的咖啡瓶放到工具箱上。

“是的，”莫斯啜着咖啡，然后把它放到仪表盘上，蒸气布满了挡风玻璃，“离开街上一会儿就几乎忘掉了那儿还有大摊大摊的狗屎，还有那么多痛苦的人。”

马瑟拉合上眼睛，将头靠在靠背上，一会儿，他说，“我父亲干了几乎三十年警察，当我成为一名警察后，他告诫我不能太动感情。但当我看见我处理的第一名受害者，一个六岁的小孩，被油罐车压成肉饼的场面，我知道一个警察需要某种精神上的支柱让自己忘掉所见到的一切。”

莫斯盯着他的同伴，“你就通过绕着国旗转圈来忘掉吗？”

“朋友，如果你有更好的方法，告诉我，”他拿起咖啡瓶，送到嘴边，“我不能想象假如我的小孩像这样死去，喉管上留下一个洞，我该怎么办！”他喝着咖啡，“为什么我们警察要喝这样多的狗屎！我甚至根本不喜欢这东西。”

“我也是，”里安说，也把他的咖啡倒出了车窗，“那个混蛋虽然没有夺去她的孩子的生命，却给这个小孩留下了一生的痛苦。”

“我真的想抓到凶手，莫斯。”

“我也是，”里安说，推开了车门。

门铃上的铭牌写着琼斯的字样，马瑟拉按下按钮，透过窗帘向红色的桃木楼梯望去。一个灰色头发，身材瘦小的人走出了侧间，他的黑色领带歪斜在胸前，衬衫领口也没扣上。走到门前，他示意这两个白人男子移到门的左侧，然后带着一丝淡淡的微笑打开房门，“有什么事吗？我是豪斯警局的肯·海伊斯警官。”

在他们相互握手及莫斯·里安和琼斯表明身份后，气氛立时变得融洽起来。海伊斯告诉他们他是赛尔玛的姐夫。侦探们脱下胶鞋放在靠近取暖器的一张报纸上，然后海伊斯带他们进入了一间有很高的顶篷和十九世纪装饰的起居室，一个身体虚弱的老妇人坐在铺着锦缎的沙发上，轻轻地摇着摇篮，那里面是两个面露胆怯、恐惧的婴儿。

“这是赛尔玛的母亲和孩子们，多纳和吉米，”海伊斯说。

当海伊斯他们走进来时，屋里的其他人仍在忙着他们的谈话，在桌边坐着一名妇女，正用一张花边手帕轻拭脸上的泪水。

“这是赛尔玛的姐姐，我的妻子，赛尔妮娜，”海伊斯说，手搭在她的肩上，安慰着她，他向妻子介绍侦探们，告诉她，他们负责赛尔玛的案子。她滴下的泪珠几乎溅到了他们身上，“这不公平”，她悲哀地说，“赛尔玛拼命地工作，希望能给孩子们一个温暖幸福的家，突然，这一切发生了，”她的拳头重重地落在桌面上，哭了。

莫斯·里安咬着嘴唇，“我们正在做我们所能做的一切抓到凶手。”

“我明白，”她抽泣着说，“我们是一个警察家族，我父亲，我丈夫以及哥哥和弟弟。”

“你的兄弟们在这儿吗？”马瑟拉问。

“他们在为赛尔玛准备后事，”她说。

“你能回忆起任何可能伤害你妹妹的人吗？”

“没有，”她说，摇了摇头，擦掉鼻涕。

“在她过去吸毒时呢？”

她显然被这个问题激怒了，她盯着侦探说，“我的妹妹自从摆脱了那些渣滓后就再也没有向后看，她为自己和她的家庭开始了新的生活。”

马瑟拉点头表示同意，“她丈夫在哪儿？”

“他是个一无是处的酒鬼，经常殴打赛尔玛，最后，酒精夺去了他的生命。”

瞥了一眼那位老祖母和孩子们，莫斯问，“他们今后怎么办呢？”

“赛尔妮娜和我将会抚养他们，赛尔玛希望那样。我们已经有两个孩子，但我们还是会那样做。”

“能得到保险费吗？”莫斯问。

一种近似嘲讽的表情出现在这位警官的脸上，“他们得不到任何保险金，也没有任何财产。”

马瑟拉示意他的同伴应该是离开的时候了，他们对海伊斯说，“我们将保持联系。”

看着马瑟拉倚着墙穿好鞋，莫斯问，“你身上带着多少钱？”

“大约四十美元。”

马瑟拉系好鞋带，数出二十五美元递给他同伴，里安拿着钱走向房间，又从皮夹中取出二十五美元，一同放在桌上，说：“替我们给赛尔玛的孩子们买一份圣诞礼物。”

赛尔妮娜望着他们，泪水模糊了她的双眼，赛尔妮娜抓住里安的手，“上帝保佑你们。”

位于哈德森街和帝王街交汇处的伊利波斯，是一家以加勒比风味食物和桑巴舞曲闻名的饭店，巴西乐手用葡萄牙语在那儿表演，谴责虚伪的诺言，赞颂爱和希望。文德开车到达已是差不多晚上十一点了。自从金去世以后，他发现自己无法下班就直接回家，他的家有太多挥不去的痛苦的记忆，一切都被笼罩在过去的阴影中，他总是去伊利波斯，在那儿他可以让让自己沉醉在舞池中，孤独地起舞或是与一群陌生人共同旋转其中，直到筋疲力竭，大汗淋漓。只有到了这时，他才能开车回家，和衣躺在他孤独的床上进入梦乡。

玛格蕾丝·卢普，一个有着弯曲发辫的高个子黑皮肤巴西美女，是这里

的老板，每晚她就站在进门处收取门票。看到她的老朋友走进来，她立刻丢下正在与自己谈话的一个女人，飞快地跑过去挽住文德的胳膊，用葡萄牙语说，“很高兴见到你，美男子，你还好吗？”

“我正在尽力。”

“好，假如你需要一个温暖的身体使你能够在这里感到好过一点，你可以选择我，”她向前靠去吻他，舌头温柔地穿透了他紧闭的双唇。

“谢谢，玛格蕾丝。”他说，准备掏钱。

她抓住他的肘部阻止说，“你的钱在这儿可不起作用。”

“谢谢。”他说，走进了饭店。

舞池里挤满了这个城市里第三世界的人们，乐队正在演奏，“给你我的一切，”这是一首桑巴舞曲，抒情地表达出了对巴西城市贫民区生活条件的厌恶。

文德步入舞池，站在那儿，任由音乐支配着他的身体，他闭上眼睛，丢掉脑子里缠绕他的谋杀案。工作以及金，慢慢地他开始随着鼓点扭动起来，双肩在周围的空间中四处摆动，头部朝着各个方向晃动，双手在头上方猛烈地挥动，这时，几个字轻轻地从他的嘴里蹦了出来，“给你，我的一切。”

给你，我的一切，他想着，我应该给谁呢？

(五)

雾珠在萨顿区这幢大楼的天篷上闪闪发光，CBS 星期日晚的新闻杂志节目“60分钟”刚刚结束，人们在他们豪华的公寓里舒适地放松着，屋外是沿东河咆哮的寒风。

在南萨顿区 47 号大厦的玻璃顶屋里，艾丽·韦伯斯特猛地挂上现在对她来说已是前任男朋友打来的电话，骂道：“你这婊子养的！”

她从沙发上跳起来冲进卧室，从抽屉里翻出一个男人手持网球拍的照片，狠狠地向墙上摔去，看着玻璃镜框在墙上撞得粉碎，玻璃碎片洒满了地毯，她急急地俯身从碎片中捡起相片，然后撕得粉碎。

“你这混蛋！”

她站起来躺到床上，拿起床头柜上的移动电话，拨了她的女友贝丝的电话号码，随后的九十分钟里，艾丽泣不成声地倾诉她是怎样撞见她的男朋友和另外一个女人，这两个女人可怜男人的不成熟，发誓今后不再与男人接触，她们一致认为生活甚至对同性恋的女性来说都更加容易，然后决定第二天在皮尔饭店一起吃午餐。

艾丽放下电话，玩弄着她的黑色宠物狗——波波，她决不会再信任任何一个男人，决不，她发誓道。艾丽站起身走到镜子跟前看着自己，她身穿一条黑色的褶裙，一件白色开士米毛衣，她拂了拂自己金黄色的长发，侧着身子打量自己，“二十二岁的贝恩大学硕士，有着迷人的身段，却无法找到一个真正爱我的人，”她惋惜地呢喃道，去他妈的，她敏捷地转过身子奔进厨房，从冰箱中取出大约一夸脱的冰淇淋，然后她走向卧室，冰淇淋里的黄油花生在嘴里嘎扎作响，她打开通向阳台的房门，走到外面的环形阳台上，她像没有意识到凛冽的寒风，她甚至在阳台上吃了更多的冰淇淋，她望着街对面的公寓，那个被她称作“战争英雄”的男人正赤裸着身体在房间内来回踱步，“为什么男人不知道当自己做事时看上去是多么的愚蠢？”她自言自语地说，将头扭向面对河流的一方，看着巨大的白色浪花在黑沉沉的水面上打漩。这时，电话铃响了起来，她走向房间抓起话筒，“喂！”

电话是贝丝打来的，她想要弄清艾丽确实没事，艾丽掩饰住内心的不快，告诉贝丝她很好，接着她们又继续谈了二十分钟，挂好电话，她看见波波坐在皮带边，“波波，我几乎把你给忘了，亲爱的，”狗的尾巴晃了一晃。她打开壁橱取出一件貂皮大衣，在脖子上围好一根丝质围巾，然后解开了拴狗的皮带上的结。

萨顿公园入口处的日晷安装在鹅卵石中的基座上，公园的正面朝南，北面是艾丽·韦伯斯特的公寓，向南面对着，五十三街，公园的东墙远眺着 FDR 公路和东河，西侧则是南萨顿区，经过精心修剪的长青树和石晷装饰着公园的入口，三组石质阶梯通向被绿色的草丛隔开的一块空地，常绿树木浓密地种植在公园的前部，它们耀眼的绿色与冬季单调的黑色和白色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一个男人蹲伏在这些高悬的绿伞下，背对着面向 FDR 公路的围墙，冷冷眼神注视着在风中打旋的碎纸屑。一辆汽车飞快地开过，红灯亮起时，他甚至没有减低车速，向西拐进了五十三街，这个人的眼睛搜寻着斜上方的公寓阳台，看着人们在那里走来走去。一名身穿制服的警卫，坐在那座环形建筑宽敞的大厅内。灌木丛里的陌生人开始饥饿和绝望的呻吟，他就像夜里一

动不动的看守者。

噪声，移动。他警觉地竖起了耳朵，看门人正在为一个年老的身穿貂皮大衣的女人和她的卷毛狗开门，他听见他们正在谈着一些关于天气的陈词滥调，看到狗绷直了皮带，女人的貂皮兜帽掩盖了她的年龄。他的眼光跟随她离开大厦，小心翼翼地走到车道与街道的交汇处。她在一盏路灯下停了下来，光线流洒到她满是皱纹的脸上，他急切地感觉到了胃部的痛苦。

这时他听见了一个更近的声音，一个他希望听见的，充满青春活力的声音，“波波，到公园里，”她的狗跳跃着跑进了公园。一个年轻女子走过日晷，朝台阶走来。他的眼光停留在她脸上，他的心脏怦怦直跳，全身肌肉鼓了起来，准备猛扑过去，他向街对面望去，看见老妇人和她的卷毛狗匆匆回到了大厅。

年轻的女人就站在他前面，皮衣的背部在路灯下微微地闪光，一根皮带缠绕在她的右手上，她看着她的宠物在公园里自由地奔跑。狗跑到这个陌生人藏身的灌木丛前停住了，鼻子嗅着什么，它的尾巴夹在两条后腿中间，突然，它呜咽着跑开了。“波波，出什么事了？”

他向她扑去，手堵住她的嘴，抑制住她恐怖的喊叫，他抓起她挣扎的身体向自己靠拢，然后吻着她的咽喉，他缩回头，微笑地看着她恐惧的眼睛，猛然将嘴戳向她，深深地咬了下去，任由鲜血从她的喉咙涌出。

警方的强力照明灯将现场变得一如白昼。

文德、里安、马瑟拉和探长聚集在公园里商议着，孤零零的摄影师正来回移动给艾丽·韦伯斯特的尸体拍照。她躺在灌木丛中，四肢不自然地弯曲着，躯体摊在她的貂皮棺材中，扭曲的面容似乎表明她经历了死神来临之前一段痛苦的煎熬。

“这次可不与种族有关，”马瑟拉说，俯身看着尸体，“她是白人，而且很有钱。”

文德点头默认。当47号传呼台的电话打来时，他刚要睡着。

文德向街道望去，一辆总部的临时指挥车和一辆现场科的面包车以及一列其他警察的汽车停在弯曲的车道上，拥挤的人群站在阳台上，向下望着这边被警察封锁的区域。它使文德联想到爱斯基摩人耐心地蹲伏在海豹呼吸用的水洞旁。

技术分析员正在总部的汽车旁闲逛，等待被召唤到这块“冻结区域”来，犯罪现场被显眼的橙色带子包围着。

文德看着莫斯和马瑟拉，“我们有些什么发现？”

参考他的记录，莫斯·里安念到，“女性，白人，二十二岁，独自居住在南萨顿区47号，看门人说她出来遛狗，像往常一样，但四十分钟后她仍未回去，根据看门人的说法，这十分不正常，因此他披上大衣出来找她，然后发现了她的尸体，她的狗在旁边呜咽，他拽住狗跑回大厅，使用房间里的电话打了911。”

文德蹲下来检查，黑色沥清地面上用黄色粉笔标明飞溅的血迹。

“我希望你的人注意这一点，约翰，”山姆·斯德普睿斯说，“辖区警察局将在早期调查中协助你们。”

文德问探长，“我们立刻就能得到帮助吗？”

“我命令北曼哈顿和南曼哈顿警局抽调三十名侦探协助你们初始阶段的调查，我还通知药检处的人叫他们安排马可博士协助我们，这样我们可以在

一系列证据中找到医学上的共同性。”列文索说，向下看着尸体。

“我没见到记者，”文德观察四周说。

“我们很走运，”莫斯说，“没有用无线电通讯让我们来这里，所有的消息都没有通过无线电传递，另外，最早赶到现场的警察十分老练地使用大厅内的电话通知值班警官。”

“因此在马戏开始之前，我们还有些时间做事，”文德说，“这里不是黑人贫民窟，一旦新闻界得到这个案子的消息，他们全像苍蝇叮狗屎一样的盯住我们。”

外面的警察正在总部的临时指挥车里报到，他们的姓名，编号以及到达时间均被记录在案。

文德注意到，公园在五十三街有另外一个入口，他告诉莫斯他希望沿着公园的整个前部以及在两个入口设置路障。

“我将打电话给警车调度处，”莫斯说，匆匆地走开了。

文德走出了公园，穿过街道攀上临时指挥车，费力地挤进后部的办公舱，他大声问：“哪些人是当地警局的？”侦探们全部涌进了这块狭窄、窒息的地方。文德突然从他们的眼光中意识到他们全部认识自己。他等待他们头儿的出现。

一个瘦长结实眼睛凸出的人举起了手说：“托米·伯顿，十七警区。”

“我希望你的人收好那份记录，托米。”

“是，”伯顿从一个金属小桌子上的文件分类架中取出一叠表格，“这儿是30份，”他是指那30名被指定参与此案的侦探。

文德看着表格，“我需要高效率，一名警士和五名侦探分一组，我希望每个小组都能……”他已熟悉了伯顿有些肆无忌惮的笑容，用肩膀做了一个轻微的使人难堪的动作，说道：“去做必须做的事，”然后离开指挥车走向公园。

摄影师已完成了他的任务，马瑟拉示意另一个技术分析员过来。但文德让他稍等，文德从各个角度观察了尸体，小心翼翼地不碰到地面的血迹，他蹲下来，仔细检查她颈部裂口状的伤口，用手轻压血洞的右侧，他感觉到了两处压痕，它们被她的鲜血覆盖着，但它们确实在那儿，就在与其他两名受害人相同的位置。“灯，”他命令道，马瑟拉递给他一个钢笔式电筒，他用光照向伤口，嘴中吐出一句脏话，然后将光线移向她的脸部，展现出一幅令人惊奇的面孔，嘴洞开着，在电筒的光线下她的牙齿半掩在紫色的嘴唇后，舌头从嘴中半伸出；眼睛空洞地大睁着；苍白的皮肤沾满了血迹。艾丽·韦伯斯特的双腿分开，裙子被提到胃部，白色的丝质内裤暴露在黑色连裤袜外。文德把裙子拽了拽，小声地说，“安息吧，小姑娘，”他向马瑟拉点点头，侦探示意下一名技师进入这一地区。

化验员跨过橙色的封锁线，放下他的工具包，取出塑料口罩罩在尸体的手上，他使用一个干净的小茶匙，小心地提取尸体周围及溅到貂皮大衣上的血迹；然后将它们倒入装有金属盐溶液的试管。

几分钟后路障卡车到达现场，莫斯·里安和马瑟拉帮助路障科的两名警察安放好木质的路障。

列文索朝文德走过来，“约翰，8点钟我还有个会议，我得离开了。”

“我将和你保持联系，”文德说，注意到伯顿走进了公园，当探长和警士擦肩而过时，两人点头致意。

“任务已分配完毕并且记录在案。”伯顿说，向文德走来。

“通知了她最近的亲属吗？”文德问。

“我的两个人正在她的公寓中查电话簿，他们会找出来的，”伯顿说。

“看门人告诉我的手下，她父亲是华尔街的一个重要人物。”

化验员做完他的工作后，文德让伯顿通知画像师。文德很早就了解到，详细的描述和精确的测量是记录现场唯一可靠的方法，照像机镜头无法确切抓住目标的位置，或是一个目标与其它目标的联系，但专门的画像师能做到这一点。

“你想要哪种图像？”伯顿问。

文德观察了整个现场，说道，“三角剖分，以两个入口为两个点，顶点固定在尸体位置。”

值班警官的电话铃响了。“若布哈特中尉，十七辖区。”

“我是《邮报》的大卫·伯莱克，我刚得知路障卡车被派到你们的辖区，有什么事吗？”

“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东五十七街一段人行道塌方了，没有人受伤，小事一桩。”

“谢谢。”中尉搁下话筒，得意的微笑出现在他红润的脸上。他从椅子上站起，从桌子后面走出来，穿过资料室走进休息间，在那儿两名警察正坐在长方桌前吞咽着凤尾鱼比萨饼。“马上停止，”他命令道，从桌上抓起一块奶酪一口吞下，“你们立即赶到萨顿区的现场告诉文德，记者已经得到风声。”

大卫·伯莱克用瘦长的手指托着后脑勺，斜靠在椅子上，慢慢地环顾位于警察局总部大楼夹层的这间空荡荡的记者室。在过去，这儿至少有半打同事与他一起值班，他们喝咖啡，讲古老的警察传奇故事打发整个夜晚，伯莱克是还在于案件报导的人中最后一个了；警察故事已不再符合当今五百家报纸的胃口。

他是一个有着明显凸出喉结的憔悴男人，仍旧在戴一种顶部起褶帽沿下垂的灰色帽子，他喜欢系华丽的大号蝴蝶形领结。当三十二年前他开始做警匪专栏记者时，仅仅只有一流的侦探能够戴那种帽子，它是在警界地位和身份的象征。如今你几乎见不到戴制服帽的警察，新一代戴着那种涂满汽油和饮料广告的“给我帽子”，就是如此。他叹了口气，抬头望着标在墙上的一列重要的电话号码，“或许我真的是老了，但我依旧还能分辨出那块蓝色窗帘布落到盆子上的窸窣声，”他对着空荡荡的房间说着，从桌子上拿起他的帽子得意地戴到头上，开始拨电话号码，一丝狡猾的微笑从双唇间挤了出来。这是他在工作中最喜欢的一部分；猫捉老鼠似地查出事情真相。当他拨完路政局夜间报警电话后，他用手指敲击着桌面等待对方接电话，一个沙哑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了过来：“这是路政管理局。”

“你们知道东五十七街一段路塌陷了吗？”

“朋友，对我这可是新闻。”

伯莱克按下一个塑料按钮，开始拨南曼哈顿警局总机，“你好，我是《邮报》的大卫·伯莱克，这是一个平静的夜晚，我在寻找新闻，你们可以给我帮助吗？”

“这儿平静得就像一个妓女在念《玫瑰经》。我们仅得到的一件事是在2—4区发生了一起恶性事件，一些人冲进他的房间将他的妻子打成颅骨骨折

送了医院，原因是她在换内衣之前拉上窗帘。”

“发生在什么时候？”

“大约是在半夜两点整，你对血淋淋的细节感兴趣吗？”

“不，”伯莱克说，“我想找些更刺激的，谢谢，”他转接到现场科的分机上，“我是2—4区的佩里，”他用尽可能装出的烦躁的语气说，“我两个小时前就打过电话，现在仍在等待你们的答复，这儿有个案件需要你们的化验员检查现场。”

“让我核对一下，你是什么时候打来的？”

“大约两点十分。”

“那个任务分配给了第六组，他们几小时前就该抵达那儿。”

“但他们没有，你们今晚在干什么？有个聚会吗？”

“我们忙着萨顿区的谋杀案，连山姆·斯德普睿斯都去了现场，他正忙着从南曼哈顿和北曼哈顿的警局抽调人手。”

“我知道，我们也派去了两个人，到底是谁被杀了？”

血迹检验师身穿一件长大衣，脖子上围着一条五彩缤纷的长围巾，牛仔裤的裤脚扎在皮靴中，她和文德正蹲在地上检查血迹。“你能告诉我什么？”

“我能告诉你你非常走运，因为他们刚铲过公园的地皮，假如不那样做，你将得不到血迹，”她有些发抖，把帽沿往下拉遮住耳朵，“从不同高度落下的血迹有不同的形状，从较矮的地下落下显现出圆形，下落的位置离地面越高，血迹的边缘越参差不齐，当高度超过六英尺时，血滴溅成许多小的圆点。”

他们站起身来，“但我刚才告诉你的仅仅是当出血者静止时的情况，当他运动时，血滴在地面上形成一个感叹号似的形状，感叹号的尾部和圆点指着出血者的运动方向，他运动得越快，这个感叹号就变得越长，越窄。”

他们尾随着血迹，它一直延伸到环绕尸体的血泊中，文德看着她，注意到她的卷发从帽子中抖落了出来，然后问道，“这些能说明什么呢？”

“受害人进入公园停在这里，”她指着说，“罪犯藏在那儿，在这里抓住她，把她捉到半空，拽向灌木丛，当他们移动时，他用某种东西戳进了她的喉咙，注意这些惊叹号，”她指着地面，“它们指向灌木丛，这些延伸到尸体位置的浓厚的血迹显然来自动脉。”

“让我们做一个实验，”他说着，用双手提起她，“他抓住她：把她弄到灌木丛，在同一时刻戳破了她的喉咙。”他将她推向灌木丛，然后停下来，说：“你没有挣扎，但我们不得不假设她挣扎过，凶手不得不使用双手来控制住她，因此，当他的两只手都被占用时，他怎样拿凶器呢？”

“或许他将凶器咬在嘴中，”她说。

“或许，”他忽然看到马可博士正站在台阶上注视着自己，他撇下血迹检验师，向马可打招呼，“一个小实验。”

“我能明白，”药检师说着，走下台阶，她的步伐轻快得令人吃惊。

血检师收拾好她的工具走了。

文德看着马可检验伤口，“一个男人能够用牙齿干这些吗？”

“不可能，人类的嘴并不是用来捕食的，人类的撕咬并不是非常的有力，他们的门牙和犬牙的长度和构造还不足以造成这样的伤口，”她从提包中取出笔式电筒，将光线射向伤口，“类似某种劈式工具，你可以看见，皮肤是如何被撕碎的。”她的手指移向伤口的右下方，感觉到了两处压痕，“同样

的印记，同样的位置。”

“我知道，有强奸的迹象吗？”

她打开死者的嘴将光线照射进去，“没有精液和阴毛，”她触摸死者的胸部，“乳罩完好，”她又提起死者的裙子，“内裤完好，初步的检查证明没有发生过性暴力，但我将会直到把她弄上解剖台后才会确信。”

文德叹了口气，“这至少没有显示出罪犯有性的目的，否则他有可能是个变态，这些年我不知碰上了多少个这样的例子。”

博士站起来走向一条小径，她停下来望着那条河，一艘写着“篮环”字样的水泥船被一艘拖船牵引着驶过来，穿过位于昆斯区的这条河，太阳的第一束光线已经在这处的地平线闪光，给斯提科普广场上蓝绿色的金字塔披上了一件金色的外衣。文德走过去与她并肩站着，眼光落到威尔费尔岛上那座废弃的战时医院的断壁残墙上，“生活真是不容易啊”。

“我想可能与性有关。”她说，几乎像是在自言自语，“某些病态心理会将性欲的唤起与血联系在一起，这些犯罪的目的是促使受害人流血而不是在颈部留下伤口。”

文德低头注视着水面，一个令他恐惧的想法萦绕在头脑中，“在我们抓住凶手之前，还会有多少人被害呢？”

(六)

一百五十英尺长的“艾丽”号游艇，配有通用公司的V—140双引擎发动机，在海面上缓缓地飘浮，船身上固定的贝尔直升机在水面投下一个微微闪光的轮廓。

船尾的甲板上，迈尔考·韦伯斯特躺在一个棕色的牛皮沙发上。他是一个身材瘦小的男人，有着充满青春活力的思维方式，六十二岁却仍保持着充沛的精力。在四十年代，他还只是得克萨斯油田一个又脏又穷的小孩时，他就发誓一定要成为百万富翁。在三十五岁时他赚足了他的第一个百万美元，从此就再没有停止。他拥有大量的不动产，购物中心和油田，以及世界上最大的原始艺术中心。在他的一生中，他共有三个妻子，一打的情妇，包括两个电影明星和几个赛马冠军，但唯一能让他牵挂的是他唯一的女儿，艾丽。

韦伯斯特将头转向身边的女人，“玩得还好吗？”他伸手抚摸着她柔嫩的皮肤。“我喜欢你抚摸，迈尔考，”她开始微微地呻吟起来。

“让我们深入吧。”

房间装饰着青龙木和云石，韦伯斯特和那女人躺在床上，她脱下他的内裤，亲吻他，将她的舌头伸进他的嘴中。突然床头的电话铃响了，“他妈的，”他骂道，伸出手，把话筒抓到耳边，“是的，”他不高兴地答道，几秒钟后，他猛地推开那女人，坐起来。

“什么？”他朝话筒尖叫道，他的嘴唇绷紧了，下颌的肌肉开始抽动，整个脸由于激动而变得通红，接下来是无法控制的悲伤，痛苦和愤怒。他把电话向墙上摔出，把情妇推下床，她充满了恐惧，小心翼翼地爬着离开了床上的男人；她的情人突然变成了一只受了伤的危险的野兽。

(七)

太阳升起来，温暖的阳光投在萨顿区的凶案现场。

早上六点左右，居民们开始陆续离开公寓，他们在大厅内接受等候在那儿的侦探的讯问。另外一队警察则忙于挨家挨户地敲门，把人们从睡梦中叫醒，向他们一遍又一遍地问着相同的问题：听到或是看到什么了吗？

大楼外面，一辆特警分部的宣传车正来回穿梭在这一地区，呼吁任何目击者前来提供线索。

在指挥车内，文职警察匆忙地分放好从公寓回来的侦探们的报告，离开了汽车，打字员将把这些手写的文件打印出来，然后让侦探们签上姓名。

在东五十三街，市中区停车场的入口处，一面标明“警察”字样的绿色小旗飘扬在风中，旗竿插在一个水泥浇铸的民防水箱中。

第一辆电视台的采访车到达这里是大约早上四点，此后更多的记者蜂拥而至。

约翰·文德有点沮丧，他没有料到记者来得如此之快。立即，他命令环绕萨顿区，从五十三街到五十五街设置一个禁区，阻挡任何想从第一大道进入萨顿区的人和车辆。为了安抚记者，他指定将停车场用作新闻采访中心。这个停车场的车道上挤满了汽车，不少的高级轿车也一同塞在钢铁的汪洋大海中。公共关系科的比尔·布拉迪警士站在临时搭起的架子上，向来自电视台和报社的大约四十名男女记者简要叙述案情。

“别推！别推！一个个来！”他大声嚷着，不停地推开伸到他脸前的黑压压的一大片麦克风，强烈地意识到空气中弥漫的一股汽油味。

“谁发现了她？”

“死因是什么？”

布拉迪咬咬牙，再次重复那些少得可怜的关于凶杀案的情况，他避免说出那些最令人发指的细节。

“她叫什么名字，警官？”一位妇女问道。

“在她最近的亲属被通知以前，你不能知道，”布拉迪答道。

大卫·伯莱克倚在砖墙上，听着这位警士试图用他如此少的答案去应付记者如此多的问题，他走到街上向西走去，匆匆地赶到第一大道，在那儿往北拐走向五十六街然后拐向东，他看到街道南端，路障成功地阻挡了行人和车辆，他靠近路旁的建筑躲避街道上的强风，继续走向街道的拐角处，他听见来自警方宣传车的关于搜寻证人目击者的广播。在他的记者生涯中，警察的这种大规模出动并不多见，他想。

几个警官站在路障后，伯莱克接近路障，看见成队成队的警察聚集在一起，相互比较着案情记录。

“除非你住在这个街区，否则不能通过，”一个警察向他嚷道。

这个人看上去像是中学的一个班长，伯莱克想，“发生什么事了，警官？”这个警官将他的娃娃脸集中了尽可能多的权力感，说，“一起凶杀案。”

“真的？”伯莱克惊呼起来，靠到路障上，“受害者出名吗？”他问，眼睛向拥挤在萨顿公园北门出口的侦探警去。

“一个富家小姐的咽喉被割破了，”这个警察说。

“太糟糕了，”伯莱克说，透过这个警察他看见了约翰·文德壮实的身影。

“到目前为止我们找到四个证人，都是讲述的相同的故事，”马瑟拉参考着他的速写记录说，“他们都住在面对河的公寓里；在案发时望着窗外，他们都声称见到一个中等身材的白人男子，身穿牛仔裤，背着一个红色背包，走出公园匆匆向北走去，其中一个妇女说她没看清那人的脸，但能确信他将一块毛巾塞入了背包。”

望着河对岸的那座老医院，文德问，“没有一个人看清那人的长相吗？”
莫斯点点头，“绝对的，他的风衣兜帽遮到了他的脸的侧面。”

文德问：“他们所有人都见到了毛巾吗？”

“绝对是，”莫斯冷冷地说道。

文德又开始问另一个问题，这时，伯顿警士匆匆地走过来，“我们找到了又一个证人。”

盖尔·飞利普斯夫人，白人女性，四十出头的年龄，她坐在她装饰得极有品味的三层公寓里，有些紧张地玩弄着丝质睡衣的腰带。

一走进房间，文德立即意识到她的不安，于是对伯顿耳语道：“叫一个女警官来，”他走向这个证人，示意那两名南曼哈顿的警察离开，然后对她说，“你的房间很漂亮。”

她抬起头看着文德，微笑着说，“谢谢。”

“我可以坐下吗？”文德问，他联想到了伯顿在步话机中柔和的声音，他向着这位证人微笑，突然记起了在侦探培训课中学到的一条基本规则：如果条件允许，决不要在没有女警官在场的情况下讯问一名女性证人，“你在这儿住多久？”

“二十年，”她说，看着其他的侦探。文德决定磨时间直到女警官到达，因此他开始谈论上一次的大雪以及此后是如何的冷。几分钟后，一名穿制服的女警官走进房间，新来者向证人微笑，这显然使她如释重负，她也还以微笑。

“你介意回答几个问题吗？”文德问。

这位目击者瞄了一眼房间内另一名女性，说道，“我乐意。”

“请告诉我们你见到的一切，”文德说着，取出一台 RN49 微型录音机放到桌上，按下了录音开关。

“就如我告诉别的警察的一样，”她开始叙述，“我的丈夫经常出差，他不在时，我总是失眠，”她继续对侦探们讲述她如何不能入眠，如何起床走到卧室的窗户向外看河流平静的水面，“我见到那个男人走出公园，用一块像是浴巾的东西擦着脸，然后他手往后伸，将浴巾塞进红色的尼龙背包里，就是那种所有年轻人似乎都有的背包。”

“他看起来是在把脸弄干净吗？”

“是的，仔细想起来确实如此。”

“毛巾是什么颜色？”

“我无法确信，我想应该是白色，但看上去很脏。”

“你说他将毛巾塞入背包，那么你能看见他的脸吗？”

“不能，他将脸转向右面，因此我无法看清。”

“请向我们演示你站的位置。”

她站起来带文德走进卧室，那个宽敞的窗户面对着公园和河流，他站在窗户边向下面望去，研究着下面的景物。当凶手进行他的可怕的勾当时，一片灌木丛遮住了他，文德推断到。他和他的证人走回了客厅，又向她问了大

约十分钟，然后对她的合作表示感谢，与其他人一起离开了房间。

他们乘电梯安静地到底楼，步入装饰着一个插满鲜花的中国式样大花瓶的大理石客厅，那名女警官走了出去，其余的侦探在这间温暖的大厅中围成一个圆圈，文德对莫斯·里安说，“我想你们明白任何一份报告都没涉及到这块毛巾。”

一片阴影投在马瑟拉的脸上，“你是否认为这疯子是个嗜血者？”马瑟拉问。

“你干这行多年了，你知道血会使人呕吐。”文德说，径直地看着马瑟拉，“我并没在这三起案子的现场发现呕吐的痕迹。”

伯顿插嘴道，“七八年前，一个叫凯勒·古德曼的人自认为他是个吸血蝙蝠，使用一把锋利的剃刀割破了别人的喉咙。”

“我记得这起案件，”文德说，“陪审团不相信他是个疯子，认为他对两起谋杀负责，他现在该是在格林汉监狱服刑。”

“我去查查，弄清楚他是否仍在里面。”马瑟拉说，在笔记本上写了下来。

深邃的沉思状显现在文德脸上，最后他说，“我将去见一个朋友。”

“要是我们有急事找你呢？”莫斯问。

“我会在卡里杰饭店。”

文德将汽车停在与塞提霍公园平行的布洛德威街东边的禁止停车区，这时，曼哈顿的正午人流正溅着雪水行进。粉状的雪粒铺在街面上。文德在方向盘上敲着指头，看着拥挤的人群急匆匆地向办公大楼的温暖和舒适走去，文德想起了金，他将头搁在方向盘上，闭上了眼睛，他仍清楚地记得她是怎样经常打电话到他办公室告诉他她是多么爱他，她会装作慢吞吞地说，“噢，先生，你给了我忧郁。”但自从金的病被诊断出后，所有的这一切都结束了。

他幻想着他能开车回家，用双臂永远地抱住她。甚至当她已经快要死去的时候，他们仍不时地观看一些旧电影直到凌晨三点钟，他们紧紧地抱在一起，就像他们刚结婚时所做的一样，这一切该是多么的好啊！

文德抬起头，看见一辆警车开了过去。现实的无情压倒了他，他的金已不在人世，他是一个孤独的警察，正在试图制止凶手的再度行凶。为了恢复他疲倦的身体，他稍微坐高了一点，手抓住方向盘尽量伸展胳膊以便背部能充分地挤压在靠背上。他深呼吸几次后，把警灯放到仪表盘上，走出汽车。

站在路边等待绿灯时，他的目光越过布劳德威大街，打量着街对面曼哈顿天主教堂复杂的建筑构造。

推开旋转门，文德走进了沃尔沃斯大厦的前厅，欣赏的眼光落在圆拱形天花板上的镶嵌图案。他经过大厦的厦内机构名录，看着将办公机构设在这座大厦的警方机构目录：爱得温特上尉委员会，贝里沃恩特中尉委员会，贝里沃恩特警士委员会，高级警官顾问委员会。

走下威严的大理石楼梯，他到了楼下通向哈利斯饭店的地道口，饭店两边的门上雕刻着“洛尔·布洛德威和布林·格林 1826”的字样。

文德推门走进饭店。完全位于地下的哈利斯之所以被许多警察称为卡杰来多是因为这儿能够唤起他们对那座位于菲律宾群岛上的完全由岩石砸出的隧道组成的古堡的记忆。文德穿过门厅，来到U形的桃木吧台前，周围到处是熟悉的面孔，联邦调查局作战训练处的副处长，正忙于同杰米·多尔，这位贝里沃恩特中尉委员会的主席交谈；昆斯警察委员会的理事则同DEA密探

们的老板挤在一起。

从第一次到这儿，文德就注意到每个人都很自然地压低声音谈话，甚至是在耳语。

一条通道从前厅通向主饭厅，在那儿又有更多的树枝状的通道通向其它饭厅，所有的这些饭厅都有着桶形的拱顶天花板。吧台位于主饭厅的右侧。

文德要了一杯橙汁，饭厅内不断涌进吃午餐的人，男女侍者上前迎着他们。

吉瑞·古德斯汀，这个安全办公室主任，和一名挽着他胳膊的浅黑肤色女人走了进来，瞧见文德坐在吧台前，他离开那女人向文德走了过来，面向墙，斜靠在吧台上，古德斯汀狡黠地露齿笑起来，他小声说，“听说你被解放了。”

“消息倒传得真快。”文德意识到他自己也几乎是在耳语。

“高大的房子，渺小的工作。”

文德看着那个正在等候的女人说，“你朋友是谁？”

“反扒窃科的一名好色的侦探，那是多么伟大的工作啊！一会儿再见。”古德斯汀回到他同伴身边。

文德注意到女招待迎进了几名新来者。他的眼神与他瞥去的男人接触在一起，他立即飞快地走向吧台旁的凹室，坐在里面一张桌子边，身后是搁满一排排酒瓶的墙壁。

文德要见的是特别代理人，格斯·怀特，二十年来联邦调查局与纽约警察局之间的联络官。能够在这种工作中持续如此长的时间意味着怀特确实做得非常出色，他赢得了那些甚至对自己的机构都没有好感的纽约警察局高级官员的信任。他秃顶，天蓝色的眼睛，说话总带有浓厚的得克萨斯口音。

怀特从凹室的拱顶下走过，拖出一张椅子靠近文德坐下，他平静地问，“什么事？”

“我在抓一名杀害了几位妇女的凶手，他用某种凶器划破了她们的喉咙。”

“你到联邦档案信息中心查过吗？”

“他们没有类似嫌疑犯的记录。”

“约翰，既然连他们没有你找我要的这个人的记录，联邦调查局如何能找到呢？”怀特小声地说着，一双眼睛瞥向酒吧里的人群。

“格斯！别给我开玩笑，你的人散布在这个国家每一个角落，”文德说着，打量着这警察精锐们的聚合地，暗自想道，这种制度简直把我们变成了一群只知道窃窃私语的精神分裂病患者。

“这些与萨顿区谋杀案无关，是吗？”

文德的眼睛向这位调查局官员闪烁着。怀特笑着解释说，“那件案子发生在昨晚，而现在你是一副才上了夜班的模样。”

“你所不知道的是艾丽·韦伯斯特是他的第三个牺牲品。”

饭店的门开了，一个身穿黑色大衣，相貌出众的高个子走了进来，立即被一群大笑的警局的中级官员包围在中间。

“公共关系委员会的副主席刚刚表演了他辉煌的入场式，”怀特说，“我可不是太满意，你对他看法怎样？”

文德沉思了一两秒钟，答道：“一个只吃饭不干事的家伙。”

怀特轻蔑地笑了，“又一个政治骗子，”他的眼神转回文德身上，“你

要我们搜寻这个国家每个他妈的角落吗？”

“就像我们在交易中说的一样，你对了。”

怀特将手撑在桌上准备起身离开，文德说，“见到你很高兴。”

“我恰恰相反，你这混蛋，”怀特起身走进了饭厅。

文德坐在椅子上，环顾四周，正在讨价还价的警官，在卡杰来多达成的交易可要比在警署大楼里的多得多，他想。侍者走过来在桌子上放了一筒奶酪和一包碎饼干，当他正要伸手去拿餐刀时，突然看见了大卫·伯莱克站在入口处，文德的眼睛睁大了，酒吧间里的其他人也盯着这位记者，房间里笼罩着一片充满敌意的寂静。一些人开始招呼侍者买单。

伯莱克向文德的桌子走过来，摘下他的帽子放在一张空椅子上，“你好，约翰，”他坐下来。

文德给他一个表示欢迎的微笑，“你可曾注意当你进来时酒吧是怎样变空的？”

“那是因为他们不再安全，你可不像那样，”伯莱克说，掰下半块饼干塞进嘴里，“我看见你刚才正和调查局先生进行某个重要的谈话，与艾丽·韦伯斯特有关吗？”

文德毫无表情地盯着记者，“我可以给你来一杯什么吗？”

“我已戒掉烈酒，我可厌倦了夜复一夜地坐在洗澡间的地板上抱着陶瓷祭坛，不管怎样，我在现场看到了你，然后推断出你肯定会到这儿来寻找帮助。我所了解到的剧情是山姆·列文索把你从文件堆里翻出来，调查这起我们城市中刚刚开始的一系列谋杀案，因为一些人认为你是最棒的，山姆·斯德普睿斯希望你能在它成为又一起‘绿河谋杀凶案’之前，将这件案子查个水落石出？”

“在塞多的那起吗？”

“极为相似，五年内，差不多四打女性受害者，警方对于到底凶手是谁，根本没有一丝线索那简直是警察局长的一个恶梦。”

“对纽约的一系列谋杀案我没有任何私下的线索，”文德说着，拿刀切下了一片奶酪。

“我是否可以提醒你，当那幢大楼里的官僚机构抱怨‘文德和他的暗杀小组杀了太多野性的年轻人’时，我是这个城市唯一的一个为你说话的记者。”

“我记得。”

“今早我目击你和你的人后，我又得知一个来自肯斯县的药检师被分配到韦伯斯特专案组，由于知道布鲁克林区的药检师通常情况下绝不会到曼哈顿区做尸体检验，我做了进一步调查，发现马可博士近来进行了两次黑人妇女的尸检，而这两案都有着相同的嫌疑犯；凶手撕裂了她们的喉咙。”

文德注意到警长迪马斯·易伯哈特站在人群中。当他也看到文德和他的客人时，迪马斯立时变得很冷漠。文德一直是在山姆·斯德普睿斯的领导下，而探长和警长又相互忌恨，因此文德也成了警长的敌人。文德也回报敌意的态度。迪马斯转过身去背对着文德。

“约翰，我干记者已三十多年了，当电视上的那些肥皂剧演员赚着成万的美元时，我得到了些什么呢？他们大都是些什么都不懂的傻瓜，天啊，甚至他们中许多人连英语都不会讲，我需要这件案子，约翰，假如它与我想象的一样的重要，如果我能了解这件案子的详细情况，我就得到了我一生中最高

辉煌的故事。”

“你已经是一个好侦探了，大卫。”

“见鬼，我仅仅目前才是。”

第二章 吸血鬼之吻

(一)

琳达·卡玛向戴着棕色礼帽的门卫点头致谢，步入了圣·杰奎斯，这是位于东五十七街的名贵时装及流行时装的购物圣地，琳达对这里不是很熟悉，因此她很高兴见到一块牌子标明泳装柜在中楼。当她向楼梯走去时，对旁边的丝质围巾和珠宝首饰投去了羡慕的目光。

琳达是阿尔贝彻·威廉姆斯不动产法律事务所的一名法律秘书。她是一个高个子、很吸引人的二十岁的年轻女人，有一双极具穿透力的黑眼睛。琳达一年前就开始希望能在墨西哥度过一个冬季假期，想象着她和她的男朋友怎样在那儿欢度十天快乐的日子，在新月形的海滩上散步，在太平洋里游泳，以及在茅草顶的伞翼下啣着植物奶油。

她曾经决定在走之前买一件新的泳装，现在时间已经到了。他们将于星期五动身，还有四天空余。由于每次试穿泳装对她来说都是种折磨，令人沮丧，所以她今天特地请假来到这儿，因为“在纽约，如果哪儿有真正吸引人的衣服，它将在圣·杰奎斯。”

各种新潮的泳装独具匠心地沿环形地板排开，中楼的环形地板在各种眩目的色彩构成的彩虹中闪闪发光：黄色、橙色、亮黑色、绿色、白色、铜色、桃色、黄褐色、鹅卵石色。

匆匆浏览后，她开始仔细打量起来，她从架上取下一件有黄色圆圈的连体黑色泳装垂到胸前，绝对要连体的，她想，或许应该是有些横条纹能掩饰肚子的那种，她选择了一件带白色水平条纹的黑色泳装，把它举到胸前。二十分钟后，已有六件垂在她胳膊上。她走到一名女售货员跟前询问更衣室的位置，“楼上，”售货员回答，手指向远处一间大厅中部的白色旋转楼梯。

穿着时髦的妇女们沿着二楼铺着地毯的走廊向前走去，不时停下来欣赏冬装的花边图案。琳达知道那些衣裳是她数月薪水都不能买到的，走廊尽头一排更衣室，走廊两侧宽阔的拱顶通道通向二楼的服装部。

一进入走廊，琳达就意识到一种不同寻常的寂静包围着她，看不到一个人，也听不见说话声。她走到拱顶通道前，往里面看去，明白了原因：杰西卡·玛丽尔，这位女演员，正把一件时装垂在胸前品味，两名服务员等候在旁边，其他人都散布在周围，沉默地注视着这位电影明星，却又试图表现出若无其事的样子。

杰西卡·玛丽尔是琳达最喜欢的电影演员之一，这位法律秘书自然无法抗拒走近一点看她的诱惑。

她发现这位演员比在荧幕上看去要高一些，金黄的头发披在肩膀上。当听到影星谈论着那件服装时，她突然有一种要她签名的强烈的冲动。这时，一个男人冲到演员的身前，手中挥动的钢笔和纸片几乎挨到了玛丽尔的脸。琳达注意到玛丽尔最初的厌烦感很快转变为耐心的微笑，然后接过钢笔和纸片签下了自己的名字。琳达暗中责备自己甚至想到要打扰影星的私生活，她扭头离开了。

琳达走回走廊，打开一间更衣室的门跨了进去。一扇挂着纯白色窗帘的大窗户远眺着曼哈顿高大建筑物参差不齐的空中轮廓，地板上覆盖着米色的地毯，右墙边是一个白色的玻璃茶几，在相对的另一面墙上挂着一块很大的

镜子，墙角放着一把安妮女王式样的扶椅。

琳达将泳装放到茶几上，脱掉衣服，她把外套在衣帽钩上挂好，把内衣放在椅子上仔细地叠好。

她穿上那件带黑色水平条纹的泳装，向镜子看去，立时觉得很糟糕：它藏住我的肚子，她看着其它几件，决定试试那件带黄色圆圈的。脱掉身上的，她抓起了新的一件，她用一只脚站立将衣服套进抬高的一条腿，这时，门轻轻地开了，在她恢复平衡之前，一只手捂住了她的嘴，堵住了她喉咙中恐惧的尖叫，她被向前推去，头猛撞在镜子的边缘上，网状的碎纹在镜子上显现出来。虽然被强有力的胳膊挤压着，她仍在反抗，用脚踢他，她用嘴猛咬他的手，但它不是人类的皮肤，而像是某种妖怪的皮肤，她挣扎着希望能见到他的脸，当她做到这一点时，眼睛充满了恐惧。“你太可爱了，”他小声说道，将她的头猛推到一侧，暴露出她的咽喉。

杰西卡·玛丽尔拿着两件衣服走到试衣区，停下来决定该使用哪间更衣室，她突然注意到一条厚厚的液体丝带正从一扇门下渗出来，她疑惑地看着越来越多的红色的痕迹，开始敲门，没有声音，她继续敲，仍然没有回答，她第一个念头是去叫一名服务员，但实际上她推开了房门，她的手捂在脸上，遮住那令人恐怖的情景，一阵呕吐的感觉涌上喉咙，一声刺耳的尖叫从她著名的嘴中冲了出来，两件衣服早已掉在了地板上。

(二)

琳达的身子支撑在膝盖上，整个尸体契入了镜子和打翻的安妮女王椅子之间的区域内，她的身体上除了内衣和缠绕大腿上的泳装以外，几乎是一丝不挂。

站在房间外的现场摄影师跨立在那摊血迹上，正将照像机对着尸体，侦探们则在圣·杰奎斯的五层楼面上搜索着凶手。

在二楼的名家设计专柜，约翰·文德正与探长、马瑟拉和莫斯·里安交换意见，他的脸上显现出沮丧和疲倦，“见鬼，一个妇女被杀害在一间拥挤的商店内竟然没有任何人看见或听见什么。”列文索说，他紧握住拳头，直到指关节变成了白色。

“根据这些目击者说，杰西卡·玛丽尔是一个出名的人物，因此他们都是目瞪口呆地望着她以至于没有注意别的东西。

“那位影星在哪儿？”列文索问，手指开始调整他的领带。

“就在那儿，贮藏室旁边。”马瑟拉说。文德将眼光投向她，她正站在两个衣架之间同一名侦探谈话，她的表情栩栩如生，手不断地比划，另外五名目击者也正在接受调查，包括两名服务员。

“那人是谁？”文德问莫斯，看着一张有些熟悉的面孔。

莫斯向文德所指的方向望去，“迈克尔·卫斯顿，又名演员，他是与玛丽尔一同来的。”

文德问马瑟拉，“经理在哪儿？”

“楼下，正在试图让他的一些顾客平静下来。”这个侦探答道。

“去告诉他我需要今天的所有销售单。”文德说。

“好的。”马瑟拉回答道，然后转身离开。

文德站在走廊上。又一次，现场外找不到任何血迹。列文索像是洞悉了中尉的想法似的向他走了过来，“或许他在离开前用毛巾将血迹擦掉了。”

文德摇摇头，“这儿有太多血迹，要处理掉它们要花很多时间。”看着那具尸体，文德想象着琳达在她生活中所拥有的梦想，“四处看看，是否能找到带箱子或是背包的人，凶手肯定带有某种容器，用来装那些血迹。”

莫斯点头表示同意，然后离开了。

“你计算了时间顺序吗？”列文索用平静的声音问道。

“玛丽尔进入更衣室，大约在十二点三十分，她发现尸体，尖叫起来，售货员跑了过来，通知了保安，所有的门和消防出口都被封锁了，然后打911报警。第一辆警车在十二点三十一分到达现场。”

“凶手有可能在消防出口未被封锁之前通过吗？”列文索希望知道这一点。

“不要这样认为：所有的消防出口都得到了警报。”

“那么他仍在商店内。”山姆·斯德普睿斯说。

“这就是进行内部搜查的原因。”文德说。

探长露出焦虑的表情，“其他人都是在大街上被害的。”

“我认为琳达仅仅是一个偶然的目標，他肯定发现有机会杀人，然后就那样干了，我们是在和一个自以为是的人打交道。

“这意味着……”

“他随时准备杀人。”文德补充说，他直率地问列文索，“这件案子现

在已完全公开了，你仍想让我侦破吗？”

列文索的脸色平静下来，就像宫廷卫兵漠然的面具。他说，“无论更好或是更糟，它都是你的孩子。另外，除了我们没人知道布鲁克林的两件凶杀案。”

文德决定不跟探长提到大卫·伯莱克，这时莫斯回来了，他爬上楼梯后看上去有点喘不过气来，“没发现背包，但在一楼的几个人有箱子，其中一人总是紧紧地护住他的有污渍的飞行提包，好像里面装有珠宝似的。

“什么污渍？”探长问。

“无法辨认出来，也许是血渍。”莫斯说。

“也可能是糖渍，”文德插嘴进来。

莫斯的小圆眼睛睁得大大的，一丝阴影出现在脸上，“需要我去检查吗？”

文德将一只手伸进他浓黑的头发中，手指轻轻拂在鸭尾状的后部，努力回忆起司法部关于处理无证搜查情况的漂亮的印刷体字迹。这间商店的各个出口现在正被警察封锁着，有效地防止了罪犯逃跑，此时没有迫切的需要为挽救一个生命或是防止证据被破坏而进行搜查。既然凶手无法逃跑，文德有充足的时间申请对那些箱子和那个飞行包的搜查证，但是他不能提出充分的理由让法庭相信凶器或罪证隐藏在它们任何一个中。他从自己的经验中得出，法庭不会颁发搜查证或是进行例行检查，他更加明白无证搜查的结果在法庭上不具备法律效力。假如他下令进行这样的搜查，并且凶手被确认，他能够暂时拘捕他，或许能挽救一些人的生命，然后再试图挖出一些在法庭上通得过的证据对他进行指控。他先看了看列文索无表情的面孔，接着转向莫斯，“尽量得到他们的同意进行检查。”

“噢，”莫斯恳求道，“那些人中没有一个人看上去像是笨蛋，他们决不会同意检查他们的财产。”文德的黑眼睛闪现出狡猾的微光，他看着莫斯说，“现在你知道怎样做了。”

莫斯向文德眨眨眼，走向楼层经理办公桌上的电话，他拨通 911，装出粗哑的西班牙口音报告说，一枚炸弹被安装在一个男人的手提箱内，这个男人现正在东五十七街的圣·杰奎斯服装店。他模糊地描述了一下那个男人的长相，又说道炸弹被定时在十一分钟内，然后挂掉电话打开腰间微型步话机的音量开关。一会儿，他听到了信息转换到排弹组的声音。他降低音量，走向楼梯。

杰西卡·玛丽尔生有一双绿宝石般的眼睛，当文德听着她讲述她是如何发现尸体时，他意识到这个女人非常的性感。她的头微微侧向一边，大腿悠闲自得地斜跨在身前。紧身上衣的纽扣直解到前胸，足以看到她丰满的乳房。厚厚的浑圆的嘴唇向外凸起，衬托在略显黑色的皮肤中，甚至她偶尔摆弄黑貂皮外衣的姿势都使文德联想到一个万种风情的尤物，但他也注意到了她不时颤抖的声音。

看着一队忙于搜索的侦探，她转向文德说：“简直就像是电影，不是吗？”

“这是真正的尸体。”

“对，我知道，我从未见过如此恐怖的事情，是谁干的？”

“许多人都有可能。”文德说，注意到她突然变得严肃起来，她的脸依旧笼罩在恐惧的阴影中。文德情不自禁想象她是否真正地进入了角色，就像她在电影中一样，“你见到任何行为可疑的人吗？”

她的嘴角显现出一丝苦笑，“中尉，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我在公众场合中，周围的人行为都很滑稽。这是作为一个著名人士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她看到了探长，他正用一种非职业性的眼光打量着她。

“当你走向更衣室时，有人在附近吗？”列文索微笑着问她。

“我没有见到。”她生硬地说。

列文索意识到她更愿意与文德谈话，因此闭上了自己的嘴。

文德又询问了大约二十分钟，然后他向她道谢，与探长走过去询问那名男演员，迈克尔·卫斯顿。当他们经过衣架中间时，列文索凑过身子对文德说：“你注意到那长长的金发了吗？几乎挨到她的屁股。”

迈克尔·卫斯顿早已习惯人们看他的疑惑的表情：“我知道，我在某个地方见过那人。”仅仅在近几部电影中他才由配角成为主角。虽已错过了英俊的时代，但他坚强的面容，足以使他鹤立鸡群，极具穿透力的蓝眼睛似乎在闪烁着来自内部的光彩，当它们径直地盯住人们时，常使他们感到诧异——就像他看着文德这样，走近一些，文德和探长能够看到他眼角网状的皱纹，带少许银丝的黑发仔细地往后梳去盖住双耳，暗示着他五十九岁的年龄。文德记起一些他饰演过的电影，他总是在其中充当配角，实际上，金尤其喜欢他的一部早期电影，他在其中扮演一座位于前线的小镇上的一名乡村牧师。

卫斯顿站在衣架间狭窄的过道上，头不时侧向左肩。

文德向他做了自我介绍。

“发生了多么糟糕的事情。”卫斯顿说，“那个可怜的女人和她的家庭。”

“仅仅几个问题。”文德说，“我从杰西卡·玛丽尔处了解到，你们正要去吃午餐，玛丽尔小姐决定买一些东西。”

卫斯顿微笑着点点头，“杰西卡认为经过这种地方不进去看看简直是一种罪过。”

“当她看衣服时你在哪儿？”文德问。

“就在这里。”卫斯顿说，“装着与平时一样的耐心，这种感觉厌烦得像要流泪，但不管怎样这使她感到快乐，虽然我焦躁不安地等在这里。我总是站在幕后，通过观察别人看她而自娱自乐。”

“你注意到有人在更衣室附近游荡吗？”文德问。

“是的。”卫斯顿答道。

文德和列文索相互交换了一下希望的眼光，“告诉我。”文德说。

“一个男人在那儿闲逛，他没做任何事，也没注意在里面将要发生的事情，他好像是在等待某个人从一间更衣室里出来。”

“描述他的特征。”文德说。

“高个子，四十五岁左右，稀疏的灰色头发，绿色的眼睛，身体很强健，穿一件运动衣，灰色休闲裤，浅蓝色按钮式衬衫，我想他胳膊上搭着一种浅棕色的大衣，但我不能确定。”

“你的观察力非常敏锐。”文德带着敬意地对这位演员说。

“中尉，当一名演员观察人们时，他多少有点像一名警察，我们学习了这些，将它们当作我们的创作素材。”

卫斯顿把他的外衣放在旁边的衣架上，两臂合抱在胸前，当他试图回忆起更多时，他清醒的面部表情反映着头脑中深邃的思维。

文德向杰西卡·玛丽尔看去，她正在心不在焉地审视一件蓝色礼服。她最后将它放在一张椅子上，难过地朝更衣室的方向望去。

“对了。”卫斯顿突然说道，好像是在肯定自己的想法。“我记起了有一点非常奇怪。”他看着文德，“有一个衣着时髦的男人带着一个很脏的红色背包，这简直不与他的服饰相配，这简直是……不正常。”

一种强烈的激动出现在文德的头脑中，盖尔·菲利普斯小姐，萨顿区凶杀案的一名目击者，也曾经看到一个男人离开那座公园时将一块毛巾塞进一个红色背包中，“我需要你协助我们的侦探勾画出你见到的那个人的容貌。”

“我没有太多时间，我妻子正在家等我。”

“那不会花太长时间。”文德说，示意一个侦探过来，然后告诉他立即去叫现场科的画像师。

“我会尽力帮助你的，但我得先给我妻子打电话，如果我没有按时回家，她会着急。”

当卫斯顿正在电话里与他妻子交谈时，杰西卡·玛丽尔走过来对文德说，“中尉，如果你能设法不在这起悲剧中透露我们的名字，我将非常感激，我们都不愿引起这样的公众注意，另外，老实讲，我很担心，这种事对一个公众人物是很危险的，但真正让我焦虑的是，凶手可能会设法找到我。”

文德试图安慰她，“那不太可能，你是偶然来到这里，没人知道你在这儿，因此我不认为你会成为目标，这些事是随机的，疯狂的。但不要担忧，我们将尽力不泄漏你们的名字，我们不想让记者知道你们。有电影明星卷入的凶杀案会引起公众的强烈关注，而这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

犯罪现场科的画像师带着他的工具赶到了这里，文德向卫斯顿解释到他将和画像师一起完成脸部拼图。“到一个安静的地方去，”他告诉他们，环顾四周，他建议道：“那间贮藏室还行。”

“我也一起去，”杰西卡说，“我想看看怎样做这些。”

“我们不需要你，杰西卡，你应该回家，你已经有了最糟糕的经历，你必须休息，”卫斯顿坚定地说。

“但我想看。”她坚持道。

韦斯顿盯住她，用严厉的口吻说道，“杰西卡，这不是你需要的东西，回家！”

她从衣架上抓起外衣，拣起她的两只购物袋，问道，“我怎样才能不引起记者的注意离开这里？”

探长走到她身边说，“跟我来，我带你走。”

注视着他们走向电梯，文德心不在焉地拎起地上一件衣服的衣袖，想着为什么卫斯顿能用那样的方式和她谈话？他向衣袖上的标价签瞥去，五千五百美元？他暗自惊叫起来，然后拿起另一件，三千六百美元。他思索着买这些衣服的女人以及付钱的男人——他们绝对不会是警察。

十分钟后，他踱进贮藏室仔细地看着韦斯顿和画像师一起工作。他们站在一张小桌子旁，卫斯顿正在挑选眼睛，嘴，发线，鼻子，下巴，耳朵以及前额，将它们放置在一张空白的脸中，形成了韦斯顿案发时间在更衣室附近见到的陌生人的图像，可能是凶手，也可能是一个正在等待妻子的带红色背包的普通人。无论他是谁，这张面孔将被分放到这个城市的任何一名警察手中。

马瑟拉将头伸了进来，示意文德出去，“我拿到了所有的销售单。”

“我需要调查这上面的每一个人，”文德说。

“好，”马瑟拉答道，他又补充说，“大卫·伯莱克来电话想和你谈谈。”

文德走到楼层经理的电话前提起电话筒，“大卫吗？”

“联合通讯社接到一个匿名电话，说杰西卡·玛丽尔今天在圣·杰奎斯几乎被谋杀。”

“他妈的！”文德嘶哑着说，“有压缩这个故事的可能吗？”

“别开玩笑，那已成了所有报纸的头条新闻。”

“现在有趣了，由于杰西卡的卷入，我们将真正面临到压力。”

伯莱克同情地说，“是的，我明白，但更糟的是联合通讯社也得到了关于韦伯斯特案件和其余两起案件之间联系的提示。”

当文德放下话筒时，他真正感到了头痛。

(三)

一名粗壮的侦探正坐在他的办公桌前研究案件卷宗，靠近他的字典有一只旅行钟，时针指着7 26，这仅仅是在琳达和韦伯斯特案件后数小时。除5名值夜班的警察，重大案件侦破处的第八层房间早已空空如也，落地窗开着，展现出这座城市四处散乱的灯光，一部能与外勤警察联系的无线电台放在墙角的桌上，另一个墙角则放有一台电视机，荧光屏上当地新闻播音员正在告诉这个世界杰西卡·玛丽尔从一个正在威胁这座城市的堕落者手中侥幸生还的故事。

“恐怖今晚在纽约登陆，”播音员说，同时荧光屏上现出凶手的图像，在其下面是警方的机密电话号码，播音员要求任何辨认出凶手的观众打电话通知警方，接下来的新闻说全市的各个百货商店竞相宣布将加强安全措施。

这位警官从卷宗上抬起头，不满意地盯住荧光屏上的那张脸，“混蛋，”他骂道，从座位上站起来走过去关掉了电视，步回桌边后，他看见楼下的环形走廊上，失踪调查科和安全办公室的人正忙个不停，他还注意到那间玻璃办公室仍然灯火通明，那儿临时被征用为这件案子的调查办公室。

他看见文德走进房间，记起了他们在2—0区一起工作的情景。居里斯·顾伯曼将手放入裤袋中，回忆那个五月，金·文德来到2—0区警局报告她的公寓被盗窃案，以及他是如何将她弄进文德的办公室。这一切似乎都是一个世纪以前的事了。他突然注意到警长朝调查办公室走去，愤怒出现在微红的脸上，铁锈色的头发零乱不堪。顾伯曼目送易伯哈特冲进调查办公室，想道，“来了个利欲熏心的人物，婊子养的！”

易伯哈特一进入房间便和探长就本月刑侦分部的电话费闹个不停，“你怎么了，山姆，你有一大堆不能控制的麻烦吗？”

探长列文索怒目注视着警长，“滚蛋，迪马斯！”

文德低头看桌上成堆的脸部拼图画像复印件，文件分发室已在市区送出了成千上万张复印件到部门的每个外勤小组手中，以及每个报社和电视台，莫斯正在打印在服装店内还未来得及调查的证人的姓名和住址。

文德听着列文索和易伯拉特相互带刺的言辞，他们两人自从在学校时代就相互敌对，随着他们在职务上的升迁，过去的小矛盾终于发展成为终生的怨恨。

走到窗户边，文德将脑中所有这些抛到一边，向外望着这座城市的夜色。

一轮新月高悬在空中，他盯住它，心想，那是多么的美丽和平静啊，至少在那儿，它远离了人类的残酷。他记起过去经常接到斯洛的电话，同时胃部肌肉猛烈地收缩。斯洛是公共捐赠协会的假名，而那时他已为支付金的医疗费拖欠了两个月的贷款。当他回忆到斯洛用体面的嗓音向他演说，创造一个良好声誉的重要性时，他仍旧感到恼火。他花了一个星期时间在第十大道的一个夜总会，赌博，赢钱，付清了他的医疗帐单。

他感到又累又饿，全身肮脏。自从四十七台通知他萨顿区发生谋杀案，已经差不多24个小时了，冲一次热水澡，是清除疲劳最好的方法。那两个警官仍关在里面吵得不可开交，侦探们则在埋头忙于自己的工作，似乎根本没听见里面的吼声。

文德想起那两个打给联合通讯社的匿名电话，那是否意味着凶手想引起公众注意？文德深思片刻，离开了办公室。

大卫·伯莱克正蜷缩在他办公桌边吞咽一份香肠面包，见到文德走进来，他打开抽屉拿出他的西洋十五子棋，“想来速战一盘吗？”他问道，接着又吃了一口三文治，当文德还是小孩时，他的祖父教过他下这种棋，而且他掌握得很快，许多年来伯莱克一直想赢他一回，但是到现在仍没有成功。“你不会生气我又赢你吧？”文德问，展开棋盘摆好棋子。

伯莱克先走棋，他掷了一个三，文德则掷了一个六，赢了第一轮。他从茶杯里拿起骰子，又掷了两个六，“双六，”他说，嘴角浮出一丝微笑。

伯莱克暗自叹气。

文德移动他的棋子，说，“你知道是谁接到那两个电话吗？”

“我先认一手，”伯莱克说，掷下骰子，“我同他们两人谈过，似乎凶手对警察工作有成见，他告诉那两名记者他想要毁掉这个部门。”

文德掷着骰子问，“你打算何时告诉我们所有的细节？”

伯莱克咬了一口三文治，说道，“等我把它吃完。”

文德走进自己的公寓，又感到了孤独在压抑着他。他踱进卧室，盯着录相机上成堆的录像带，那都是金喜欢的电影。他翻出《魂断蓝桥》，打开电视机，将录相带装入录相机，然后坐在床沿上，看着荧光屏上出现的字幕，他又想起了金在的日子，那曾经是美好的，甚至当她的生命快要结束时，她仍在想着他，“我死后，你不要生活在记忆中，要在现实中活下去，”她这样一遍一遍地乞求他，看着罗伯特·泰勒将烟头丢入泰晤士河，走向等候的汽车，他回想起最后一次和金看这些电影的情景，当“完”出现在荧光屏上，他将她沉重的身体搂入怀中，像对一个小孩似的慢慢拍着她的肩膀，直到她睡着。

眼泪从他的眼角涌了出来，他向着黑暗叫道，“我无法生活下去，金，我不能。”

他不得不离开这里，他想，站起身换上一件牛仔衣和亮色的衬衫，走了出去。

伊利杰波挤满了人，玛格蕾斯站在门边，当见到他走进来，她用葡萄牙语给了他一个大声的问候，然后挽住他的胳膊，亲吻他，“等一会儿你愿意和我跳舞吗？”她问。

“我愿意随时与你共舞，”他也用葡萄牙语说，拿出钱付入场费。

“拿开你的臭钱，它在这儿可不管用，这一点你到现在应该知道，为何你想侮辱玛格蕾斯？”

“因为我怕有一天你要拿我的身体作为每次让我免费进入这儿的代价。”

她用身体紧靠住他，“那并不会太糟糕，是吗？”

“当然，”他说，抬起她的下巴向她小巧的鼻子吻了下去。

(四)

星期三清早，一条破裂的输水管道将成千加仑的水瀑喷洒到列克星顿大道的路面上，造成输水中断，同一天早上八点，曼哈顿大桥的一根顶部钢梁由于维修疏忽而断裂，砸碎了一辆轿车的挡风玻璃，轧断了司机的头，九点十五分，五十个来自一个被称作反对女性种族灭绝的组织和激进者出现并试图冲击警察总部，外勤人员接到代号为 10——46 的密码信号，开始紧急动员，由一名中尉，八名警士和其他四十名警官组成的快速反应部队迅速赶赴现场。

几分钟内，四面八方开来的警车陆续抵达警察总部前的广场，跳出头戴钢盔，手持警棍的警察，不一会儿，示威者被驱赶到，匆匆搭起的路障后，两名司法部的律师从第十楼窗口目睹了这一切，然后向指挥警官提示示威者拥有的宪法赋予的权利。

在路障后围成圈的抗议者用沙哑的声音不停重复她们的口号，并对着电视台的摄像机扯起横幅：男性控制的警察局纵容对女性的犯罪；制止女性的犯罪；制止女性种族灭绝。

在大楼的第十四层，警察专员恼火地质问探长和警长，“为什么我们的情报不能如此快地得到？”

“专员，她们并非主流组织，”警长解释道：“她们是《妇女杂志》的一个特别团体。”

这两名高级警务人员正对警察专员的古董办公桌坐着。

列文索卷起他灰色长裤的裤管，提起短袜，“这仅仅是开始，这座城市的每家电视台都在大肆渲染这个故事，大范围的恐慌还在后面。而玛丽的卷入无疑又使里面的政治内容升温，每个女权活动组织都在尽力使公众明白：案件正在继续。”

警长发言了，“或许文德中尉的个人问题使他并不十分热心调查，我们应该用某位没有个人麻烦的警官替换他。”

列文索对警长报以轻蔑的微笑，“替换他，用谁？用你巡逻部的密友吗？”

“我仅仅想……”

“你仅仅想在刑侦分部头上撒尿，”列文索打断道，“凶杀调查隶属刑侦分部管辖，而不是巡逻部。”

警长微笑向前倾，十指交叉，冷漠地答道，“当然，山姆，但你也清楚，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假如事态发展继续严重下去，我们当然能将刑侦分部置于巡逻部的伞翼下。”

他得意地笑起来。

“但到那时，专员，”列文索用嘲讽的口吻说，“你不得不撤换现在的警长，因为警察局每个人都知道他没有能力驾驶这条航船。”

专员知道这两名高级警务人员在政治上的重要性，他们在市长的连任选举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专员被告知他必须将他们保留在现有的职位上，而他自己也并不想除掉他们中任何一人。他微笑着说，“你们俩都要冷静，山姆，你对文德满意吗？”他问探长。

“是的，我满意，”列文索坚定地说。

“那你就继续负责这个案子，”专员说，接着他有些生气地说，“今天

早上市长给我来了电话，似乎杰西卡·玛丽尔的经纪人认为她处于危险之中，要求我们提供保护。”

“我们不会当公民的保镖，除非他们是目击者，或出于迫切需要。”

“山姆，这个迫切需要是市长希望我们那样做，另外，我们担负不起发生在她身上的任何事。”

文德拿着一杯热咖啡坐在广场里的一个石凳上，心不在焉地看那些围成圈的示威者，他们纯粹是个大杂烩：同性恋和异性恋的，衣着华丽和不修边幅的，年轻的和年老的。一些人的面孔在以前示威时也曾见过。

路障安放在广场东侧，通向枪械局的大楼梯之前。文德开始仔细研究这些人，试图找出组织者。最后，他的视线停在了一个很有吸引力的高个子女人身上。她穿着一件长大衣，灰色旅行帽拉到眉毛处，半遮住了灰色的短发。她站在路障外面，大声地向人群发布着指示。文德微笑起来。他喝掉最后一口咖啡，将空杯丢入旁边的垃圾箱，大跨步走过去。

梅·戈德也曾经是2—0区的警察。她几乎都上夜班，以便能在白天到布鲁克林法学院上课。她还曾帮助文德准备他的中尉职称考试。当他结束学业后，她辞职开办了自己的律师事务所。七年后的今天，她在帮警察解决婚姻纠纷方面已成为一名出色的律师。

文德停在这位律师身后，轻轻地说，“不要太热心可以吗，梅？”

她扭过身子，随即扑进他的怀里，“约翰，”她说，并吻了他的脸。

“这是你的队伍吗？”他问。

她微笑着又给他一个拥抱。

“为什么你要这样做，梅？是什么鬼东西让你关心起那个影星来了？你曾经是一名警察，为什么还要我们难堪呢？”

“这与杰西卡·玛丽尔毫无关系，我们是在防止又一名妇女被谋杀。我碰巧知道已经有四起谋杀案，全是同一名凶手所为，而警察却试图掩盖那个系列凶手对妇女所做的一切。”

“噢，是什么使你这样说？”

“凶手告诉我的。”

文德的双眼充满了惊诧，“什么？”

“你们的凶手昨天打电话到《妇女杂志》，我碰巧是接电话的那个人。”

“他说了些什么？”

“仅仅说他干了四起凶杀案，其中两名是黑人，以及警方和新闻界达成协议封锁了消息。”径直盯住他的眼睛，她问：“那是真的吗？”

“没有协议，梅，新闻界仍不知道那两起凶杀案，我们没有通知他们，我们不希望没必要的外界压力使我们分心。”

她掸掸肩上的一片雪花，“你是头儿吗？”

他耸耸肩，扮着鬼脸说，“是的，你想他为何要给你打电话呢？”

“《妇女杂志》近来引起了许多公众的注意，我想他认为我们能够很快地传出消息。”

“用的是真声，我干了那么多年警察足以分辨出真声和假声的区别。他的声音十分严肃，要命的严肃。”

文德问，“他还说了别的吗？”

“他将一次又一次的行凶，警察对他无能为力，他还说警察仅仅善于毁灭生命，而他则要毁灭警察。”

“你为什么不为警方报告这些？”

“我报告了，”她打断道，“我将消息通知了第一科的格特侦探，而他认为我是又一个愚蠢的市民。”

“梅，不要因为一个白痴而责怪整个部门。”

“约翰，我查过，这个白痴没有把我的电话向上级汇报，他将它装进罐头盒了，因此我决定组织这个集会，让那座大楼里的某位人物清醒过来。”

“谢谢，”他答道，“他是什么时候打的电话？”

“大约上午十一点，我刚从法庭回去。”

他是在琳达被害之前打的电话，文德想，“你向记者透露了吗？”

“我曾经是名警察，约翰。”

“很好，请你帮帮我，继续保密，集合你的队伍回家。”

她将手搭到他的肩膀上，说，“我能把他的电话保密，但我恐怕得要些补偿。《妇女杂志》也是一个政治组织，而我是头儿，”她的眼神向广场四周望去，“像这种案子的成功侦破通常意味着办案警官工资级别的提高，告诉我，约翰，有多少女警官参加侦破？”

“我看能否调来两名。”

“四名。”她说。

“两名已是我最大努力了。”

“格特呢？”

“我会照顾他。”

在让步之前，她若有所思地盯了他一会儿，“你赢了。”

“格特是怎样的一个人？”文德问第一科的科长，他背对着他的侦探们坐在桌上，手卷电话线。“像是已全薪退休的那类人，”第一科的头儿恼火地说。文德叙述了格特的失职，一种愤怒的沉默出现在电话那头。“我会处理，”第一科科长说，挂掉了电话。

上午 11 27，从探长办公室下达了一个调令：将南布鲁克林性犯罪科的爱德琳·阿吉达侦探和琼·汉格斯托姆侦探临时借用到特别案件调查分部。

文德将视线从卢卡斯—琼斯案件的卷宗上抬起来，仔细研究别的小黑板边缘上的现场照片，凶手的脸部拼图照片也别在那上面。文德不知不觉地大声说道，“到目前为止，新闻界还没有把两名黑人妇女和韦伯斯特、琳达案件联系在一起，两个白人和两个黑人。”

马瑟拉和莫斯从他们的打字机上抬起头来，“你认为还存在种族歧视动机吗？”莫斯问。

“我不知道，”文德说，手伸向一本黄色的笔记本，“让我们看看知道这个凶争多少情况，”他开始分析各起谋杀案的细节，并向莫斯和马瑟拉详细地叙述了梅·戈德告诉自己的情况，“这人对警方或是某个警察存有怨恨，无论是现实的或是虚构的，”他看着他的手下，“我想我们不得不开始核对所有的记录，直到发现关于凶手的别的线索。覆盖所有这些部门——市民意见申诉委员会，警民合作委员会，联邦法庭和州法庭，查找有关对警方或任何一名警察进行指控的记录。”

“需要涉及到多少年前？”莫斯问。

“二十年。”文德说。

侦探们发出阵阵叹气声，“那简直是像山一样高的文件堆。”莫斯抱怨道。

“一旦我们能查出他的怨恨，我们就能找到他，”文德说。

“噢，每年投诉警察的文件成百上千，从错误拘捕到滥用职权，应有尽有，”莫斯呻吟着说。

文德示意他们停止抱怨，“我们要找的是不同寻常的东西，它使他产生杀人的动机。”

文德拨了大卫·伯莱克的电话号码，当伯莱克答话时，文德告诉他们正在做的，并叫他核对二十年来的报纸档案。

“你疯了？那些关于投诉警察的故事每年至少有一千个！”他向话筒吼道。

“你不是一名出色的侦探吗？”文德说，然后挂掉了电话。

特里·扬博士是一名牙齿移植专家，他的办公套间设在列克星顿大道和五十四街文汇处西北角的一座玻璃大厦的第二十二层。

文德走进办公室。接待员透过她的眼镜望着文德，“文德先生吗？”

“是的。”

“扬博士正在等你。”

他大约四十来岁，下巴和腹部显出层状的肥肉。这是个喜欢吃的人，文德想。

扬示意文德坐在他的私人办公室的小沙发上，“卫生服务中心说你将到这里，我能帮你什么忙呢？中尉？”

文德将那些惨不忍睹的照片放到牙医前面的桌子上，向他讲述这个案件的情况，他告诉扬当他们试图推断出凶手怎样才能控制他的牺牲品，并且同时在她们身上留下这样的伤口时，他们陷入了困境。他曾经想过凶手也许是用牙齿咬住凶器，但这种假设被一名叫帕里西娅·马可的助理药检师推翻了，她说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我需要像你这样的专家来证实她的结论。”

扬博士仔细地研究那些照片，“你所谈到的，中尉，是一种能够穿入喉管割断颈动脉和颈静脉而自身的表面不受任何损伤的装置，换句话说，那是一对尖牙。”

文德很吃惊，“我想你是对的，我从未想到会是那样的凶器。”

“我很遗憾不得不告诉你，你的药检师是正确的，人类牙齿咬住的东西不可能产生如此猛烈的伤口。”他拿起一个嘴的石膏模型，继续给这名警官上课，“你在寻找的这种装置必须伸出嘴巴以便当他使用时不会咬掉自己的舌头，扬把铅笔伸入模型，展示嘴的每个部分，他补充道：“这对门牙必须像剃刀一样锋利。”他的面部流露出思考的神情，最后对文德说，“我很抱歉，你在寻找的这种东西，嘴的构造使它完全不可能存在。”

“你能想到有某种装置能够和嘴相联，从而造成这样的伤口吗？”

扬重新拿起照片仔细地端详，“不可能，”他坚决地回答道。

“玛格丽特？玛丽·玛格丽特？”文德大声地叫喊道，把头伸进位于曼哈顿区的费格汉姆大学的二楼办公室。

“这里，”一个声音从写字台上成堆的书本后面传出来。

玛丽·玛格丽特四十多岁，身材矮小，有一张随时都带着微笑的和蔼的脸庞，一双琥珀色的眼睛。她穿着一件黑色的衬衫和黄色的毛衣，外面套着一件褐色的马甲，两侧带着蓝色的水平条纹。

“我是约翰·文德，”他说，走到写字台前，“很高兴你能抽空见我。”

“当卫生服务中心告诉我你的麻烦后，我简直被迷住了，因此，我重新安排

了日程以便能在今天见你。现在，坐在这儿告诉我发生的一切。”她说，从椅子上搬走成堆的书本和纸张。她取出一盒香烟，给了文德一支，他谢绝了。“我兄弟是肯塔基州的一名装甲兵，他总是吹嘘警察是如何的谨慎，是这样吗？”

“当然如此，”文德笑着回答道。

“既然这样，你将不会把我的小恶习告诉任何人，是吗？”她说，吸了一口烟，“现在告诉我，一切。”

文德犹豫着从何开始。这桩凶杀案由某种不存在的凶器导致，医学工作者告诉他不存在这样的凶器，既然他不能确认凶器。或许他能从了解使用它的人的思维入手。“我明白你是一名精神病专家，玛格丽特。”

“不，我是一名临床心理医生，我另外还有一个神学博士学位，我在大学教毕业年级的学生，作为‘信念传播协会’的工作人员，我有与他人一起调查各种可能的超自然现象的责任，不管面临何种抨击，当调查超自然的事件时，宗教都是一种严谨的科学，”她微笑着说，“我合适吗，中尉？”

“当然，玛格丽特，”他取出那些血淋淋的相片递给她，当他解释调查的细节情况时，她则面无表情地研究那相片，“有人会饮人血吗，玛格丽特？”

“病态的思维，通过一种不可阻挡的奇怪方式使人的内在情绪突变，从而导致一定的行为。例如，一些人要吞食人类的粪便。在这些令人恐怖的相片中我所能见到的是愤怒。”

文德点点头说，“我们有理由相信他的愤怒是针对整个警察部门。”

困惑的神情浮现在她脸上，“不会那样简单，假如凶手要向你的部门发泄仇恨，他应该针对警察或是警用设施，但他没有，他采取了杀人，因此我认为他的病情不应只限于简单的分析。”

“我想精神不正常的人相信各种奇怪的事情。”他说。

“病态思维，中尉，可能导致各种失常的行为。”

“你肯定和许多古怪的人打过交道，博士。”

她微笑着说，“精神产生幻觉，精神不正常的人沉溺其中，而精神病学家则试图消除这种幻觉。”

“我的凶手处在哪种幻觉之中呢？”

“根据你讲述的情况，我猜想你面对的是一个妄想狂，其内心的幻念和成见对他的行动有强烈的情绪上的影响，这样的人被认为是妄想狂病的典型病例，他们大部分的器官功能都很正常，但有一个牢牢的幻觉系统深嵌入他们的生活中。”

“这样的人会认为自己是吸血鬼吗？”

她惊奇地睁大眼睛，小声地说，“会。”

“这样的一个人会精于吸血鬼方面的知识吗？”

“是的，它很可能刺激幻觉系统。”

隐隐约约的不安在文德的头脑中萦绕，“你曾和那些相信自己是吸血鬼的人打过交道吗？”

“是的，曾经有过，这些年我调查过八例所谓的吸血病例，但他们都与病理学有关，而不是吸血症，而且我能告诉你每个认为自己是吸血鬼的人最终都进了精神病院。”她将烟灰抖进一个打开的抽屉中，又猛吸了一口香烟，“到目前为止我无法确信你是在同一个精神变态的吸血鬼打交道，你能列举什么事实支持你的结论吗？”

“那不是结论，博士，仅仅是怀疑，但我必须考虑在内。”

“好吧，告诉我你的证据。”

“首先，是所有死者的伤口类似，第二，药检师无法确信是否有血液失踪，第三，我们在现场周围找不到任何血迹。”

她起身走到墙边，打开一扇窗户，立刻，一股寒流涌进房间，她扔掉烟头，关好窗子匆匆坐回到她的椅子上，用一种冷淡的几乎是不友善的眼光盯住文德，她说，“你所说的都可以被解释，中尉，例如，动脉搏动——喷出鲜血——使计算所有的血变得不可能，或许你的凶手穿着某种能吸收血液的衣服，你并不是在面对一个吸血鬼，中尉，不管它是真实存在或是虚构的。”

他无法控制住声音的颤抖，“真实存在的吸血鬼？”

“涉及吸血鬼的最早记录出现在卡尔丁人和阿斯里安人的石碑上，古埃及和古罗马也有关于吸血鬼的记载，”她说。显然是在回避文德的问题。

文德尖锐地问，“博士，它们到底是否存在？”

玛丽·玛格丽特陷入了久久的沉默，她似乎在为一个决定做着激烈的思想斗争。最后，她叹着气说，“我认为这个问题决定于你对上帝和生命的看法。”

“或许我在寻找一棵错误的树，但它是一棵我不得不寻找的树，有你的帮助，我们也许能挽救一名女士的生命。”

她微微地点头表示同意，“为了能够了解吸血鬼这种现象，你必须做的首要的事情是将好莱坞的电影故事与人体的科学知识分别开来。一个真正的吸血鬼，中尉，既不是死去的也不是活着的，而是生存在死亡中，它需要血液来防止自身的腐败分解。”他不相信地看着她，“你怎能相信这些东西呢？”

“既然你问我，我就告诉你，《旧约》和《新约》都引证过许多死而复活的例子。”

“那是《圣经》，我可不能用它作证据，我们是在谈论公元一九九一年的四起谋杀案。”

“你知道十一月二日是什么日子吗？”

“不知道。”

“那是‘万灵节’，死去的人每年返回世间的日子，如今许多人仍然相信死者保持有一定的物质形式，甚至知道饥和渴，人们把食物带到墓地并在那儿吃喝的习俗从过去一直沿袭到现在，因为人们依旧相信死者看到吃喝的情景会使它们增加力量，感到慰藉。”

文德疑惑地看着她，起身问道，“这与案件有什么联系？”

“这个习俗的重要性，”她继续说道，不理他的问题，“在于死者的饥渴能得到满足以致于它们不会离开坟墓而攻击活着的人。”

文德坐回椅子上，他被这些本应属于哲学家和神学家而与警察无关的问题搞得一片茫然。坚持自己的思路，他告诫自己，不要纠缠到这些无法理解的宗教术语中去。“一个人怎样才能成为吸血鬼？”

不安地玩弄着香烟盒，她答道，“通过成为一个吸血鬼的牺牲品，通过自杀，通过被逐出教会，或是通过成为一个私生子的私生子。”

想到琳达在白天被谋杀，他问，“吸血鬼仅仅在夜晚出来吗？”

“这只是好莱坞的说法。按照传统所言，它们可以在任何时间行动，不论白天黑夜，而且它们在各方面的表现都与普通人无异。它们行动的唯一限制是，它们不能在星期六离开自己的墓地。”

“为什么？”

“因为星期六对圣母来说是神圣的。圣伯纳德告诉我们，在儿子遇害后的第二天，圣母玛丽亚仍然坚信自己的信念。”

文德用坦率的怀疑目光看着她。所有关于吸血鬼的事物都存在于宗教玄想中。”

“是的，我想是的。C.S.刘易斯写道，所有重要的真理都出自于玄想，而不一定出自于科学公式和法律。”

“我一直认为上帝是按照他自己的意愿和样子创造人类的。”

“他是这么做的。他创造了天使和人类，两者都是好的。他们干坏事是因为上帝给了他们自由的意志。”

文德试图把话题拉回正文。“你说过它们地各方面的表现与普通人无异。那么如何辨别它们呢？”

她有些勉强地说，“古老的宗教认为能够通过他们身上的恶臭将他们辨认出来，但我对这个方法的可能性没有把握。”

“还有别的吗？”

“妄想症最易使人们陷入他们的幻觉系统，他们成为了极具自信的人，他们在自己的意识中又形成了另一种生活，甚至将别人包括在内，这可能就是你正在追寻的目标。”

“你能想到他仅仅杀年轻女人的原因吗？”

“根据传统——神话，如果你相信的话——她们的血是纯洁和有利的，能够支撑和营养吸血鬼，延长它所谓的生命。”

文德从运动夹克的口袋中摸出一个信封，从里面取出一些相片：“这些是每个死者身上的伤口的放大照片，仔细看看伤口右下方的印记。”

她仔细地端详第一张照片，嘴吃惊地合拢在一起，看着这些耶稣受难像，她的双唇不停地颤抖，似乎是在安静地祷告，她长时间没说一句话。

“这些印记，它们到底是什么？”

她轻轻地答道，“在强烈的性欲推动下，产生咬的冲动是一种很普遍的行为。对一些吸血鬼来说，行凶的步骤都体现一种性行为，他们先是亲吻喉部，就像是准备前奏，然后深深咬下去，这些印记被认为是吸血鬼之吻。我以前从未见过它们，仅仅在书上读到过，”她看着这些照片，充满了恐惧。

文德问，“吸血鬼怎样才能被毁灭呢——根据神话？”

她飞快地取出一支香烟夹在手上，“为何你想知道？”

“我必须尽可能地知道，关于这个人的情况，假如我想制止他再次行凶的话。”

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说，“有很多种方法，割掉它的头，用一根树桩穿透它的胸部，但你必须一击成功，因为两次或三次将会使它复活，神话如是说。”

文德站起来微笑地看着她，“谢谢你，你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她陪他走到门口，“假如你需要我，尽管回来找我。”她抓住文德的手腕，让他停下来，“你应该知道，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将变得更大胆更残忍，我将为你和你的人祈祷，这个神话的关键在于凶手相信它，那对他来说是真实的——而且他将在其他人身上让它变得真实起来。”

(五)

一个为电影“爱人和朋友”全体演职员举办的聚会正在位于第三大道的伯拉斯饭店举行，第凡尼式的吊灯高悬在大厅的天花板上，彩虹般的光芒将整个房间笼罩在一片斑斓的色彩之中，一个爵士乐队演奏着《制糖商的蓝色衣服》。

一种由锯屑和云母薄片组成的混合涂料覆盖在漂白过的木质地板上，托银盘的侍者在人群中往来穿梭，三名服务员在吧台里站立着。

这部电影的配角之一，迈克尔·卫斯顿，正舒适地坐在酒吧间的一个座位上同服装设计师和混音师谈笑。他看了看手表：晚上九点二十六，这个晚会是八点钟开始的。混音师问卫斯顿，“见鬼，杰西卡在哪儿？”

卫斯顿弄好领带，微笑地说，“杰西卡又是时髦的晚到，像通常一样。”

这位服装设计师是一个身材很好三十多岁的妇女，穿着一套黑色的晚礼服。她呷了一口饮料说：“新闻界正在大肆渲染杰西卡卷入那起糟糕的谋杀，我很担心那将给我们的票房带来影响。”

卫斯顿用他强有力的目光注视着服装设计师说，“那不一定，我们只不过刚完成前期制作，这部电影直到一两年后才能公映，到那时警察早已结案了。”

“我不知道这些天亲爱的杰西卡是和谁一起入眠”，她说。

“我不知道，”卫斯顿说，从侍者递过来的托盘里挑了一只炸虾。

服装设计师扶了扶眼镜，低声说道：“我听说这些天她情绪很糟。”

混音师凑过身子对卫斯顿说，“你见到尸体了吗？”

卫斯顿正要回答，他突然看见杰西卡·玛丽尔走了进来，她的举止就像是一个在进行友好访问的皇室成员。她穿着一件黑色貂皮外衣和一件耀眼的白色丝裙。

卫斯顿微笑着向她挥手，他可不麻烦自己过去给她一个亲吻。

“和她在一起的人是谁？”服装设计师小声问，卫斯顿用正常的音调答道，“侦探，警察局可不想任何事情发生在我们的女士身上。”

“看上去不错，”混音师说。

玛丽尔的到来是晚会进入高潮的信号。

卫斯顿穿行在人群中，准备随时停下来同别人谈话——假如有人愿意的话。从重要人物到一般职员，每个人、影艺界的人们喜欢他，因为即使当他与高层人士共处时，他也不会忽视甚至门口的服务员。卫斯顿走到杰西卡的身边，抚摸着她的脸，耳语道，“我很高兴你能接受我的建议出来放松一下，你看上去比今天下午年轻了十岁，”他转身离开，留下她在那儿独自快乐的微笑。

他感到一只纤细的手搭上了他的肩膀，接着一个年轻女人亲吻他的面颊，“你在报纸上的表现棒极了，迈克尔。”

诺拉·斯蒂尔德是一个并不太出名的演员，她在这部电影中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镜头。她是三十多岁的漂亮的高个子女人，从童年开始便成为了一个老练的投机取巧者，在杰西卡·玛丽尔的时代，她前景黯淡。

他先前曾注意到她穿行于人群中，试图同那些在拍摄这部电影的过程中结识的人发展友谊，“嗨”，他说，“我看了所有的报纸，我能告诉你那些镜头喜欢你，但恐怕你不太愿意，你学习与它做爱而在同时又忽视它的存

在！”

“有什么建议吗？”

卫斯顿示意她走近，低声说，“试着学习怎样变成另外一个人，这就是演技要达到的目标。”

十点过一点，一名常客走进第二大道的通宵营业熟食店，老板迎上前去欢迎道，“今晚你有些迟了，你还好吗？”

“非常好，莫里斯，你呢？”

“我？那个讨厌的房东刚提高了我们的租金。尊夫人好吗？”

“她很好，”他说，“今晚我们将要——”

“我知道，我知道，”莫里斯·戈德伯格打断道，挥挥手微笑地说，“你想要的与平常一样，两块黑麦腌牛肉，其中一块要非常非常的瘦，以及两个奶油苏打。”

莫里斯的顾客住在一座哥特风格建筑的第七层，那儿是一块第一大道和第二大道的黄金地段，正前方是联合国总部大厦的远景。

走进厨房，他打开了冷藏柜的门，灯光展现出一层层的架子，搁满了同他手里拿着的一样的棕色小包，他取出第一层最右边的小包，仔细地调整其它各层直到所有的小包都位于一个新的位置。他将包有两块黑麦腌牛肉的小包放入第一层的右边，将两个奶油苏打的小包放在底层的恰当位置。

关上冷藏柜的门，他走进卧室，脱掉衣服，并将它们小心地放好。

他赤裸着走进浴室开始淋浴和修面，擦干身后，他涂上大剂量的修面后用的保护液，走向卧室打开床头柜边的电视机，人走到窗户旁向外望去，看到了电视机荧光屏在窗玻璃上的反射图像，那个脸部画像正显现在荧光屏上，同时一个声音告诉收看者假如他们辨认出凶手就请拨打警察局的保密电话。他笑了笑，离开房间。

他走进装饰着蜡笔彩画和粉红色地毯的房间，罗马式的窗帘，床上放着一床双人棉被，棉被上是一个五英尺高的穿着修女服装的充气玩偶。纽约市适合每种人，每种品味，以及每种最极端的需要。

(六)

对文德来说，星期二不是一个好的开始，昨晚他在恶梦中惊醒，他梦到一个装满百合花的棺材——安德琳·阿吉达身穿不合身的内衣站在棺材前读悼词。为何我要把她带进这个案件中呢？他在梦中问自己。

他试图继续睡下去，却无法办到，八点闹钟响起，他起床淋浴，然后穿上衣服。

他走进厨房为自己冲上一杯速溶咖啡，打开冷藏柜看见一堆一次性使用的食具堆在里面，它们是在金的哀悼宴会上留下的。他取出这堆东西用一个塑料袋装着带到过道上，丢进了垃圾箱。到现在是该丢掉它们的时候了，他想。

九点左右他赶到办公室，发现安德琳·阿吉达和琼·汉格斯托姆一起坐在两张办公桌中的一张后，它们是列文索匆匆为她们准备的。此时她们正在翻卷宗，阿吉达抬起来头微笑着说：“早上好。”

“欢迎加入，”他说，走到自己的办公桌后，放下一些总部最新文件，当读到曼哈顿侦察一科的斯坦尼·格特侦探被调到布鲁克林六十七区，他嘴角露出一丝微笑。部门公正，他沉思道，自信的，快速的，强制的，下一次案件格特可会吸取教训了，他得联上侦破的任何一个环节，文德刚看完那些文件，马瑟拉和莫斯端着咖啡走进来。

马瑟拉对女侦探们说，“早上好，女士们，”他脱掉外衣挂在衣帽钩上，把身子塞进紧挨琼的办公桌后，“拥挤的房间，不是吗？”他将腿放在她的旁边，问，“你们看过那些凶杀报告吗？”

“大部分，”琼说，端起茶杯，透过它的边缘谨慎地打量她的这位新同伴。文德向他们做了番介绍，然后拿起文件夹，他将让他们一同讨论案情，产生一种自然的协作精神。看着当第一辆警车赶到时圣杰奎斯服装店里所有的男性姓名目录，突然街上的打桩机巨大的噪声打断了他的注意力。他向窗外望去，看见罗斯公园旁边竖起的一幢建筑的骨架，那儿两天前还是一片空白。他回头看着他的小组，马瑟拉正全神贯注地盯住琼，她也同样如此。极具光泽的棕发，漂亮的拱形眉毛，迷人的身段，充满热情的黑眼睛潜匿在一张美丽的脸庞中。

文德走到阿吉达身旁，递给她一列姓名目录，“对这些人做背景调查，然后到申诉委员会查查针对警察的投诉。”她接过名单，他们的视线匆匆相遇。

文德想起玛丽·玛格丽特关于吸血鬼不会在星期六杀人的观点，第一件凶杀发生在星期一，第二件是在星期二，第三件是在星期日，第四件是星期一下午，凶手跳过了星期六，星期三，星期四和星期五，这意味着什么呢？“我想，你和马瑟拉从精神病治疗中心开始调查。”

“警民合作委员会的控警记录呢？”莫斯问，松开他的领带。

“迟一些，如果我们必须调查的话，当原告采取针对警察部门的行动，几乎都应该是作为市民申诉报告而在市申诉委员会归档，假如我们从申诉委员会和精神病治疗中心着手，进展可能更快，”文德说。

文德问两名男侦探，“你们询问过第一名死者的母亲吗？”

“没有时间。”

“我将到布鲁克林去看看那两个现场，”文德说：“我将顺便和她谈谈。”

十点左右，四名侦探起身离开，阿吉达在门口停住，回头对文德说：“你收到我在公函中夹带的请调报告吗？我希望你能到我那儿与我一起工作。”

“我不止一次告诉过你，我是葡萄牙人，而不是西班牙人。”

她给他一个微笑，但却重重地摔上门，透过玻璃墙注视着走下大厅，他记起她的身体曾经在紧身衣内移动得是多么轻快，现在她比过去要胖一些了。但不管怎样，这对她来说并不坏。

几分钟后，特别调查分部办公室主任走进来递给文德一份报告，“文德，一条关于结案的新规定。”

文德展开报告，看见是一份《关于侦察的行政指导》的修正案，新加进一条结案的适用条件。这个被命令为《非常案件的结案》的细则指出，如果一案件的凶手已被确认，并且有充足的证据对其提出指控，但由于某种原因超越了警方控制范围而使凶手无法被拘捕，在这种情况下，应该视为结案。文德把这些蓝色的纸张放进文件篮，想到凶手，什么时候他将又开杀戒。

寒风在曼德森大道上呼号，卷起的碎屑沿着行道树和下水道打转，一个身着貂皮夹克的时髦老妪的裙子被风刮了起来，一辆路过的出租车内司机大声嚷道，“亲爱的，好迷人的身段。”

文德站在曼德森和五十三大道交汇处的西北角，当他顶风逆行时，吐出一团一团的白雾。他抱怨着警察局的训诫：前进，工作，忘掉不做的事情。

文德的眼睛充满了倦意，当看着沿曼德森大道往来的漂亮女人时，他一遍又一遍地问自己，为什么不是金？为什么？他看了看表，十一点三十七，他的目光落到街对面的二十四小时服务的银行蓝白相间的门面上，想道，我就在这里，浪费着宝贵的时间去追踪一匹马，去挖出成堆的马屎。

一辆黑窗的罗斯—劳伊斯轿车停到他面前，走出一个肌肉发达的保镖类型的男人。毕赛蒲斯对警官说，“文德先生吗？”

“是我。”

毕赛蒲斯打开后车门邀请文德上车。文德瞥了一眼豪华的内部装修，看见一个人正坐在角落里望着窗外，他一身一尘不染的灰色西服，白色太空棉衬衫，黑色的领带，深深的粉刺疤痕损害了他面部的完美，黑色的半月形浓眉使他深陷的眼眶尤为显著。有些灰白色的棕色头发，高高的前额上贴着一块胶布，其耀眼的白色与黝黑的皮肤造成了强烈的反差。

文德坐进汽车，门在身后关住。他盯着角落里那个似乎根本没有觉察到文德进入的陌生人，发现自己处在一片令人感到惊异的安静之中。

“你总有个名字吧，老兄？”文德不耐烦地问道。

陌生人转过头来怒目注视文德，“迈尔考·韦伯斯特是我的名字，中尉。”

文德的声音立时软下来，“请接受我的哀悼。”

“艾丽是我唯一的孩子，”他叹了口气，更像是呻吟，接着说，“我被告知你负责调查。”

“是的，”文德警惕地答道，想听接下来的话。这时他注意到汽车停在了非商业区的一个十字路口。

韦伯斯特又将头扭向窗户，“你知道是谁谋杀了我的女儿吗？”

“还不知道。”

“为什么我的女儿会被谋杀，中尉？”

列文索安排的这次会面，因此文德料想，无论列文索知道什么，韦伯斯特也已经知道，解决紧张气氛的最好方法是安抚及尽可能的磨时间直到这人

摊牌，文德想。他说，“我们认为你的女儿是一名杀人凶手一系列随机的受害者之一。”

韦伯斯特一言不发，继续盯着窗外，他的脸故意不面对文德。

在这个隔音的密封舱内，文德奇怪地感觉到了曼哈顿刺耳、纷繁的喧闹声。

韦伯斯特转头看着文德，“一旦你知道了他的名字，我希望你通知我，而且我希望是在逮捕以前。”

“知道和证实是两回事，韦伯斯顿先生。”

“证实？你不必证实任何事，中尉，那个杀了我女儿的人无法因为什么荒谬的原因逃脱干系。”

你有权有势，文德想，你认为你就是上帝，“我不得不依法行事，韦伯斯特先生，清白，有罪或是有罪的程度不该是由一名警察来定论。”

韦伯斯特不满地看着文德，“我将决定谁该受惩罚，而你只需提供他的名字。”

“我不能这样做。”

韦伯斯特愤怒地睁大眼睛，“不能？”

“你说对了。”

“你知道，我花了什么代价使你到这儿来？”

“或许是一个电话。”

“这能使你明白什么呢？”

“你知道该打通哪个环节。”

韦伯斯特放松身体，靠在软皮座位上，“我不想威胁你我采取何种手段影响你的前途……”

文德示意他住口，“自从我开始干警察，不知同多少像你这样的人打过交道，你认为你就是法律，但我要在这儿告诉你，你不是。”

“你真让人振奋，中尉，但我想，假如在萨顿公园被谋杀的不是我的女儿而是你的金，你会有何种感觉？”

文德尽力掩饰脸上的惊异，“我可能与你的感受一样。”他答道，暗自揣测韦伯斯特是否还知道其他关于他的私人生活。

“我保证你会这样，”一种安慰的语气透过他的声音，“我对你妻子感到很难过。”

文德理解地点点头，然后用手敲击前座与后座之间的隔板，示意司机停车。那位保镖向后视镜瞥去，试图抓住韦伯斯特的眼神，韦伯斯特点头示意，保镖对司机耳语了几句，汽车停在路边，文德推开车门，城市的喧嚣和寒冷的空气立即迎面扑来。

韦伯斯特叫住文德，“在你的警察生涯中，你曾经违反过制度吗？”

文德露出一丝微笑，“再见，韦伯斯特先生。”

阳光透过侧廊顶部的高窗照亮了圣·乔治教堂的中央大厅，散坐在长椅上人们正在祷告，眼神盯在祭坛上的金色圣经上。

一个过路人，肩膀搭着一件黑色的开士米外衣，站在教堂的底层台阶仰望教堂的尖顶，它甚至高过了位于第一大道和红街交汇处的南普克斯影剧院。他转而盯着那扇描绘有基督离开圣墓图案的巨大青铜正门，向台阶迈了一步，他在想是否该走进那座神圣的殿堂。或许基督将给他一个信号，或许是基督将聆听他的祈求。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他快步走上了台阶。

走进大理石的门廊，他低头看着一个铜缸，不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他将手浸入这圣水中，宽慰的感觉流经手指传遍了全身，整个人沉浸在宁静的海洋中。将手从这神圣的液体中提起，甩干上面的水滴，他步入大厅，坐在最后一排长椅上，头上是一个低矮的拱顶，将他笼罩在一片阴影中，独自坐在黑暗里，逃避这个世界，他内心充满了对自己遭受的不公正的愤怒，为何你要抛弃我？我已经做了你要我做的一切，你还要我做什么？告诉我，求求你，不要让他们将文拉丽从我身边带走，求求你。

他久久地盯着圣坛，意识到腹部被吞噬般的痛苦，一股寒意侵入他的身体，麻木他的骨骼。他将外衣紧紧地裹在胸前，给我一个信号，他近乎绝望地祈祷着。

右侧的响动让他转过头，看见圣约瑟夫的三个姐妹正沿着走道走去，前面的一个非常的年轻和漂亮。观察者的嘴大大地张开，眼睛充满了惊异：那是他的文拉丽！基督给了他信号，要求他送去更多的修女来替换文拉丽，每次不是一名，而是几名，只有那样，他们的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才能变得更牢固，才能将他们永远地结合在一起。

穆兹·莫韦茨，在圈子里被称作马歇尔·哈瓦松，由于某种奇怪的原因喜欢别人叫他文尼，他十分喜欢意大利式的服装和小玩意儿，爱好跳舞，六英尺高的个头，有一张被许多女性称为潇洒的瘦削面孔，而对于那些不喜欢他的人来说他的脸则是野性的代名词。

文尼是一名影片代理商，常被人看到坐在格里尔饭店他最喜欢的一张饭桌上，吸着白兰地。他喜欢观察一些重要人物在饭桌上达成他们的交易，在那儿，他觉得自己就是一名演员。

文尼玩弄着酒杯，等待他的客人到来。通常他爱好这种午餐游戏，但却不是今天，今天，他不得不与一个令他最感头痛的客户打交道，那就是迈克尔·卫斯顿。无论何时文尼提出一个成交方案卫斯顿总是故意做对，总是做背道而驰的事情。

这时他看见卫斯顿满脸不快地走过来，不屑地环顾四周，卫斯顿坐下说：“你知道我不想吃午饭，为何你还要打那该死的电话？”

“两天前我把《粗鲁的拒绝》的剧本给了你，你看过了吗？”

“当然，那是一堆充满暴力和鬼怪的垃圾。”

文尼用一丝虚伪的微笑掩饰住自己的沮丧和愤怒，继续说着，就像是没听见韦斯顿的话语，“保罗·希尔今早给我打过电话，他正着手拍这部电影，希望你能演男主角。”

“我刚才已经告诉你，那剧本是堆屎。”

“迈克尔，我已经同一打读过它的人谈过，你是唯一一个认为它不好的人。”

“确实如此。”

“这部戏将成为你演员生涯中的转折点，那是主角，迈克尔，杰夫·韦尔德是导演，劳伦斯·希尔是剧本创作，而且你的朋友杰西卡·玛尔已经同意出演女主角，这些都是大名鼎鼎的人物。”

“我不感兴趣，不要再把你的狗屎喷到我身上。杰西卡告诉我她仅仅是给你一个‘可能’，而不是‘同意’。”

这家伙纯粹是在故意折磨我，文尼想。他尽可能地集聚勇气，开口说道：“我在为你努力，迈克尔，当你第一次来见我时，你一文不名，没有哪部成

功的电影中出现过你的名字，而我将你培养成了这个国家头号配角之一，”文尼凑过身子，他的耐心已一扫而空，“我们在谈论的是与杰西卡配戏的主角，不会再有更多的机会了。”

卫斯顿用手指敲着桌面，“它将在哪儿拍摄？”

“就在这儿，曼哈顿。”

文尼感到卫斯顿忽然地变得不那么顽固不化。

“希尔将支付多少报酬？”

文尼喜形于色地说：“五十万。”

“你的提成呢？”

“这好说，我只想得到你的百分之二。”

卫斯顿拿起餐刀，心不在焉地割着面包：“我很惊奇杰西卡刚演完一部戏又如此快地准备接另一出戏。”

“杰西卡想停留在影后的位置上，她知道最好的方法就是继续出产优秀的影片。”

卫斯顿浏览了一遍这间宽敞雅致的饭厅，甚至没看着他的代理商，他说，“我会考虑一下。”

文尼完全地放松下来，“在这个星期某天能否请你和你妻子与我和我女友共进晚餐？我还从未见过她。”

“我已不止一次地告诉过你，我不愿我的家庭生活和职业生活联系在一起，我不想我的妻子卷入到这些疯狂的事情中去，我们相互有独立的社交生活。”他拿起一份菜单开始仔细看起来。

混蛋，文尼想，我的确不是个足以和你结交的好人，我只管赚钱，好，朋友，你所不知道的是我在《粗鲁的拒绝》中赚的钱可要比你多得多，那真是一堆屎！

在第一大道西侧的四十七街有一排沿街的小房间，由于面积太小，它们很难出租，三年前卫斯顿租了一间作为他的私人健身房和排练室，房间的所有墙壁都装上了镜子，地板反射出打蜡后的光泽，天花板上安有一排顶灯。房间内仅有的家具是一整套诺力鲁斯牌健身器，一张摆放着电视机的桌子，以及搁在电视机前的一把折叠椅。

卫斯顿已经完成一遍健身循环，现在他正在腹部健身器上。他仅穿着运动短裤，身体布满了汗珠。在《粗鲁的拒绝》中出演一个角色的确适合自己，他想，那剧本绝对是堆垃圾，但却能让自己在纽约继续呆下去，使他能够实现一项计划，假如让文尼知道这一切，他可口的午餐八成会在嘴中变成一堆骨灰。

(七)

威廉姆伯格银行的方尖形钟塔长久以来被认为是布鲁克林的路标，它高耸的顶屋安装有世界上最高的四面钟，是它光辉过去的象征。

文德将车停在汉森区。天气十分的寒冷，车内则洋溢着一片温暖，车窗上结着厚厚一层雾气。他走出汽车，看到街对面长岛铁路公司的亚特兰大大道车站。走到那个角落，他见到了毕克福特餐厅和联合罗伊斯特酒吧。烧焦的废墟，他难过地做了个鬼脸，走向南伊利沃特区第一名受害人的家。他刚去了卢卡斯和琼斯顿凶案现场，两名死者都是在她们的家附近遇害，他想是否案发地点对调查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影响。现在是四点过一点，冬日的黄昏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他反复思索与迈尔考·韦伯斯特的会谈，自从早晨开始他就有一种冲动想打电话给山姆·斯德普睿斯表示对这种安排的愤怒，但他很明智的并没有那样做。探长甚至会否认曾听说过韦伯斯特的名字，文德自己只能是越来越愤怒，也许还会对他的老板说些愚蠢的话。不一会儿，他看见了第六大道的已关闭的肉类批发市场，那些屠户们在凌晨两点开始工作，上午九点左右结束。当他接近南伊利沃特区，他的警察的直觉告诉他正处在危险中，他将手伸进外衣取出他的三八口径警察专用左轮手枪，放进大衣口袋里。

“喂、你，”某个人向他叫道。

文德继续快速地往前走，手指扣紧了手枪的扳机，此时，他听到身后的脚步声。转回头去，有两个人，一名高个白人，另一名是矮个黑人，都穿着当前烟毒犯的行头：肮脏，破旧的牛仔衣，磨平的胶底帆布鞋以及T恤，那名高个子还歪戴着一顶板球帽，两人都是深陷的眼睛，满脸绝望的神情，那名白人不停地发抖，不时用一块肮脏的破布擦掉流出的鼻涕。文德烦躁地想，这儿来了两个滑稽的双胞胎，罗马特·斯卡伯格和丹尼·迪克布林。

两人慢慢地逼近文德。

“想要这个吗？”文德举起枪大声说。

“哦……我们仅仅想借个火，”高个子说着，转身就跑，他的同伴愣在那里不知所措。

“还不快滚！”

南伊利沃特区是一组住宅群，它们正成功地进行着反对腐败和毒品的战争。卢卡斯家在街的中部，门前的石阶两侧装饰着小簇的常春藤以及精心修剪过的小块黄绿色草地，两方的草地上各插着一块木牌，一个写着“保持我们社区的清洁”，另一个则是“我们不需要垃圾。”

一个很具吸引力的二十五岁左右的黑人妇女从门帘后探出头来，一长串黑色珍珠装饰着白色褶裙和黑色毛衣，“文德中尉吗？”“是我，”他说，掏出证件向她示意。

她打开门，“我是尼娜·布朗，玛丽·卢卡斯的姐姐。”他脱掉外衣递给她，她将挂在门厅的墙钉上，说：“中尉，我母亲不大舒服，我妹妹的死对她是个灾难性的打击，我实在不明白为什么你必须询问她。”

“布朗夫人，你母亲可能会提供能正确引导我们侦破的线索，那非常重要，否则我就不会到这里来了。”

她有些不快地叹了口气，领着他穿过一间布置着棉布套家具和印花地毯的大客厅，进入一间用作工作间和电视间的侧厅。一个穿着黑色丧服的老妇

人坐在扶手椅上，从她布满深深皱纹的脸上仍可看到年轻时美貌的影子。尼娜·布朗向她的母亲介绍警官后，站在了她的身边，警惕的手牢牢地放在她的肩上，这个老女人沉浸在悲伤的氛围中，手指快速地拨弄念珠。她抬头看着文德，用颤抖的声音说：“玛丽是个好姑娘。”

“是的，我明白，”他同情地答道。

“玛丽是个好姑娘，”她重复说，“每个人都喜欢玛丽，”她的手紧紧抓住念珠，“玛丽是个好姑娘。”

“这些真的必须吗？”尼娜·布朗恳切地说。

他看着这位痛苦的妇女，心想：够了，够了！“谢谢你，”他温和地说，转身走出房间。

经过大厅，他注意到窗户边儿童钢琴上的相架，“我们的家庭，”尼娜说，走过来站在他身边。

前面是一张一名警察站在老式的巡逻车前的照片，这种蓝绿相间的警车自从七十年代就淘汰了，后窗下那个可看清的金属盒子里是警察的来福枪。这个高大粗壮的巡警在他的枪带扎着老式子弹带。“我们的父亲，”她说，“他是被分配到六十七辖区的第一名黑人警察。”

“我不知道你的父亲也是警察，”他说，全神贯注地看这张照片，记起这种老式无线电巡逻车似乎从来不能收到正确的信号。自从一九一七年第一辆无线电警车投入使用，警务部门已经做了大量的改进，“这是哪年拍的？”

“我不能确定，父亲一九四六加入警界，在他退休之前连续做了三十五年警察，五年前遇车祸去世，”她再次紧张地看着他，“新闻全是杰西卡·玛丽尔以及萨顿区和圣杰奎斯的凶杀案，没有哪个涉及到我妹妹，难道黑人妇女就不是人吗，中尉？”

人们在卡里杰多的地道里来回走动，中年男子们聚集在酒吧里低声谈论，不时用他们怀疑的眼光打量周围的人群。一股浓烈的烟味在房间里弥漫。

马瑟拉和莫斯·里安在六点左右到达这里，选了一张凹室里的桌子，喝着饮料讨论案情。不多时，文德和女警官们走了进来，马瑟拉站起来向他招手，文德点点头，向凹室走去，他环顾四周，发现了易伯哈特与他的小集团拥挤在一起，文德和警长相互漠然地瞥了一眼。

文德走进凹室从桌子下拖出一把椅子，“有线索吗？”他问。

“我们花了一整天在精神病治疗中心，那些严重的在医院，不那么严重的分散在家中接受一些治疗，”马瑟拉说。

“我们与那儿的一个人谈过话，他说无法分辨出哪个病人是我们的目标。”莫斯说，从夹克中拿出一张纸，“这儿是四十个可能的目标。”

文德接过名单看起来，“调查所有这些人意味着我们需要更多的帮手，我们四个无法全部做完。”马瑟拉说。

“记得那个管道炸弹专家吗？警察花了十五年时间调查核对记录，最终还是抓住了他，”阿吉达插嘴道。

“我们将做我们不得不做的事，但是最终我们能抓住这家伙。”文德说。

马瑟拉示意侍者拿酒，这时，一阵嘈杂使他们向门口望去，探长与他的随员走了进来，列文索径直朝文德走来，“我们可以单独谈谈吗？约翰？”

文德起身走出凹室，探长跟在后面。“伯莱克和他的编辑知道了韦伯斯特和琳达案件中伤口的相似点”。

“怎样？”

“现在暂时还无关紧要，大卫·伯莱克使他的编辑相信公开这个消息会让我们的侦破陷入困境，最后他的编辑同意暂不公开。”

“看上去我欠了大卫一个人情。”

“或许你该让他赢一次西洋十五子棋。”

“就一次。”

“我很奇怪他们没将卢卡斯和琼斯顿案件联系起来。”列文索若有所思地说。

文德向易伯哈特投去一个厌恶的目光，“他们仍然不清楚这两个案子。”

列文索给了文德一个玩世不恭的微笑，他仔细地调整领带，拉直西服夹克，说道，“我还有个约会，”然后向通往主饭厅的隧道走去，文德看见他走到他的随员面前，注意到其中的一名女侦探正向探长报以热忱的微笑。

当文德在凹室外时，马瑟拉靠近琼耳语道，“一会儿愿意与我共进晚餐吗？”

琼将头发拂下肩膀，垂下眼说：“为什么，先生，你可是结了婚的男人。”

“我不会再将车停在那间车库。”

“我以前在哪儿听过这支歌？”

“我们在一起很高兴吗？”文德身后传出一个熟悉的声音。

文德扭头看去，大卫·伯莱克大号蝴蝶形领结上的酒渍立即跃入眼帘，“大卫，你在哪儿找到的勇气戴这个领结？”

“当你无忧无虑时，我的警官朋友，你能穿戴任何适合你的东西，”

“我欠你一个人情，”文德说。

记者漠然地耸耸肩，将大拇指按到吧台上说：“听，然后告诉我你所听到的。”

文德集中听力，冰块在杯中搅动的声音在严肃的谈话中叮当作响，“冰。”

“冰。”伯莱克回应道，“你是否认识到这是市里唯一的一间酒吧——冰块的嘈声甚至超过了顾客的声音？你是否进一步认识到任何一个这些窃窃私语的妄想狂都可能是你的凶手？”

“警察对陌生人都不习惯，大卫，他们不是凶手。”

一个侍者托着装满空玻璃的托盘，从他们身旁经过，“你在报纸档案中找到什么线索了吗？”

“还没有，我已查阅了四年的，但一无所获，我将继续试下去。”

“谢谢，”文德说，他走进洗手间，站在一个马桶前，忽然听到身后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他回头一看，原来是警长走了进来。

“我听见有人向记者泄秘，”易伯哈特咕哝着说。

“十分好笑，我什么也没听见。”他扭头走出洗手间。

回到凹室，文德看见侦探们正在交换对案情的看法。他注意到那份写有四十个名字的名单上放有一个玻璃杯，拿开杯子，发现名单上显现出一个棕色圆圈。他心不在焉地掏出钢笔在纸上写下“血液和凶器？”

莫斯瞥了一眼字迹问，“你想这是我们的突破点吗？”

“我们必须弄清凶手是怎样行凶而没有留下血踪的，他不可能在那样杀人后全身不浸满血迹。”文德说。

侦探们开始发表他们自己的意见。

“一个保险套。”阿吉达说。

“一个什么？”莫斯问。

“你知道，”琼说，“在一些案件中，凶手们在行凶之前都会戴好手套，但一个大手——全身保险套，他在行凶前穿上，在干完后脱掉。”

“但在像圣杰奎斯这样的公共场合呢？”

文德说，“他藏在某个地方穿上它，完事后脱掉，藏进一个提包或公文箱中。”

“就像湿衣服一样，”马瑟拉摸着下巴说，“我在夏威夷有个侦探朋友，他能为我们解决这个问题。”

“对，我知道，”文德说，“他经常戴一顶白色的帽子，细长的胡须，他的名字是查理。”

“查理·陈，你是怎样知道的？”莫斯问。

“我是头儿，我应该知道这些事，”文德说着站起来，“不早了，咱们走吧。”

文德离开卡杰来多二十三分钟后，纽约市普兰纽一座长方形平房的卧室内的电话铃突然响起，温迪·马瑟拉光着胳膊伸手抓过话筒。

“嗨，亲爱的，你和孩子们好吗？”托尼·马瑟拉问他妻子。

她从床上坐起来，“你在哪儿，托尼，在火车站吗？”

“我仍然在工作。一切都还好吧？”

“很好，两个孩子正在熟睡。”

“这星期呢？学校和家庭作业如何？”

“他们在朋友家做作业。”

“亲爱的，说实话，今晚我的消防员朋友在他家有一个扑克牌游戏，你介意我玩一会儿吗？”

“当然不，你需要一些放松。”

“假如太晚，我就直接去办公室了。”

“但你要让我知道你在哪儿，这样我才放心。”

“我会，爱你。”

“爱你。”

当她放好电话，一只手从被子下伸出来搂住她赤裸的背部，“他说些什么？”

“他正在你家玩扑克牌。”

(八)

格林威治村碧森街，安德琳·阿吉达躺在她公寓的床上，只穿着内衣和纤维睡衣，她边看深夜电视边吃盒饭，头脑里还在想案情，她愈发坚定地认为凶手是穿着某种保险套，以便于在逃离现场时不留下一丝痕迹。

她垫高枕头，抬眼看着文德的照片。他身穿褪色的牛仔衣和黄衬衫，黑发零散地搭在前额上。很久以前他就是靠那邪恶的微笑让她坠入情网。她拿起一张他们在中央公园野餐时拍的相片，意识到体内的冲动，并紧双腿微微地叹息，她回忆起他们每次做爱时自己无法形容的快感。她擦了擦眼睛，似乎想忘掉当他说一切都结束时那痛苦的回忆，“安德琳，我遇见了一个人，”他这样开始，尽力避开她的目光，似乎在难过地说着真相。为什么他不能撒谎？为什么他不能像我爱他那样爱我？我已厌倦了问自己“为什么他不能”，她想到这些，脸上露出惨淡的笑容。

她起床关掉电视，脱下睡衣扔到床上，最后看了一眼他的相片，关上灯上了床。她努力使自己不再去想文德。

联合国总部大楼显著的轮廓在夜空下巍然屹立。

卫斯顿站在卧室里远望河对岸昆斯区的灯火，他没穿鞋，身上裹着一件黑色丝质睡衣。我需要鼓舞，他想，看着河上一架直升机闪烁的灯光，他离开窗户走进客厅，从椅子上拿起文拉丽的干净衣服，提起他在超级市场购买的装私人卫生用品的口袋，走进他妻子的卧室，他打开灯，走到壁橱前拉开柜子，挂好干净衣服，壁橱里的七层木板精心堆放着女性卫生用品和化妆品，他从包里拿出新的物件，仔细地摆在合适的位置。

他重新关好柜子，扭头看见文拉丽正跪在她的祷告台上，他喜欢看着她黑色的睡衣轻轻地滑落，将她的身体完全展露在这世界面前。

他在公寓内来回踱步，考虑着用不同的方式执行他的使命，这一次，他将给“他”一个馈赠。

他走到写字台前坐好，取出这星期的还未拆阅的信函和报纸。随便地翻阅这些纸张时，他注意到《妇女杂志》将在下星期一晚组织一个抗议对制药工业区别定价政策的集会，到时梅·戈德将向大众介绍客座演讲者费罗伦斯·梅尔博士。他又读了一遍，很惊奇自己的祈祷如此快地得到回答。确实，在不久之后，这一切都得到了回答。

那天凌晨两点左右，一辆出租车停在昆斯区的伍德赛特、罗斯福大道和六十四街交汇处，卫斯顿从车中走了出来。他的长大衣几乎接触到了他的牛仔靴，棕色棱纹布长裤的裤脚反折着，一根丝巾歪斜地围在脖子上，手握住一根结实的橡木拐棍。

他向六十二街走去。当路过一家商店时，他看见一个流浪汉睡在店门口的塑料袋中。他将手伸进皮夹拿出一张五十美元的钞票，塞进那个熟睡的人手中，“一切都会好起来，我的朋友。”

在六十二街的右侧，距罗斯福大道大约四十英尺，有一个名叫福茨格拉德斯的肮脏昏暗的酒吧。吧台在进门右侧，离通向厨房的门约二十英尺远。左侧摆放着桌椅，地势稍高，进门后侧是两扇打开的门，通向污秽的厕所。吧台站着五男一女，正在喝着啤酒，一副职业酒鬼的模样。

卫斯顿猛推开门，像是这儿的老板似的走了进来。所有人都停止了谈话转而注视着他，卫斯顿摘下帽子彬彬有礼地递给一名女招待，走到吧台前

用他的棍子猛敲吧台，大声嚷道，“老板，为我的朋友们喝一杯。”

一个瘦而结实，鼻子边长着一颗痣的小个子男招待铁青着脸向卫斯顿走来，冷淡地说，“他们只为朋友干杯，”他的口音带有明显的爱尔兰方言的味道。

“是的，假如屁眼能够满天飞，这地方肯定是个机场。”这个演员微笑着很快地加进轻微的爱尔兰口音。“他们都是我的愚昧的朋友，以丁尼的名义，给他们每人一杯酒。”

靠在吧台上，他指着吧台后一个正在弯腰拣垃圾的人，“也给他一杯，”卫斯顿命令道。

这个人有粗大的肩膀和剪到头皮的灰色短发，他的灰色工作裤滑下，露出了内裤的松紧带和臀部的上部。

“你好，奥托，”卫斯顿叫他。卫斯顿走到摆放桌椅的稍高处，脱掉大衣，仔细地放在桌上，然后坐下。

被称作奥托的男人不管这个新来者，把垃圾箱靠在墙边，然后才向卫斯顿走过来，坐在他的对面。

卫斯顿忧郁地看着奥托，“看到像你这样的人被发配去扫地板，可真不太好。”

招待走了过来，卫斯顿说：“一瓶八五年的佩里格伦。”

奥托飞快地说，“两杯啤酒。”

招待离开后，奥托疑惑地看着卫斯顿，“你究竟是谁？”

“这可真使我难过，你竟然不记得在辛辛那提学生时代的老友。”

慢慢地，奥托显出一些高兴的神情，他用不确定的口吻问，“真是你吗？”

“当然，奥托。”

“你的面容，全变了，你看上去与过去完全不同，但你的声音还和过去一样。”

“我们可以呆会儿再谈这一点，告诉我，老朋友，你还在干老本行吗？”

侍者过来放下两杯啤酒，奥托端起酒杯饮了一口，用手背擦掉嘴角的泡沫，说，“可能，你为何要问这个？”

“迈阿密的朋友给了我一张购物清单。”

“他们在找什么？”

“能传递一个恰当意图的东西。”

奥托喝着啤酒，“一个恰当意图？你的这些朋友计划将它传递给谁呢？”

“我认为你不必知道那一点，朋友。”

“我想你是对的，”奥托说，他喝下更多的啤酒，补充道，“我可以向你提供一些 M—545 杀伤炸弹和燃烧弹，另外我还有二百一十七件带定时引信的炸弹。”

“没有更……超乎想象的吗？”

“电子控制的艾德伦定时炸弹。”

“有克莱默炸弹吗？”卫斯顿问，同时把酒杯端到嘴边。

“可能有，但它们不容易到手。”

“塑胶炸弹呢？”

“酒吧里就有赛姆迪克斯炸弹。”

文德沿中央街经过以前的警察总部大楼时，他充满美好回忆地抬头向罗马式圆顶望去，然而却看见了大楼正面挂着的“出售”的牌子。他摇摇头，

十分失望，继续往前走。经过一家商店的橱窗时，他注意到新式的车床和冲压机正在这一部分市区销售。

清晨的交通拥挤阻塞了斯普林大街，直接导致一阵阵尖锐的汽车喇叭声。

接近肯麦尔街，文德拐入一条门道，走上摇晃的石梯，门上写着：“索尔·韦特，工业服装。”

一个高与腰齐的柜台两侧抵着墙，后面是一排排金属架子，搁着放满面包和有塑料袋的制服的纸箱。柜台右侧是一张有活动顶盖可以推入顶部隔层中的书桌，上面的文件夹格塞满了发票、清单，一个六十岁左右、满头白头的人正坐在那儿，聚精会神地读《每日赛马》。

索尔·韦特是一名退休书商，他曾经在七十年代早期卷入了兰普委员会对警察腐败的调查，由于拒绝作证指控被告的警察，被法庭以藐视法庭罪判了一年监禁释放后，他投入了工业服装业，由于他的深陷的蓝色眼睛，索尔长期以来被叫作布鲁·艾斯。

“早上好，索尔，”文德说，扶着柜台走了进去。

当布鲁·艾斯转身看见文德时，重逢的喜悦出现在脸上，“好久不见了，约翰，我听说他们把你放逐到没有警察的地方去了。”

“我正好有时间学些好的举止。”文德说，指着《每日赛马》，“我见你仍在关注它。”

“是的，”他不自在地说，“我仍在寻找一个能让我感到公平的机会。人总是推测下次赛马的结果，但从来都不正确，”他耸耸肩，问，“你到这儿来干什么？”

“为你的工业制服，有类似全身保险套的工作服吗？一种很牢固很柔顺的衣服，能快速穿上和脱掉，能够折叠装在一个公文箱或背包里。”

“你说的这东西叫‘洁身衣’，它由沙龙纤维制成，缝合紧密，能防止灰尘和液体渗透，它们被使用在无菌工作环境，例如试验室和微电子集成电路生产车间。”

“他们能防水吗？”

“当然，没有什么能透过它们。水在上面只能顺着往下滴。”

血也如此，文德想，“你卖它们吗？”

布鲁·艾斯起身走到金属架边，从一个纸箱中取出一件包好的洁身衣，扔给文德。

文德从塑料包装袋中取出洁身衣展开。白色的夹克和裤子，带呼吸孔的玻璃面罩，肩后有白色的帽兜，带银色金属带能够绑在手腕处的桔色手套，以及带同样质量的带子能够绑在膝盖处的靴子。

文德穿上这些，来回走动，不时扭动胳膊抬起大腿测试衣服的柔韧性。他有种像是在太空衣里的感觉。凶手不必穿一整套衣服，他想，凶手需要的只是防止血液的首次涌出，然后他可以转过受害人的脸使喷出的血液不会溅到他身上。“它们有在嘴处的开关吗？”

“这将使它们失去功效，你的鼻涕、口痰、鼻息唾液以及各种细菌都会落到工作的地方，使你的无菌环境完全丧失。”

文德脱掉衣服，把它搭在肩膀上仔细地研究起来。

“你在找什么？”

“我在看能否在面罩上弄一个嘴洞。”

“当然可以，但你得取掉全部玻璃罩。”

文德把衣服拿到柜台展开，重新沿着原来的折痕叠好，装入一个十五英寸长七英寸宽的盒子，他压紧衣服，排出里面的空气，凶手使用这些装置的上部部分就可以避免血液溅到衣服上，他想，在凶手做案后将它藏在夹克或外衣内是件十分容易的事，但假如它正在滴血呢？他当然不能再将它穿在身上，他把它快速地藏在某个地方，并没有时间去叠好。萨顿区凶案的目击者曾说她看到他带着一个背包。

“想带走它吗？”布鲁·艾斯问。

文德沉浸在思考中，没听到这个问题，他继续盯着它，奇怪，真是奇怪，他一遍一遍地对自己说，一阵不安袭上心头，他想，抓这个凶手无疑就像是用剑去戳烟雾一般。

“你听见我说吗？约翰，你想要这件衣服吗？”

文德露出习惯的微笑，“是的，索尔，我需要。”

当文德前往市中区时，头脑中又有了新的思路，他在伯文睿和格兰德的十字路口处遇上了红灯，停住车，无意识地看了一眼车内的后视镜，一个熟悉的面孔出现在后面的黑色雷诺车内，他紧张起来，眼睛盯住后面的汽车，掏出左轮手枪放在旁边的座位上。

雷诺车的司机是个塌鼻梁，四十多岁的男人，文德不认识他，但坐在他旁边那个人却毫无疑问是毕赛蒲斯，迈尔考·韦伯斯特的保镖。他们为什么跟踪我？文德问自己，并立即考虑使用法律允许的暴力行为反击他们。

绿灯亮了，车流开始移动，雷诺车继续尾随着他。他向右拐进运河街，发现自己进入了驶向荷兰德海底隧道的车流。既然毕赛蒲斯是韦伯斯特的保镖，他很可能带有武器，塌鼻梁也可能。一个想法出现在文德头脑中，他们要玩游戏，不是吗？他想。文德移掉座垫，降低头部高度以便他们无法看清他在做什么，然后按下通话器按钮，“特别一号，呼叫中心，完毕。”

“转换到 SP—1 频率。”

“我遭遇不速之客，完毕。”

“你的位置，SP—1？”

“我正在运河街向西朝隧道驶去，刚通过苏利文街。”

“你能描述你的客人吗，SP—1？”

文德详细叙述了雷诺车的特征，并建议中心查核毕赛蒲斯的背景。

“你需要支援吗，SP—1？”

“不用，中心。通知新泽西州警察在隧道另一头拦截。”

“明白，SP—1。”

一线光亮预示已抵达海底隧道出口。当文德驶出隧道时，发现两辆闪烁着警灯的新泽西州警车停在一辆绿色的垃圾车旁边。

文德从座位下拿出警灯，打开车窗将它安放在车顶上，并示意两辆警车内的警察呆在车内。

雷诺驶出了隧道，文德伸手指向它，同时向两辆警车内的警察点头示意。

两辆警车冲入车流，一前一后夹住雷诺，其中一辆警车的扬声器传出声音，“关上车窗跟着我们。”

他们停在垃圾车旁，两名年轻健壮的警察跳出警车走到雷诺前面。

该他们露一手了，因此文德下车慢慢走到垃圾车旁边观看。

“熄掉火，走出汽车。”高个子警察命令道。“你们这是干什么？”塌

鼻梁不满地说。

矮个子警察走到塌鼻梁跟前，吼道：“搜查！”

毕赛蒲斯微笑地盯着文德，无可奈何的耸耸肩。

毕赛蒲斯和塌鼻梁趴在垃圾车上接受搜查，矮个警察开始搜查塌鼻梁，“哦，哦，这是什么？”他说着，从塌鼻梁屁股上的枪套里取出一支SW九毫米自动手枪。

“我有持枪证。”塌鼻梁嘟囔着说。

“真的吗？”高个子警察嘲笑地说，矮个子警察将自动手枪塞入衣袋，继续搜查毕赛蒲斯。

“我也有持枪证。”当矮个子警察从毕赛蒲斯的枪套取出一支三八口径科尔特手枪时，毕赛蒲斯说。

把科尔特塞进皮带，矮个子警察说：“让我们看看那些许可证。”

他们从皮夹中掏出证件递给警察。看着这些官方证明，一丝失望出现在警官的脸上，没有说话，他把持枪证递给文德，文德看了一下这些证件，对毕赛蒲斯说：“我建议你保持沉默。”

“你这是什么意思？”毕赛蒲斯嚷道。

“中尉的意思是，”高个子警察说，“你们的证件，允许你们在纽约州持有手枪，而不是在新泽西州。你们被捕了。”

“你们这些米老鼠警察不能拘捕我们，”毕赛蒲斯朝警官们叫道。

“我打赌你发起火来智商只有十五分。”文德对他说。

“去你妈的！”毕赛蒲斯骂道。

两名警察后退分散开，他们的手握住各自的手枪，同时将SW九毫米自动枪和三八口径科尔特扔到罪犯们的脚跟前。“混蛋，他们在愚弄我们。”塌鼻梁嚷道。

文德将他们推向垃圾车，抵在车门上，“你们这些垃圾可以有个选择，你们现在可以安静地滚蛋，或者是在明天早上和那些垃圾一起被倒掉！”

“我讨厌律师，”迈尔考·韦伯斯特在他的位于布洛德威大道二十五层的办公室来回踱步，“但你正迫使我花一大笔钱在他身上来保护我的人。”

“我们都有痛苦的时候，迈尔考。”文德说，站在玻璃墙后望着外面壮观的景致，渡船正驶向斯德坦岛，阳光笼罩着它的轮机房，“假如我们发现一打律师正在东河里挣扎，你知道我们将把它叫做什么吗？”

“什么？”韦伯斯特问道。

“城市更新。”

韦伯斯特不由自主地笑起来，走到大红木书桌后面。那上面除在右侧有两部电话机外，空空如也。

文德转过身，问，“为什么？”

韦伯斯特盯住窗外的云层，“我想要那个谋杀了我女儿的凶手，我想要他受到惩罚，因此我想通过跟踪你……”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手帕擦了擦眼睛。

文德走过来坐在书桌的边缘上，“甚至上帝都无法挽回过去，迈尔考。我也想抓住凶手，你必须认识到阻挠我实际上是在帮助凶手。时间这东西会冲淡一切，包括线索。时间在他那一边，而不在我们这一边。”

韦伯斯特垂下肩，“投入更多的警力，我付钱。”

“我们已经调入了所有能调入的人手，纽约警察局今年已接到二千九百

件凶杀案件，这个数字仍在上升。”

文德避开了这个问题，说：“假如你以某种方式抓住了他，我们不会插手。”

韦伯斯特深深地吸了口气，说，“我将不再干涉你们。”

“现在我可以回去工作了。”文德说，从靠墙的真皮沙发上拿起他的外套。

韦伯斯特面容惨淡地走到文德身旁，“我一点也帮不上你吗？”

将胳膊塞入衣袖中，文德说，“或许能。”任何一名警察在工作中都很快学会：去做被分配到的工作。同时，他们也很清楚地意识到，成堆的纪律条款限制着那些做他们必须做的事情的警察，这种状况自古皆然。

文德走回书桌，将他的手掌放在书桌边缘上，身体前倾，解释道，“如果你想协助调查，你就必须在保密条件下进行，没有人可以知道，”他向韦伯斯特再凑近了一点，甚至都可以依稀地闻到韦伯斯特修面后的味道，“假如公众了解了你所做的，你的帮助的任何成果在法庭上都无法通过，将会导致凶手大摇大摆地走出法庭。像你这样的人有一张很大的关系网，你能做一些我无法做的事情，你可以贿赂某人，而我不能，”他看着这位失去了女儿的父亲，“还想帮忙吗？”

“是的，”韦伯斯特坚定地说：“我会做我力所能及的一切！”

文德把手放入外衣口袋，仔细地斟酌要说的话，警察对其他人本能的不信任被面临的困难所压倒，“我从一个专家那里得到了对凶手的心理分析，假如我将她告诉我的情况写进报告，恐怕没人会相信，”他盯着韦伯斯特，严肃地说：“我要你去找另外的顶尖的专家，那些法庭会听取他们意见的人，我将给你我的一些笔记的复印件。去找到能告诉我关于凶手更多情况的人。”

文德起身离开，最后说，“我需要一个机密的电话号码，能够在任何时候与你取得联系。”

（九）

当潮水一般的人流涌进地铁车站时，圣诞节的欢歌和汽车喇叭刺耳的声音不协调地交织在一起。这是星期一晚上，帝国大厦的顶端几乎耸入夜空的云层，平常的节日之前的狂欢已经被充斥在报刊头版和电视屏幕上的恐怖的凶杀案报道所压倒，白领阶层的酒吧在夜幕降临时已空空如也，男人们陪伴着他们的女性同事挤上公共汽车和地铁。

在第五大道西侧的三十三街，大部分家具店在今天停止营业。街道的南边，与第六大道间隔六幢建筑的一家腾空的商店的钢质大门紧锁着，窗户上挂着一块写着“出租”字样的广告牌。这家六层楼的商店上面五层一片漆黑，底层统楼天花板上一个灯泡闪烁着微光，一个二十多岁的女人站在房间内的折叠梯上，往墙上钉女权运动的海报，一张讲桌摆放在一排排的折叠椅前，讲台上的录音机正在播放海顿的磁带《创造》。

凯特·科斯维尔又长又大的毛衣越过她的牛仔衣垂到大腿处。凯特很早就成为妇女权利的信奉者，但是直到去年的一天晚上当她在男友的公寓淋浴时，她才成为这个运动的积极参加者，那晚她计划在那儿过夜，因此她带着卫生用品和换洗衣服。当她正在腹部上涂抹一种芳香的皮肤调节油时，她注意到折叠架上摆着一管同样的产品，她警觉地拿起来，却见与她自己所用的——一模一样。同样的配方，同样的生产厂家，但却要比自己的便宜两美元，那上面标着“男性使用”。她挤出一些涂抹在乳房下，发现感觉和气味都与她的“女性使用”一模一样。她的女性朋友们是对的，女性受到公平待遇就像是男人都要来月红一样的不可能。从那时起，凯特·科斯维尔决定投身到女权运动中去。

贴好一个地方后，她下来将梯子移到房间的另一边攀上去继续钉更多的海报。

迈克尔·卫斯顿出现在门道上，盯着底楼的窗户，那上面挂着一块牌子，宣布今晚将在此举行《妇女杂志》的集会。卫斯顿提着一个购物包，塞满了他精心放好的东西。望了望街道，他飞快地溜进了这幢楼的门厅。

狭窄的门厅内，地板早已出现裂纹，旁边有一部老式的滑门电梯，楼梯在左侧。他小心地走上阁楼，耳朵贴在门上，听见“Wir preisen dich in Ewigkeit!”我们永远赞美，他一边翻译一边想着，这人听海报，品味不俗。他仔细地握住门把手，轻轻地推开一条缝向内望去，一个妇女正站在梯子的顶端向墙上钉海报。他向周围看去，没见到有其他人，于是将注意力集中到她身上。她的手充满着活力，长发垂在身后。他开始感到口干，体内热血澎湃。

他溜进房间，靠着墙盯住她，无法压制自己萌生的欲望。他注意到在他的右侧几英尺远有一扇门，他溜进去，发现自己置身于一间弥漫着刺鼻的清洁剂和油脂溶剂味道的房间。他打开电灯，看见一个大的硬纸板圆筒靠在墙边，移开金属盖，里面装着大约四分之一容积的颗粒状清洁化合物。他关上灯，走到门前推开一条缝，当他再次见到她时，他深信是上帝将她送到了他面前——这是“他”的意愿。忽然他意识到自己没有把圣衣一同带来。真笨，真笨，他责备自己。但他有他的神圣装备。他安静地脱掉衣服，叠好放在衣架上，赤裸着身体嵌入他的闪烁着光芒的工具，走到门边。

凯特后退了几步，鉴赏她的工作。她站在离清洁间几英尺远的地方，手

捂着臀部。他冲了出来，抓住她，用手捂住她的嘴，将这个背对着门充满恐惧的女人搂在怀里，拖进清洁间。

《创造》掩盖了一切声音。

不顾一切地为生存挣扎，她用指甲挠他的背部。“你是多么可爱啊，”抱起她扭动的身体使他的嘴能触到她充满青春活力的脆弱的咽喉，他不断高涨的兴奋使他忘记她将自己的肩头挠出了血。他将舌头伸向她的咽喉，给了她一个吸血鬼之吻。收回头，他看见她眼中呆滞的恐惧。他转过尸体，她的鲜血不断喷洒在墙角的圆筒上。

磁带突然停了，整个统楼一片沉静。

卫斯顿用他在衣架上找到的一卷纱布擦掉身上的血迹。穿上衣服，强烈地意识到肩上的灼痛，他走出清洁间，打量着会场的陈设布局，注意到墙上的排烟管，他微笑起来，“对丁尼来说是小菜一碟。”

他将梯子移到讲桌后的排烟管下，攀了上去，从购物袋中取出一把瑞士军刀，旋出螺丝刀，起出铁管上的六颗螺丝，仔细地放进衬衫口袋里，然后将铁管取下来，他从包中拿出一块塑胶炸药放在梯子上，旋出刀刃将炸药割下一小块压紧在铁管后侧，又从包中掏出一根三英寸的类似体温计的细管，一头的电线连结着一个数码计时器，他将雷管插入塑胶炸药，在核对时间后，把计时器调到一小时三十分，他又检查了一遍炸弹，确信一切已安放就绪，雷管紧紧地插在炸药中，当时间到点，保险松开，接通电路，电流便引爆炸药。

他欣赏他的杰作，多么完美，恰到好处的牺牲，他想，此时此刻，房间内就像是站着两个人，相互陌生。

第三章 艰难的调查

(一)

一个临时停尸房在灾难现场东边一点的贝吉尔快餐店内建立起来，柜台前的地板上，一排起泡的烧焦的无法辨认的尸体残骸排列在塑料布上。

《妇女杂志》集会的大楼，已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冒烟的碎石，显眼的裂缝以及砖石建筑参差不齐的碎片。

紧急救援分部的警官和火灾营救小组小心谨慎地踩在碎石上搜索幸存者，一旁的大型起重机随时准备抬起大块的碎片。

探长列文索和其他高级警官一同站在临时指挥车外，一个制服上沾满了石膏的紧急救援分部警士走过来报告说：“毫无疑问是炸弹爆炸，到目前为止我们已找到八具尸体，我们仍在继续查找，”官员们相互惨淡地望了望，警士走到列文索身边悄悄说：“探长，我们发现了你应该看看的东西。”

三十分钟后，警察们聚集在由横七竖八的工字横梁和砖石建筑碎块构成的“地下室”入口处，强力照明灯照亮了这个空腔，降落伞背带将人们吊起或放进“地下室”中。

文德捆好背带，被放入洞中，里面的空气弥漫着灰尘、煤和玉米粉的味道。文德解开背带，看着探长集虑的脸，问道，“为什么是‘立即执行命令’？”

“一个炸弹被安装在一层的统楼里，《妇女杂志》正在那儿集会。”

文德立即想起了梅·戈德，这个已成为律师的前警察。他看了看夹在横梁和木板中的扭曲的硬纸板圆筒，用疑惑的语气问：“这与我的案子有什么联系？”

列文索指着那个圆筒，补充说：“仔细瞧瞧。”

文德仔细地观察横梁和木板之间的圆筒，发现它处在一个较高的位置。向里面看去，他感到一阵恶心。一具女尸被契在圆筒下，浑身红色的血水和泥浆。他蹲下来检查她咽喉处巨大的幽灵般的伤口。抬眼望着列文索，他说，“派人给我的小组一个‘立即执行命令’。”

列文索站在洞口下大声发布命令。

文德用手指抚摸着吸血鬼之吻的印痕，意识到他的凶手又采取了行动，这次是多重谋杀。文德考虑着是什么促使他采取了与他的动机相斥的如此激进的行动，文德扯出一些动脉，那上面都有与其他案例中一样的断裂。在凯特·科斯维尔的毛衣上擦干净手指，他听见身后有人叫他，回头看去，原来是帕里西亚·马可博士被吊了下来，药箱紧靠在她胸前。

列文索快步上前替她解开背带。

“到这儿来，”文德叫道。

助理药检师将她的药箱抛给文德，抬腿跨过第一根横梁，跌跌撞撞地走到文德身边。“看看，”文德说。

在粗略的检查后，她抬头对文德说，“又是他。”她抓起女尸的手，小心地擦掉上面的尘土，说，“看样子她曾抓过他，她指甲里的这些皮肤碎片将告诉我们他的遗传学指纹。”

二十二分钟后，文德，列文索和马可博士注视着那个装着尸体的圆筒被吊了上去，“它能在爆炸后幸存简直是个奇迹，”列文索对文德说。

“我以前见过类似的情况，”文德答道，“一幢大楼爆炸但像玻璃窗一

类的东西却保留下来，当楼房坍塌时，建筑物的大梁保护了它们。”

列文索派去通知文德小组的侦探回到临时指挥车报告说，莫斯、阿吉达和琼已接到了通知，马瑟拉侦探的妻子说她丈夫没在家；他正在市里的一个朋友家玩牌。

文德走进临时停尸房，失踪调查科的验尸官正跪在地板上，负责查实死者身份的一位女侦探沿着尸体来回走动，尝试将一只断腿与这些黑乎乎的残骸中的某一个拼合在一起。

文德对探长说，“事情变得更糟糕了，现在他连房子都要一起炸掉。”

“必须得抓住他，”列文索看着文德，用颤抖的声音说道，“上帝啊，他将要毁灭我们的城市。”

几分钟后，文德的小组到了，文德向他们示意，他们走到文德跟前。“仅有的几个幸存者被送到了贝利医院，阿吉达和琼，你们去那儿询问他们：托尼，你和莫斯去那些酒吧和饭店调查，当时是圣诞聚会时间，可能有人看见过凶手。”

“是，”马瑟拉说，尽力避开文德的眼光。

文德走向排弹组的汽车，看着沿人行道一字排开的工具：强力锯床，切割焊枪，金属探测器，他走到站在打开着的后车门旁的警士跟前，做了自我介绍。

“我是贝伊勒警士，中尉，”这个警士告诉他。

“你们查出些什么吗？”

“哦，是的。首先，这人是专家，他将炸弹安放在邻近支撑墙的地方，当这些支撑墙爆炸，整个建筑全部坍塌，”警士伸了伸腰，继续说，“绝大多数人认为死人不会说话，这在爆炸案中并不准确。各种各样的碎片都飞入了死者的尸体，我们的人检查死尸，找到了插在塑胶炸药中的雷管顶端，我们也在同一尸体内发现了雷管的碎片。”

“塑胶炸药，”文德的声音中透出绝望。

“当这种炸药爆炸时，它以每秒二万六千四百英尺的高速向四周射出弹片，”贝伊勒说。

“它容易弄到吗？”

“并不容易，只有一些军事和警察部门以及建筑物拆除公司使用它。它处在严格控制之下。到这边来，让我给你看样东西，”文德跟着他走到车厢中的一个带目镜的小黑匣子前，“瞧瞧。”

文德的眼睛凑近目镜，一块蓝灰色的微粒在黑色的背景下闪着微光。

“你看的是我们从一根扭弯的铁管上取下来的赛姆迪克斯炸弹的碎片。赛姆迪克斯是一种捷克造的塑胶炸弹，深受恐怖分子喜欢。”

“你如何辨认出它是捷克货？”

“通过它的颜色。”

“一个人从哪里才能得到它呢？”文德问，又想起了梅·戈德。希望她没有出席这个集会。

卡里杰多隧道里几乎空无一人。

文德走进酒吧间，看见吧台老板正在同一个人下象棋，一对眼睛亮闪闪的夫妇相互紧握双手坐在凹室里。

文德等吧台老板想出他的下一步棋：像吃残兵，将军。吧台老板抬头对文德说：“你有点儿迟了，约翰。”

“苏士瑟尔来了吗？”

“在里面，”吧台老板说着，又继续下他的棋。

文德进入最大的一间饭厅，看见了他想要见的人。他正坐在墙角的桌子边，部分地隐藏在阴影中，和他一起的另一个人正在向他小声说着什么。

文德站在门口，等着轮到他去见苏士瑟尔，苏士瑟尔的英雄史诗整整跨越了四十年，其中不乏传奇故事，而且绝大多数都是真实的。没有多少干警察的人知道他的真正姓名，他们只知道他是在许多部门工作过的一流侦探，曾经是许多重要人物的保镖，这些人都把他看成是朋友和亲信。据说他曾是“水门事件”的重要人物，但他的名字从未在法庭的文件中被提到过，也没有在报纸上出现过。如今每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四点后，在卡里杰多的某条隧道内能发现他。

坐在他旁边的人起身离开，经过文德时似乎没注意有人站在那儿。

苏士瑟尔布满皱纹的手伸出阴影示意他过去。文德穿过房间，拖出一张椅子坐下。苏士瑟尔的身体藏在黑暗中，只有他放在桌上戴着一只18K金的戒指的右手才暴露在邻近的一只顶灯的光亮中。

“好漂亮的戒指，”文德赞叹地说。

“尼尔森从华盛顿回来后将它送给了我，”他的脸前倾，显露在光下；深陷的眼睛，苍白起皱的皮肤，龟裂的嘴唇。他的头发非常短，就像军队里的发式，“我听说你遇到了一个棘手的案子，我能帮上忙吗？”

文德将胳膊抱在胸前，开始讲述爆炸案的细节，“排弹组的人告诉我赛姆迪克斯炸弹很难弄到手。”

苏士瑟尔的大拇指轻擦着戒指，“你所要做的是弄清该去哪，该见谁，该说什么，”他拿起一瓶德拉曼酒倒了一杯，把酒杯举到鼻子下闻着香味，然后把酒杯重重地放下。“你要来一杯吗？”

文德摇摇头。

“你知道，许多年前我们更容易找到侦破线索，”他把酒杯握在手中，轻轻地摇荡里面的酒液，“凶手将告诉你他将在周末做什么，接着星期一早晨的第一件事便是急不可待地宣布对事情负责。就像闹钟，星期一早晨便响起来，他表白他的态度，当然，那态度并不怎样。”他呷着酒液，“现在一切都变了，你面对的是一个高智商的不易控制的凶手，碰巧他又像臭虫一样的疯狂。”

苏士瑟尔摇摇头，“他是一个沉睡的人，我想他许多年来一直都是颗移动的炸弹，他是个孤独者，内心埋藏着秘密，等待恰当的时机，见鬼，我想他甚至不知道那该是何时。”

文德疑惑地皱眉，“我该怎样抓住这个幽灵？”

苏士瑟尔微笑地说，“他帮了你的忙，使用赛姆迪克斯——这样留必然会留下踪迹。知道怎样使用——这意味着他在某个地方接受过训练，极有可能在军队中，因此你只需要追寻他的过去——而不是现在，”他看着文德，“告诉我你知道的关于他的情况。”

“男性，白人，厌恶女性或警察。”

“极端抵触警察？”

“是的。”

“拉美人？”

“我不这样认为，”文德注视着他饮酒。

“并不是很多当地军火商卖这种炸药。由于恐怖事件，联邦政府对它作了严格管制。最大的可能是炸弹独立经销商中的一个。现在，我可以告诉你他们中一些人的名字以及可能找到他们的地方，我还要告诉你他们不和陌生人做交易，无论他们知道你，或是某人担保你。拿出一支笔，中尉，我给你写下他们的名字。”

离开卡里杰多后，文德驱车赶到档案室，试图将苏士瑟尔提供的名字和档案对应起来。

当他五十分钟以后到达爆炸现场时，消防队的人仍然在清理砖石碎片。

走进临时指挥车，文德看见警察专员正在恼火地嚼着一根雪茄，浓烈的烟味弥漫在空气中，“你确信又是他吗？”专员问列文德。

“是的。”探长说。

专员在桌边坐下，“易克森和米特·耐福刚宣布他们将动身前往康涅狄格州，凶杀案是促使他们离开的主要原因。由于妇女们害怕离开家，我们的百货商店已空了一半。”他盯着侦探们，“假如我们不能尽快破案，那么离我们失去税收基础已经为时不远了，第五大道将会看上去像个鬼城。”他恼怒地盯着列文索，“我说清楚了吗？”

“大声而且清晰。”列文索说。

专员把注意力转到文德身上，“到目前为止你掌握了些什么？”

“我们有一份来自精神病治疗中心的名单，上面有四十个可能适合本案案情的精神病人，但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去调查。”

专员对列文索命令道，“抽调更多的人手，我希望明天下午五点钟以前这些人都会被调查，我想要文德和他的人是在真正地领导调查，而不是坐下来核对记录。”

警察专员离开了汽车，列文索和文德简要地交换意见后也离开了。文德走到琼面前，她正靠在一个文件柜上看她的笔记。“从目击者那儿得到什么了吗？”

“没有，仅有七名幸存者，当我们抵达医院时，他们的健康状况使他们都无法接受询问，”她抬头看着中尉的眼睛，悲伤地说，“梅·戈德的尸体已被确认。”

文德痛苦地回忆着她充沛的精力和机智。他坐在靠车门的折叠椅上，盯着地板发愣，他静静地坐在那里，为死者的家人感到难过，猜想他们怎样才能经受住这沉重的打击。他想到了金，想到了她遭受的折磨，他也为所有那些不为人知的受害人感到痛心。这是个怎样的世界啊！它创造出了这些残害无辜的凶手。最后他对自己说，“做你该做的事，”他站起来，匆匆走出汽车。

紧急救援分部的一辆卡车停在临时指挥车后面，一名警士跪在防水帆布上给一个液压千斤顶加润滑油，“嗨，”文德说，向他走过去。

“一团糟，中尉？”

“是的，”文德需要结交一个暂时的朋友，因此他随便地问，“紧急救援分部的事情进行得如何？”

警士眨眨眼睛，“上头刚给我们派了一名新长官，一个花了二十年在总部大楼里翻文件的人，他们让他来增加些实际经验，以便决定他的下一次晋升。艾尔文·谢菲尔斯副警长，认识吗？”

“是的，我知道，就算你的肠子着火他也不会尿到你的屁眼上。”“就

是那样，中尉，”警士对他的新朋友说。

文德花了五分钟同他一起对警方的惨淡处境表示怜悯，“看着所发生的一切，中尉，我们的日子不好过。”

“是的，”文德难过地同意道。他蹲下来，脸上显出深思熟虑的表情，小声说，“我将为这对饭桶举办一个奇特的晚会，你愿意帮助我替他们选一两件礼物吗？”

警士疑惑了片刻，然后笑着说，“为什么不，中尉，你满意什么？”

十五分钟后，文德手拿着一个帆布口袋把头伸出临时指挥车大声嚷道，“阿吉达，收好你的笔记，咱们走！”

他们安静地行驶在昆斯伯鲁大桥上，阿吉达开车，文德坐在她旁边的座位上，看着桥下的有轨电车驶向罗斯福岛。迎面驶来的汽车的前灯照亮了她橄榄色的皮肤和脸部的轮廓，她注意到他正盯着自己，微笑地说：“这是很久以来我们第一次单独在一起，约翰，”她亲昵的嗓音又将他带回记忆中去。“我明白，”他说，伸出手抚摸她的脸，手指，从她的面颊滑到下巴，“生活和你希望的一样吗？”

她没有回答，只是伸手捏了捏文德的手。

一星激动的火花点燃在他心中，他记起他们共同分享的那些难忘的时刻，阿吉达的身体在他下面轻盈地扭动，她将脸压在他肩上掩盖住她达到高潮时的呻吟。当他告诉她一切都结束时，她的表情在他的记忆中也同样栩栩如生。他告诉她他遇到金并爱上了她，他看着阿吉达温柔地说。“安德琳，我为自己带给你的痛苦表示抱歉。”一丝愤怒出现在她脸上，“我厌倦了男人们的爱，我很抱歉。”

当地驶下通向昆斯区布利瓦德的大桥时，她问，“金知道我们之间的事吗？”

“是的，在我们之间没有秘密，”他说，“为什么你还不结婚？”

她感到一阵难过，勉强地挤出一丝微笑，说，“我还没有遇到一个会讲葡萄牙语的男人。”

阿吉达驶进六十二街，在街角处面向着福茨格拉德斯酒吧停住汽车，关掉前灯。

文德从衣袋里掏出一个多用公文信封，取出一张面部照片和犯罪记录单，递给她说，“奥托·霍尔曼，”同时手指向福茨格拉德斯，“那是他工作的地点。”

她展开犯罪记录单看了一会儿，又拿起面部照片，“模样可爱的一个人，喜欢头发剪到头皮处，数次被联邦酒类毒品及枪械管理局拘捕。”

“霍尔曼从事炸弹销售业。苏士瑟尔给了我四个人的名字，霍尔曼排在名单的第一个位置，我想你先去看看他是否在里面。”

“好的，”她说。她走出汽车，回头看着他，似乎想说些什么，但显然她改变了想法。她提起毛衣，从衬衫枪套中取出二英寸长的眼镜蛇手枪，放进外衣的口袋里。她慢步走过酒吧，同时向内望去，走到鞋店门口她转身向文德示意：霍尔曼在酒吧内。文德向她走过去。

“他一个人坐在吧台的最里头。”她说，“除了一个招待我没见到其他人。”

文德核对时间：凌晨零时十五，“当我们进去时，你警戒那个招待。”

“我们怎样演这场戏？”

“像一对夫妇，弗兰克和杰西·詹姆斯。”

当文德踹开门时，一股啤酒味迎面扑来。他们走进去，一言不发，阴沉的脸给了最好的暗示。

盯着陌生人，霍尔曼的手离开酒杯放到吧台后面。

阿吉达掏出她的左轮手枪，销上门，拉下酒吧前窗的窗帘。

“你们他妈的想干什么？”酒吧招待问。

阿吉达将手枪对准招待，他举起双手，可阿吉达示意他从吧台后走出来。

文德走向霍尔曼，小心地将帆布口袋放在吧台上，说道，“我想看清楚你的手，霍尔曼，当你将它们举起时，最好不要有什么东西在里面。”

“你们是谁？”霍尔曼问，将他的双手平放在吧台上。

文德没有回答，他拖出一张椅子面对这个炸弹商坐下。

招待从吧台后走出来，阿吉达将他推进厨房，她扭开电灯，命令他坐在冰冷的，未使用的烤箱前的地板上。她取出两副文德给她的西班牙制没有编号的手铐，将这个招待的左手铐在烤箱的手柄上，用另一副手铐将他的右手和左脚踝铐在一起。看着这个扭曲的人，她决定不再浪费时间去搜身，他这个样子无法拿到任何武器。她关灯走出了房间。

阿吉达命令霍尔曼站起来走到地势较高的摆放桌椅的地方，文德提起帆布袋跟在后面。他抓起一张椅子重重地放在靠墙的蒸气管前，“坐下！”他命令霍尔曼。

炸弹商冷漠的灰色眼睛盯住文德，在椅子上坐下，他转而盯住阿吉达的左轮手枪。

霍尔曼舔了舔嘴唇，文德把手伸进帆布袋，掏出一副乳胶手套戴在手上，他看见了霍尔曼疑惑的神情，不由感到暗自好笑，他认为我们不是警察，他正试图弄清我们是什么人，文德想。他拿出三副手铐和一截尼龙绳，把霍尔曼的手腕铐在椅子靠背的横条上，然后把他的足踝铐在椅腿上，扯开尼龙绳，绕着霍尔曼的胸部绑紧。

他转身背对着霍尔曼，同时稍微向右方移了一小步，以致霍尔曼能够看到他像是正在摆弄一个炸弹的零部件：电线，AA 电池，一只旅行钟，一颗螺丝，一把螺丝刀，以及一只纤细的银管。他把它们放在桌上，回头看着霍尔曼恐惧的双眼。

“你们是什么人？”霍尔曼再次问道，徒劳地在椅子上挣扎。

文德挡住霍尔曼的目光以致于他无法见到自己在做什么，文德问，“时间？”

“零点四十六。”她答道。

“我们将它定在一点，”文德说，拧紧旅行钟的发条。

霍尔曼继续挣扎。

文德故意让他瞟了一眼那个装置，然后小心地放进帆布袋，提起口袋放到霍尔曼椅子下的地板上。

霍尔曼故作镇静地问：“你们想要什么？”

“仅仅一个名字。”

“谁？”

“你把赛姆迪克斯卖给的那个人。”

“十一分钟，”阿吉达说。

霍尔曼的呼吸变得局促起来，“我不知道你正在谈论些什么。”

文德扭头对阿吉达说：“到门那儿去。”

她急步走到门边打开锁，“那个招待怎么处置？”

“怎么处置他呢？”文德看着霍尔曼，说道，“别忘了从地狱给我寄张明信片。”

他冲向门口。

“等一下！”

文德停下脚步，慢慢地转回头，“什么？”

“我不知道他的姓名。”

文德走回来，“告诉我你知道的一切。”

霍尔曼犹豫了片刻，紧咬嘴唇，最后说道：“在一九六二年中央情报局雇佣了我，把我海运到西贡，安顿在临近大使馆的一幢公寓里。我的工作是为南越特种兵制作炸弹。中央情报局把任务指定给我，然后我在离西贡三十五英里的朗顿，中情局的一个基地，将它们完成。”

“他们为什么要雇佣普通人？”

“我不是军人，也不是中情局的人，因此假如我被俘或发生什么意外，他们都不会有麻烦。中情局之所以雇佣我是因为南越根本不懂需要用不同种类的炸弹攻击不同的目标。”

“五分钟。”阿吉达大声叫道。

“跳过这些章节，说说那个人。”文德命令道。

“当时在那儿并没有多少人，我们喜欢到士多街蓝鸟酒吧去喝杯啤酒什么的，每个人都必须穿着平民的服装，而且有一条规定：不能问另一个人他在做什么，或是在为谁工作。你们要找的那个人几乎每晚都在蓝鸟，唱着爱尔兰民歌，举止与我们差不多，但他从来没带过女人。‘叫我丁尼’，他经常这样对我们说。我们从来都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以及他为谁工作，现在，看在上帝的分上，放开我！”

“描述他的长相。”文德说。

“大约五十八九岁，身材矮胖，哦，也不是很胖，浓厚的棕色头发，棕色眼睛，你知道，就像一个普通人，没有什么不寻常的地方，没有显著的特征。等一下，他的耳朵，对了，他的耳朵很突出。”

文德感到坐在椅子上的这个人正在与他捉迷藏，离开前，文德割掉一张脸部拼图像复印件的下部，让霍尔曼见不到那上面的纽约警察局的标识和编号，把它拿到霍尔曼面前，“这是你的朋友丁尼吗？”

霍尔曼仔细地看画像，“我不敢肯定，这可能是他，只是现在他的脸上要圆一些，丰满一些，双眼离得更近一些，但我想这可能是他，我不敢肯定。”

“你从越南回来以后和他保持联系吗？”

“大约是过了十年，好像是十二年，一天我正坐在安布萨德酒吧里，他走到我面前说，‘你没认出在蓝鸟的朋友吗？’我看着他，无法回忆起来，然后他又说，‘我是丁尼。’我们谈了片刻，我给了福茨格拉德斯的地址和电话号码。”

“你曾和他做过生意吗？”

“五年前他路过福茨格拉德斯，我卖给他赛姆迪克斯和延迟引信。”

“这一次卖给他是什么时候？”

“昨天。”

文德又一次给他看画像，“是卖给这个人吗？”

“他在画像中看上去有些不同，但我想可能是他。”

“你还卖了别的东西给他吗？”

“克莱默炸弹和杀伤榴弹，”

“你在哪儿交货？”

“他就在这里用一辆租来的卡车将它们装走。”

“你把这些东西藏在哪儿？”

“厨房的冷藏柜和地下室里，”霍尔曼嚷道：“松开我。”

“一分钟。”阿吉达大声叫道。

“你自己干吧。”文德说，冲向门口。

四分钟后，当汽车开进罗斯福大道，阿吉达对中尉说，“我打赌那是霍尔曼先生有生以来度过的最漫长的一分钟。”

“他现在仍旧还坐在那个炸弹上，当他被松绑时，他要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换他的内裤。”

“把塑胶炸弹卖给他，霍尔曼也成为了这起多重凶杀案的主犯，我们应该拘捕他。”

“如果这样做，他将会指控我们，我们刚才做的那些违反了一打的法律和民权条例，如果他知道我们是警察，他会感到轻松得多。总有别的方法惩罚他的。”他说，从口袋里掏出一枚二角五分的硬币，他叫她在下个公共电话亭边停车。

她看见了一个电话亭，停住汽车，文德推门准备出去，她忽然伸手抓住他的胳膊。

“什么事？”他看着她。

“没什么，约翰，我只是觉得你需要些改变。”

他带着一些悲伤温柔地看着她，“我所需要的是回到生命的过去十年中去。”

(二)

文德的脸上显现出一些疲倦，嘴里不停地嚼着变质的黄油羊肉球。早上6点，他，阿吉达，马瑟拉坐在第十大道15街的罗德迪拿饭店内靠窗的座位上。

阿吉达充满惊奇地看着马瑟拉把番茄酱淋在鸡蛋上。

回到昨晚爆炸现场的临时指挥车后，文德分派莫斯和琼去医院询问一名已恢复意识的目击者。他想和马瑟拉谈一会儿，因此他问他和阿吉达是否愿意一起去吃早餐。

一名女招待过来替他们重新斟满咖啡，阿吉达拿着她的手提袋站起来，“我去一下洗手间。”

文德从桌上的盘子里拿起一张餐巾纸放进咖啡托盘擦干杯子里溢出的咖啡，他看着马瑟拉，“你还与琼处在一起吗？”

“别担心，中尉，我会适可而止，我将与她玩一阵子，然后甩开她。”

“那位小姐身上可带着一支手枪；要是她不想被甩开呢？”

马瑟拉把番茄酱涂在蛋黄上，答道，“我玩这种游戏已经很多年了，头儿，在这方面我可是个老手，琼不会有有什么问题，某天我将洗手不干，回到妻子身边。”

“不可能，玩游戏的人总是在玩游戏。”文德说，用叉子戳起一只蛋黄。

阿吉达走了回来，他们停止了谈话。坐到椅子上，她问，“我打扰了先生们的谈话了吗？”

“没有。”马瑟拉说，把一茶匙番茄酱送进嘴中。

15分钟后，高斯·怀特走了进来，“不妙的结果，”他安静地说，坐在椅子上，“其他人呢？”

“你刚好错过了他们，”文德说，“他们回家去洗个澡，换件衣服，我们9点将在办公室碰头，现在，你，‘不妙的结果’是什么意思？”

“我查了我们的暴力犯罪计算机程序系统，罪犯特征心理分析档案，嫌疑犯档案，联系了美国每个联邦调查局分支机构，我一无所获。官方和非官方的材料，没有一个与你的凶手相符。”

一名嚼着口香糖的女招待走了过来，“你要点什么，运动员？”

“煮两个荷包蛋，外加一个草莓松饼。”怀特说。

“好的，运动员。”女招待说，将咖啡倒进这个联邦调查局工作人员的杯子里。

把一块方糖丢入杯中，怀特说，“你今早把我吵醒后，我立即去办公室查阅爆炸案的资料，你的小爆炸被列为第一号要案。”他用茶匙搅动着咖啡，看着文德说，“ATF的人昨晚在昆斯区进行了一次搜捕，收缴了一拖车的炸药。”

“真的？”文德说，喝着咖啡。

继续搅动他的咖啡，怀特说，“他们抓住了一个叫霍尔曼的家伙，当时他被人杀猪般地绑在椅子上，你知道这个故事吧？”他把杯子举到嘴边，狡猾地补充了一句，“很高兴见到你还同过去一样年轻。”

文德微笑。“霍尔曼会被判刑吗？”

“会很长而且很严厉。”

文德双手合拢在嘴边，身体向前靠了靠。怀特放下他的杯子，也做了一

个同样的姿势，“我的吸血鬼转移了目标。”文德轻声说。

“噢，他妈的。”怀特说，“这个爆炸案是你的凶手干的？”

“是的，霍尔曼给他提供炸弹。据霍尔曼说，我的小伙子一九六二年在西贡，用名丁尼，经常在土多街的蓝鸟酒吧出现。霍尔曼不清楚这个丁尼是否是军方中央情报局的人，你能查一下吗？看能否找到这个名字，或一张照片。”

“那已是许多年前的事了，当时那里有许多幽灵般的人，而且你得到的不一定是他的职业姓名。”

“肯定会有某个活着的人知道那男人，某个地方肯定有他的记录。你是我唯一的希望。不追查这男人的过去，我就没法触动他一根毫毛。”

“噢，约翰，”怀特说，“你为什么不停地说那是个男人？那可能是个女人。”

“不可能，高斯，女人可不采取这样的方式杀人。”

(三)

警察专员扫视着围绕椭圆会议桌就座的五名高级警官，他们是接到通知来参加十一点钟的会议的，所有这些都到过爆炸现场。他们满脸疲倦和焦虑，不耐烦地等待情报分部的侦探完成他的例行反窃听检查。

“你要永远拖下去吗？”专员问道。

“只需几分钟，专员。”这名侦探说着，把金属探测器伸到电话前，漫长的几分钟后，他匆匆地收拾好他的装备走出房间。

专员十指交叉，手放在桌上，用低沉的，故作镇静的声音说，“先生们，今天早上九点旅馆联合会通知我，这座城市的每家主要的旅馆的房间预订被取消了60%，他们把这归结于我们的无能。”

他的鼻孔微张，手指不耐烦地敲着桌面，“我还可以告诉你们，我们的零售商店也正在遭受重大的损失，我敢肯定，你们所有人都知道报纸、电视充满了杰西卡·玛丽尔和她碰上的那次凶杀。现在，他们又有了这个疯狂的炸弹专家。另外，我可以告诉你们这些聪明的脑袋，几乎每个女权运动组织都在向我们大喊大叫。”

警长举手反对，“专员，我认为——”

“我不想听，”专员说，“我只想要结果，我只想要拘捕。”他转而对列文索说，“谈谈吧，山姆。”

列文索凑近桌子，“每家电视台和报社都同意播放刊登那份画像，我已指派我的刑侦主任和二十名侦探调查文德他们提交的名单上的每个人。”

“别的呢？”专员不耐烦地问。

“文德找到了一些有价值的线索，”探长说，他看着警长，补充道，“万一记者知道了我们了解的……”他把暗示的警告加到充满火药味的空气中。

专员抓起手套掷向警长，“假如今天会议的任何一点被泄露，我将找出这名奸细，发布‘立即执行命令’降低他的警衔，然后把这混蛋调到北布鲁克林，永远当一名值夜班的上尉。”

探长低头看他前面的空白便笺，似乎有什么无价的真相写在上面。

“继续。”专员命令列文索。

“文德找到了一个名字：丁尼，我们的凶手一九六二年可能在西贡，联邦调查局正在查这一点，文德还从凯特·科斯维尔的指甲缝中找到了皮肤碎屑，另外，他证实了罪犯使用的高能炸药——赛姆迪克斯。”探长继续总结调查的其他各个方面，当他结束后，靠在椅背上问，“有问题吗？”

有组织犯罪部的部长是一个强壮的意大利人，他把枪套绑在脚踝上，他也曾当了多年的探长，“依你看来，你的孩子文德已经做到一丝不漏了吗？”

你他妈的混蛋，列文索想，微笑着对他说，“是的，的确如此，每个现场都被反复的勘察过，测距、拍照，痕迹的真空处理，像筛子筛过一般，每件书证和物证都仔细地列了清单。”

有组织犯罪部部长的表情显出他并不服气，“鉴于案件引起的公众注意，我们应该指定一个上尉或是级别更高的人领导调查。”

紧张的沉默出现在房间里。

山姆·斯德普睿斯的眼光扫着墙上那排历届警察专员的照片，最后落在美国第二十六届总统上。“我坚持任命文德中尉。”

警察专员双眼盯住正前方，通过他的脸部表情无法洞悉他的内心想法。

“由于那个影星引起了大量的公众注意，任命一个级别更高的领导调查是明智的。”易伯哈特对专员说。

当我还是名警士时，我决没想到有一天，自己要在这些该死的问题上浪费时间，列文索想，“如果我们在领导人的级别上加重分量，这案子又没得到满意的结果，那时我们任命的‘上尉或是级别更高的人’将明白他的前程将会在抽水马桶里结束。”

专员看着列文索，“侦察部是你的，山姆，任命你想任命的人。”

“文德。”列文索坚决地说，但他知道约翰·文德已没有多少时间去完成看上去根本无法完成的事情，因此他将不得不是替罪羊的第一个。

“婊子，”卫斯顿咒骂道。他赤裸地站在药柜前，头转向身后以便他能看清背部的血痕，用一团浸着过氧化氢溶液的棉花球轻轻地擦拭伤口，一阵剧痛传来，“婊子。”

他把棉球捻成条形，贴在伤口上，全身放松下来，恍惚地看着镜子，他试图与“他”取得联系。他闭上双眼，看见飘忽不定的一团影子在黑暗中闪现出白光。他集中精力，试图弄清它们是何物，接着，他能看见隐藏在纯黑色面纱后一张张无特征的脸，上帝正在感谢他给“他”送去了更多的新娘。

他睁开眼睛，感到一阵头晕，他双手撑在梳妆台上，头靠着冷冰冰的镜面，回味鲜血微咸的味道，这些可口的混合物将他和文拉丽连结在上帝周围，他们的三位一体，他们的三向联系，再没有人能把文拉丽从我身边带走，他内心想着。他吞咽，温暖湿润的液体流过喉咙，他的心跳加快了；阴茎充血了，“文拉丽，”他呻吟着，抚摸自己勃起的阴茎。

十五分钟后，他的头枕着枕头，健壮的身体横躺在床上，一件毛衣搭在胸前，他伸出双手抓住她的小手，阳光透过窗帘反射到天花板上，他的双眼注视着闷热的房间里在空气中翻腾的金闪闪的尘埃。

射在天花板上的光似乎在不断变换形状，“我希望能没有痛苦地从生走向死，然后安详地睡去。”他坐起来，看着她又大又黑的眼睛，“警察又尾随在我们后面，文拉丽，但上帝将保护我们；‘他’会向我们展示怎样毁灭他们。”

文德把车停在第五大道东部的五十七街，走了出来，此时还未到中午，这个城市主要的商业区几乎成了一片荒漠。他穿过第五大道，走向圣·杰奎斯的进口。

门卫看见了文德，他们开门迎接他，“还好吗，中尉？”

“都还好，这儿的生意怎样？”

“在你和我之间都能闻到臭味，我的小费全完了，你最好快些抓住那个人。”

“我得上楼，”文德说，走进商店。营业员们懒懒散散地站在冷冷清清的柜台后。他登上通向夹层楼面的扶梯，来到泳装柜台五彩缤纷的世界，不禁又想到琳达再也无法实现的旅行。他沿走廊走到通向名设计师设计专柜的扶梯前。

仅有一名妇女正在这些昂贵的服装前逗留。

一名女营业员认出了他，走过来说，“你好。”

“你好，介意我四处看看吗？”他问。不等回答，他走向谋杀案发生的更衣室。

房间外那片沾满血迹的地毯已被割掉，嵌入一缝合的补丁，空气中仍弥

漫着油漆的味道，他推开门，发现屠杀的一切痕迹已被清除，那张“安妮女王”扶椅已被扶正；粉碎的镜子已被一块新的玻璃取代，溅满血迹的窗帘已被取掉。踱步进去，他关上门，取出那张画像，把大衣挂在衣帽钩上，把那把脆弱的椅子移开墙壁，坐了下来，前臂撑在膝盖上，手拿起画像仔细观察，试图进入凶手的灵魂中去。

“你见到她进来，渴望接触她，把你的手伸进她温暖的双腿之间去，”他停了停，“不，那不符合你，你不是一个普通的性别，你要吮吸她们的血，你不得不感受到她们求生的挣扎，不得不看见她们眼中的恐惧，但那些还仅仅是前奏，不是吗？你要在带走她们的生命后才罢休。”

他感到心中的怒火，“你是个疯子，但你还是意识到不能让她们的血溅到身上，不让别人看见，对的，你精神错乱但足以做到那点，可是你为什么对警方有抵触？你为什么打电话通知报社？我知道这是为什么，你想加大赌注，不是吗？等着瞧吧，看你是否能把逼疯。”

他记起缠绕在琳达脚踝处的泳装，“为何没有人见到你走进更衣室？你必须在闯进来之前穿好你的‘洁身衣’，因为你知道你需要两只手去控制她，然而没有人见到你。不，卫斯顿看见了你，但他说你没穿你的洁身衣，”他又重复了一遍，“你没穿你的洁身衣。”

他继续在房间中坐了半个小时，苦苦地思索，期待灵感突然出现。

保罗·阿瑟维罗巡官站在安全办公室的文件柜旁，阅读阿吉达和琼刚递给他的一份名单走向这位刑侦分部主任，文德微笑地看着两位女侦探，“事情怎么样，巡官？”

“我们正在抽调人手，”阿瑟维罗说，“不幸的是我不得不浪费半个早上和区警察局长扯皮。我通知他们借调侦探到这儿……”

“……他们给了你正在休假或是已辞职的人的名字。”文德打断道。

阿瑟维罗恼火地点了点头，“正确，二一四区的局长竟然给了我一个已病休了一年半的警察的名字。”

文德会意地笑了，“他们讨厌临时借调他们的人，他们的工作也够呛。”

“知道我怎么做的吗？”阿瑟维罗说，他看着两名女侦探，“我另外传了一个电话信息，换成了他的两名最棒的侦探的名字。让他们也知道跟我玩的后果。”

“你的人正在核查那些精神病人吗？”

“我们正在努力，一旦发现线索，我立即通知你。”

文德看着阿吉达和琼说，“继续调查市民申诉委员会的记录，顺便看看是否我们的死者也曾投诉过。”

大卫·伯莱克的领结松开着，灰色衬衫的领口也未扣上，他的外衣胡乱地扔在旁边的一台打字机上，那副模样使文德联想到某部肥皂剧中跑龙套的角色。

伯莱克坐在一台计算机的荧光屏前输入他的关于昨晚爆炸案的稿件，键盘边放着三个锈迹斑斑的茶杯，文德俯身看着杯中飘浮的残渣，问，“为什么你不到外面和那些人在一起？”

“因为我不想浪费时间去听‘拘捕指日可待’之类的废话，那些人差不多都是看电视的家伙，眼睛太瞎，根本没认识到你的凶手要拆他们的台。”

“我想你盼望能成为七点钟新闻的主角。”

“确实，”他转头看着文德，“这是我应得的，约翰，我厌倦像一名苦

工一样的生活。”

“我也是，为何我们不试一种新的工作方式呢？”

“你找到了新线索了吗？”伯莱克问。

“你能告诉我关于杰西卡·玛丽尔的情况吗？”文德避开伯莱克的问题。

“毕业于纽约的美国戏剧艺术学院，随后在三级片中饰演淫荡的女人，她成名于电影《摩拉·弗莱茨》。你为什么问这些？”

文德耸耸肩，“我不知道，她在我的死者后面引起了公众太多的关注。”

“你想她可能会与案件有联系吗？”

“我只是想了解这些演员，我没有把她当作目标——但我觉得无论如何她是其中一个因素。”

“要我查查她吗？”

“我不胜感激，大卫。顺便查查她的朋友，另一名演员，卫斯顿。”

“好的。”

“在你的报纸档案中发现了什么了吗？”

“还没有，”伯莱克转身从他的抽屉中取出那副西洋十五字棋，“来一盘？”

文德微笑起来，遗憾地摇摇头，“大卫，我实在没有时间。”

回到总部大楼，挤进拥挤的电梯，文德无意中听见一名警察对他的同事说，“到今天我已干了整整五年警察。”

五年，文德想，隐隐约约地觉得这个词非常熟悉，他最近在哪儿听到过这个词？在哪儿？他陷入了沉思，哦，对的，奥托·霍尔曼曾说他在五年前把赛姆迪克斯卖给了丁尼。五年？还有一个与案子有牵连的人，近来提到过什么事发生在五年前，谁？他试图回忆起来。

走出电梯，文德匆忙地冲向他的办公室，拿出对霍尔曼的审讯记录，但那上面并没有提到丁尼五年前用赛姆迪克斯干了什么事。文德抓下巴，猜想，五年前丁尼炸了什么，见鬼，到底是谁告诉他发生在五年前的事情？他翻开其他记录，试图得到答案。

窗台上的花盆似乎给了这座城市在春季复苏的希望，文德按下门铃，在木质大门前来回踱步，一名黑人妇女磨光的指甲推开了门厅的花边窗帘，文尼萨·布朗探出头来。文德预先没给她打电话；她看上去很惊奇而且并不是特别高兴见到他。她打开门。她梳着长辫，一件黑色的羊毛裙遮住她极具诱惑力的身体。她穿着黑色的长丝袜，但未穿鞋。

她让这位警官进去，然后扭头望着他，她的表情似乎在问，现在有什么事？

“上次你告诉我你父亲五年前死于车祸。”

“这与我妹妹的死有何关系？”

“你父亲发生了什么事？”

“当他驾车行驶在布鲁克林—昆斯高速公路上时，汽车的油箱爆炸了。”

“你记得那天的日期吗？”

“星期三，一九八六年二月十九日，下午二点十六分。”

文德在一张纸上记录下来，“你父亲的全名是什么？”

“詹姆斯·伊利斯·卢卡斯。这些与玛丽的死有什么关系？”

“或许没什么，你父亲的警徽号码是多少？”

“我不知道，”她走去拿起钢琴上她父亲的照片，仔细地看那年轻

巡警的警徽，“我看不清楚，”她把相架递给文德，他盯住那个数字，但也无法看清。

“没关系，我能在人事局查到这个号码。”

她把胳膊抱在胸前，“这真是很重要吗？”

“有可能。”

“等一下，”她说着，走出房间。文德开始打量四周，他向门廊望去，看见那个安乐椅空空地放在那儿，给人一种孤零零地被遗弃的感觉。窗下的书架塞满了书，第一层上摆着一张一个小姑娘和她母亲的照片，玛丽·卢卡斯的脸上闪现出童年天真无邪的笑容。这与她的最后一张相片是多么的不同啊，他想。声音从背后传来，文德转过身去。

“我记起了放在地下室的这东西。”她说，递给他一个布满灰尘的徽章。

徽章有卢卡斯的姓名，服役日期和他警徽的复印图，下面是两排缎带，那是他作为纽约警局的一员时所获得的。缎带下垂着一块金质的十字勋章，它的中部是花边装饰的团花，四周是环形的字迹，“奖给英勇的纽约警察”。文德把勋章翻到反面，那上面也有环形的字迹：纽约市警察，巡警詹姆期·伊利斯·卢卡斯，一九七九。

文德看着她，“你知道他为何被授予‘战斗十字勋章’吗？”

她摇摇头，“父亲从不谈论他的工作，从不。”

“你母亲在家吗？”

“楼上。我必须坚持，如果不是绝对必要，你最好不要打扰她。”

他低头看着奖章，“我想我能从单位记录中得到我所需要的。”他想起了多年来他参加过的许多退休告别聚会，当那些即将退休的人走到大家面前接受勋章时，他们的脸上充满了自豪，“我不会怀念这份工作，但我将怀念你们所有的人，”这是那催人泪下的获勋演讲通常的开场白，他情不自禁地想到，究竟还有多少代表真情和荣誉的勋章被遗忘在那些潮湿的地下室里。

(四)

积雪覆盖了街面，文德驾车拐上了弯曲的车道，最后停在他的停车位置上，匆匆走进大楼来到电梯前，与其他正在等候的警察站在一起。他焦急地想尽快上楼找到任何他能找到的关于第一名死者的父亲卷入的那场致命的事。在离开布朗家以后，他直接打电话给阿吉达，叫她到市民申诉委员会，任何针对退休巡警詹姆斯·伊利斯·卢卡斯的档案。他还告诉莫斯到人事资料室去取这位退休警察的档案。

这该死的电梯在哪儿？他校对时间：五点五分，这正是下班的时候，意味着不得不比平常等候更久，一层楼一层楼，警官们正蜂拥出他们的办公室，走向亮着出口标识灯的电梯。

文德决定使用体力。他脱下外衣搭在手臂上，走“祝你好运”。那是一个空旷的地方，部分被金属旋转楼梯占据。那儿也是即将升职考试的警官们抛硬币，占卜运气的地方。

爬着楼梯，文德注意到他头顶上的脚步声以及交谈声清晰的回音。走到第十一层的地板，他背靠墙试图调整自己的呼吸。我不再像过去一样年轻了，他想，笑着意识到这句陈词滥调的确是陈词滥调，因为他们的确真实。

当文德走进办公室时，马瑟拉和莫斯正拿着一些文件走来，“看上去可不太好，”马瑟拉对文德说。

文德感到了身体的酸痛，他决定再也不走着上十一楼。他在衣架上挂好外衣，走到办公桌后，打开边上一个抽屉，取出一瓶除臭喷雾剂，他解开领带和衬衫纽扣，对着胳膊下喷洒，看着他的侦探们焦虑的神色，他问：“坏消息吗？”

“是的，坏消息，”马瑟拉证实说。

退休巡警詹姆斯·伊利斯·卢卡斯的档案展开放在桌上，左边的卷宗是武器记录卡，人事档案卡以及其他一些表格。

另一侧包括一叠评语和拘捕记录，最上面的“特殊报告”是关于他获得战斗十字勋章的行动记录。文德注意到下面的一份人事文件，他看看顶端的名字，胸部的肌肉一下子紧张起来，“噢，不，”他呻吟着说。

所有的一切都在这里，在这份被叫做“特殊报告”的报告中。

第一段文字叙述如下，星期一，一九七九年元月十八日，大约 11:30，巡警詹姆斯·卢卡斯（警徽号 5593）和巡警威尼·琼斯（警徽号 14062）正在第九区执行八点到十六点的巡逻，接到报告说第一大道 927 号的普洛格里斯商店门口发生持枪抢劫。

抵达现场后，两名警官面对四名抢劫了霍勒威电气公司工资款的持枪白人男子。警官们跳出警车命令四名疑犯放下武器，然而疑犯向警官们迂回包抄，首先开火。他们躲在警车后开枪还击，在接下来的六分钟内，共开火四十二次，导致四名疑犯死亡——以及一名旁观平民，调查证实这名平民是文拉丽·格里芬夫人，白人女性，二十七岁，当时正离开第一大道八百九十四号的圣罗斯教堂，被流弹击中死亡。

这份十五页的报告包括了十名目击者的姓名和住址，他们的证言在附录 B 中，有一份详尽的现场地图，现场照片也附在上面。弹道学研究表明文拉丽·格里芬夫人是被卢卡斯巡警的警用左轮手枪射出的一颗 0.38 口径子弹击中。验尸报告详细叙述了这颗子弹造成的致命伤。

文德抬头望着侦探们，阴影笼罩在他紧张的脸上。

“我们先前的两名受害人是这两名警察的女儿？”

“恐怕如此，头儿，”马瑟拉严肃地说。

“没有差错吗？”文德盯着文件。

轻擦着自己的衬衫纽扣，莫斯说，“我们反复核对过，玛丽·卢卡斯和赛尔玛·琼斯顿的的确确是他们的女儿。”

点燃一支烟，马瑟拉加进一句，“我们的凶手有可能是死者的丈夫。”

文德站起来走到黑板前，研究着现场照片，他意识到他侦察的方向全错了。他们一直都在查找一个随便杀人的怪物，但现在看来卢卡斯和琼斯顿谋杀案有过精心的预谋。

至于其他的死者呢？爆炸案中的那些死者呢？有太多的证据证实那是同一凶手所为。忽然弗兰克·格里芬，文拉丽的丈夫成了文德要调查的人，可如果他是凶手，为什么要拖上十二年呢？那吸血鬼又是什么东西呢？

文德拨通那位联邦调查局官员的电话，当怀特的声音传来后，文德请他把弗兰克作为可能的丁尼进行调查。“我立刻着手，”怀特说，“你欠我一个大人情。”

交通事故调查科关于退休巡警詹姆斯·卢卡斯的汽车爆炸的报告没提到有一个炸弹装置，他们说卢卡斯的汽车莫名其妙地突然爆炸在火焰中，直到现场的交通事故调查科调查员报告说死者在事发之前十五分钟使用信用卡买过汽油，加油站的信用卡清单显示出这购物行为以及它发生在布鲁克林区弗兰特布西大道提拉里街的一个加油站，油箱盖未旋紧导致了爆炸。结论：死者在加油后没有恰当地旋紧油箱盖，导致溢出的汽油偶然地被一只烟头引燃。

文德靠在椅背上，尽快地思考。那位调查员没怀疑存在一个爆炸装置，因此他没有通知排弹组到现场检查汽车残骸，在那个加油站将一个炸弹放到卢卡斯车上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合上交通事故科的报告，文德问，“我们知道弗兰克·格里芬的情况吗？”

“一无所知，”马瑟拉答道，“那份‘特殊报告’上有他的姓名和住址，我查了电话局，格里芬没有电话。”

“我刚去过弗兰克·格里芬家，”莫斯说，“但在那个位置去年立起了一幢高层建筑。”

“妻子的家呢？”

侦探们耸耸肩：他们没找到线索。

马瑟拉走到文德的办公桌前，“事情不太好，头儿，我们与警民合作委员会联系过，没有任何代表文拉丽·格里芬利益针对这个城市，警方，或是这两名警官的诉讼。”

“什么？”文德无法掩饰住他的惊异。

莫斯坐在桌上继续说，“在你回来之前，阿吉达打电话说市民申诉委员会没有指控卢卡斯和约翰斯顿致使文拉丽·格里芬死亡的记录。”

阿吉达和琼走进办公室。“关于文拉丽和市民申诉委员会，你们能肯定吗？”

“绝对肯定，”琼说。

阿吉达证实他们核查了枪击案发前三年和后三年的记录，没找到有价值的线索。

文德看着侦探们，“假如今晚你们中有人有私事，可以离开，其他人继续研究这些报告，虽说是一堆狗屎，但某处或许隐藏着有价值的东西。

没有一个人起身离开。

几分钟后，马瑟拉偷偷瞥了琼一眼，离开房间，走到重大案件调查科办公室，他拿起电话拨通家中，告诉妻子自己可能会晚归，如果实在太迟，他将呆在办公室里。

“没关系，亲爱的，”他妻子说，打开电话本查找保姆的电话。

马瑟拉回到办公室后，阿吉达问他，“中国餐，托尼？”

“好的，”马瑟拉答道，又向琼偷看了一眼，阿吉达征求大家的口味后，打电话到当地的一家四川餐馆预订了饭菜。

十五分钟后，把面条塞进嘴中，文德又翻起了那份“特殊报告”，他觉得很难相信在偌大一个城市竟然没有一个文拉丽的家人对她的死亡提出过抗议。

马瑟拉也是显得很疑惑，他抽出一支香烟，点燃后说，“你知道，头儿，文拉丽·格里芬的死对律师可是大好的机会。”自信地挥了挥手，他补充说，“我的意思是指，这个城市在法庭外自动解决了许多像这样的案子，这可能是它没有记录的原因。”

“或许是那位丈夫暴死什么的，”莫斯说。

文德的表情显示出他的疑虑；他拿起“特殊报告”的“补充报告”，注意力落在最后一段末尾的那名调查官的保护性批注：“我的调查显示巡警卢卡斯和琼斯顿为执行公务采取了正确的行动，鉴于可能对他们的指控，我请求警民合作委员会为他们进行辩护。”

这份“补充报告”的落款日期是在枪击案后的第二天。文德弯腰抽出办公桌最下层的抽屉，把脚搁在上面，身体靠在靠背上，若有所思地望着窗外远处的那些玻璃大厦。那位调查官肯定确信枪击案中文拉丽的死亡并没有引起轰动，否则他不会在事发后如此快地就加入那条保护性批注，一般情况下，调查警察枪击事件的调查官一直要等到一切情况都清楚后才会加进保护性批注，因为他们清楚一些调查官就是由于一条欠成熟考虑的保护性批注而断送了前程。

克里克·迈克格文上尉自始至终领导了前期调查和补充调查。文德打电话到人事档案处查询这位调查官目前的工作地点，他被告知，上尉已于1981年的8月因公殉职。他放下话筒，这时大卫·伯莱克走了进来，手中挥动着一沓文件，“这是关于枪击事件的报纸档案。”

文德先前曾通知伯莱克在他的档案中找出那次枪击案的报道。

这份报纸在第一版刊登了这个故事。现场照片显示出四名凶手倒毙在人行道和马路上，文拉丽·格里芬的尸体躺在教堂的石梯上，盖着一床灰色的毯子：插图旁的文章讲述了文拉丽的丈夫弗兰克在接到她的死亡通知后是如何地精神崩溃被送入医院。

文德将报纸递给马瑟拉。

伯莱克把他的帽子放到桌上，等侦探们读完文章，然后问，“你们中有人注意到这个故事的奇怪之处吗？”

“没有讲述以后发生的情况，”文德果断地说。

“给中尉一支香烟，”伯莱克说，抓起他的帽子放到胸前给文德一个礼貌的鞠躬。“像这样的素材本应该至少连续报道三天催人泪下的故事。”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琼问。

“在报纸外的某个人告诉报纸内的某个人忘掉文拉丽·格里芬。”文德说。

“我想警方又行了贿。”伯莱克说。

莫斯问，“你能否用鼻子四处闻闻，找到是谁，做了什么事，在什么时候，在哪儿，怎么做的，以及为什么这样做？”

“要是我把鼻子伸到不属于它的地方，楼上的某个人八成要将它割掉。”伯莱克说。

文德拿起“特殊报告”和“补充报告”，比较它们的开头，他察觉到一些古怪的地方，不由感到一阵激动。

看到中尉紧张的神情，马瑟拉问，“是什么，头儿？”

“这儿有些不对劲，”文德说，仔细地查看两份报告。

他们聚集在文德周围，文德感到了阿吉达身上的香水味，“哦，看看开头的收到报告复印件的单位的名录，”阿吉达说，靠在他身上。她的乳房接触到他的肩膀，文德感到脸上一阵发烧，他向旁边移动了一点，把自己从她扰人的身体接触中分离开去。

信件档案分发部门要求在“特殊报告”第一页的右上角打印出需送交单位的缩写名单，这份报告右上角名单中最后一个缩写名称猛地跳到文德眼中：特殊情报局。这是纽约警察总局已经停止活动的一个情报部门，它专为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处理黑幕交易，是纽约警察局目前的情报分部的鼻祖。

“为何他妈的特种情报局收到过复印件？”莫斯问大家。

没有人能回答他。

文德正打算说些什么，高斯·怀特来电话，告诉他1962年没有曾用名丁尼的弗兰克·格里芬的人在越南。文德谢过他，挂上电话。

“霍尔曼骗了我们，”在文德告诉他高斯·怀特的话后，阿吉达郑重地说。

“很有可能，”文德赞同道。“但霍尔曼是个老手，我肯定他在谎言中也掺入了一些真话。”看着马瑟拉，他问，“霍尔曼现在在哪儿？”

“从监狱里保释了出来，”马瑟拉说，“他八成是在昆斯区的某个地下酒吧里。”

“要我们把他挖出来吗？”马瑟拉问。

“我们无法接近他，”文德说，他伸了伸懒腰，“我的大脑已不堪重负了，改天再说吧。”

看着十一层楼女洗手间内的镜子，琼往嘴唇上涂着唇膏，“你认为这个霍尔曼真正知道一个丁尼吗？”

“是的，”阿吉达在分隔间内回答。

“霍尔曼是个怎样的人？”

“以为他自己是兰博的一个‘A’级淫棍。”

琼压压她的嘴唇，“我可见过不少这样的人。霍尔曼的住处离这儿多远？”

“如果不堵车，20分钟。”

马桶响了起来，阿吉达走出分隔间，拉直裙子，走到水槽前洗手。

琼把她的唇膏放进手提袋，取出梳子开始梳头，“你认为两名柔情似水

的女警官能引诱奥托告诉她们关于他的朋友丁尼的一切吗？”

“别人可能称之为轻率的诡计，琼·汉格斯托姆侦探。”

“我不会。”她说，盯着镜中的自己。“女侦探比起他们的男同事有些不言自明的优势。”

“让霍尔曼与我们合作可得来点下流的名堂。”

“做你该做的事，另外，我喜欢头儿。”

“我也喜欢他。”

“我明白。”

一个退休聚会穿透了卡里杰多的寂静。

两个人坐在空空的饭厅的角落里玩牌，苏士瑟尔抓起他的牌塞进手中。

文德走了进来，脱下大衣挂在衣架上，等候他的轮次。

与苏士瑟尔玩牌的人有一张十分熟悉的面孔，苏士瑟尔凑近他说着什么。那是马特·亨拉利上尉，情报分部公共安全处的处长。他起身走了过来，似乎并没有认出文德似地经过文德走出了房间。

苏士瑟尔示意文德过去，“我能为你做什么呢，中尉？”

文德把那两份“特殊报告”和“补充报告”放在桌上，苏士瑟尔低头看着它们，“1979年，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看看上面的接收单位名单。”

“怎样？”

“为什么关于两名制服警察的“特殊报告”要被分发到特种情报局？更重要的是，为什么要用一个交易堵住报社的嘴？”

苏士瑟尔把酒杯端到鼻子下慢慢地品味香气，他的眼神透过玻璃杯注视着文德。放下杯子，他拿起桌上的纸牌玩着游戏。

文德看着这一切，他的耐心已到了极点。“那时你正在特种情报局工作，你记得这件事吗？”

苏士瑟尔把黑桃Q放在第一份报告上，把梅花7放在另一份上，“你为什么对这个古代历史感兴趣？”

用食指敲击着“特殊报告”，文德说，“这个古代历史对我的凶手调查至关重要，”他的语气中夹着一丝恼火。“你记得这件事吗？”

“我记得，当时我刚刚把尼尔森安顿到一处临时寓所，然后到办公室处理最近发生的事情，当我在老板的办公室时，从赛提霍打来的电话说交易达成了，”他举起酒杯，尽量地吸进香味。“他妈的医生告诉我不能再喝酒，但他没说我不能闻它。”他注视着桌对面的文德，说，“文拉丽·格里芬曾经是名修女，由于她没有立誓，因此当她请求脱离教会准备结婚时，获得了批准，几个月后她嫁给了格里芬，又过了两个星期她脱离了教会。”

文德用手搔着下巴，直言不讳地问，“到底是谁压下了这个故事？”

苏士瑟尔露出顽皮的微笑，弯曲的黄牙暴露无遗，他拿过报告上的那张黑桃Q，掏出钢笔在上面写下一个名字，递给文德，“这个世界真是太小了，不是吗，中尉？”

(五)

萨克斯音乐从旁边一间饭店的底楼大厅里传来；门口闪烁的霓虹灯显示出“拉卡皮托”的字样，紫绿色的灯光投在人行道边肮脏的正在融化的积雪上。

阿吉达侦探把她已使用了六年的沃尔沃轿车停在罗斯福大道上，看着琼·汉格斯托姆侦探在街对面的福茨格拉德斯酒吧门口停住她已使用了十年的本田轿车。

琼走出汽车向这边走来，阿吉达摇下车窗，琼从手提包中取出她的警方证件递给阿吉达。

“你真要这样干吗，琼？”

“当然，”琼说，取出绑在大腿内侧的枪套递给阿吉达，她的手垂下去掏出一个沉重的东西放进外衣袋里。

“要是霍尔曼不在里面呢？”阿吉达说，把枪套放在座位下。

“如果那样我们就回去，回头见。”琼转身向福茨格拉德斯走去。

两个酒鬼并排坐在吧台前的高脚凳上；侍者靠在吧台上翻阅一本黄色画报。

一阵微风伴随着琼的到来，卷边的黑羊毛外衣，膝部开衩的灰色短裙，闪耀丝绸光泽的连裤袜，白色高跟鞋使她显得比平时高挑，白色丝织罩衫显示了她的曲线美，一个充足的证明，她尽量使自己看上去既高贵又性感。

走向吧台时，她迅速地环顾四周，看见坐在角落中的一个灰色短发男人。她扔给吧台招待一美元硬币，说，“我的汽车坏了，我需要打电话。”

“当然可以，宝贝儿，”他说着接过硬币。

她解开外衣纽扣，滑到肩上，一个酒鬼抬头晕头晕脑地望着，用下流的语气对招待说，“查利，你今晚可要打炮了。”

她微笑地看着查利，接过找钱走向电话，她用一块手绢仔细地擦拭话筒，然后拿起它，拨通道路紧急情况服务，告诉接线员自己的身份证号码，她转头问招待，“这儿的地址是什么？”

招待告诉了她；她对着电话线那头的人重复一遍。她漫不经心地叉开腿，大腿在裙子中显现出来，丰满的乳房紧紧抵着丝质罩衫，乳头的黑晕在透明的薄纱后若隐若现。

霍尔曼嚼着威士忌观察她，他的注意力立即移到她腿上，脑中想象着把手抚弄在那丰满平滑柔嫩的大腿上，直到触到她的阴毛，该是如何一番感受。她不像他见的那种为了一杯啤酒就到贮藏室与人性交的女人，她是高贵的。他淫荡的眼神落在她的乳房上，招呼道，“你好。”

琼慢慢地把头转向声音的方向。

“到这儿来，”他说道。

招待又拿起他的杂志，两个醉鬼怔怔地盯着前方，其中一个脸突然趴在吧台上，面颊浸在一摊酒中。

“你在哪儿？”她问，踌躇地走向短发。

“这儿，”他说，站起来以便灯光照亮他的面容。她立即根据他最近的罪犯档案中的照片把他辨认了出来。她与他保持一段距离，疑虑地看着他。

“你的车坏了？”

“是的，我进来求助。”

他呷了一口威士忌，放下酒杯抬头对她说，“假如道路紧急服务的那些人不能马上赶到，我可以看看你的汽车，我知道一点关于汽车组装的知识。”

“你真是太好了，但我觉得那没有必要。”她转过身去，明白她的冷淡对他的狂妄是一个极大的打击。一段沉默后，他走到她身边。

“我叫奥托·霍尔曼，我想请你喝一杯。”

“不，谢谢，我要开车。”她冷漠地答道。她看着四周，似乎在后悔不应该进来。

霍尔曼看到她的忧虑，试图安慰她。“不必紧张，你与我在一起很安全，我是这儿的老板，只要我在，没有人敢放肆。”“我不怀疑这一点，但是……”

“怎样？”

她勉强地微笑起来，脱下外衣搭在手臂上，好像她准备随时离开。她用蹉跎的语气说，“迪瓦斯酒和苏打，加点冰”。

他的眼光似乎要把她的衣服剥光。安德琳是对的，她想，这畜生绝对是“A”级淫棍那种类型。

她随他在桌子边坐下。

当他将她的酒递给她时，琼看着他脸上的皱纹，“你在军队中服过役或是类似的什么吗？”

“是的，曾经有一段时间，在南越特种部队。”

她忽然充满敬意地望着他，胸部在罩衫内微微起伏。

“怎么了？”

“没什么，”她吞下一大口酒，“我在那儿失去了一个人。”

“噢，我很难过。十分亲近的人吗？”

“我的大哥，他死时我只有10岁，他也是在部队中服役，噢，抱歉——我叫琼。”

她把一切办得井井有条，霍尔曼早已失去了戒备，他在想着如何把她弄到手，他没有停下来思考为什么圣诞老人会把这样的礼物送到他嘴边。现在让他告诉她极想知道的一切并非什么难事。

三杯酒下肚后，他凑近桌子小声说：“在越南时我做过一些……我现在不再引以为自豪的事情。”

“你杀过人吗？”

他喝了一点威士忌，“是的。”

“那……”

“让你兴奋吗？”

“以前我从未告诉过任何人，但，确实，有些时候我甚至如醉如痴。”

她垂下眼，“我想我能理解。”

“为什么？暴力让你感到刺激吗？”

她扭开脸，有些害羞地说，“有时。”

“你喜欢被虐待吗？”

她挑战性地看着他，说“是”，接着她又好像是对自己的话感到害怕似的，她说，“我得走了。”

“琼，等一下，”他温柔地把她拉回到她的椅子上。“琼，有那么一次，或许是两次，在我的一生中，我遇到了一位令我感到非常兴奋的女人，我希望能更多地了解她，我希望能与她相处，但，我没有勇气把握那个时刻，而后来……”他耸耸肩，“她走了，永远走出了我的生活。我感到悔恨，悔恨”

不能在那个时刻表达我真实的感情。”他开始搂她的腰。“你是位非常令人兴奋的女人，我不愿再失去这个时刻。”

她沉默不语，但仍继续坐着。霍尔曼给酒吧招待使了一个眼色，几分钟后，昏暗的酒吧中只剩下他们两人。那两个醉汉被咧嘴微笑的招待推出了大门，接着他也离开房间。

霍尔曼的手指在她的腰部画着圆圈，然后猛然搂住她，并逐渐加大压力。“我让你性欲高涨吗？”

她呻吟着说，“是的，”心里却在想：他妈的混蛋。

“现在就让我们在这儿开始吧。”

她的眼光落到他搂着她的铁钳般的手指上，“你可能不喜欢我做爱的方式。”

“我打赌我喜欢。”他安慰她，吻她，他令人厌恶的舌头伸进她的嘴里。

她把他推回座位上，“我需要你当我的奴隶。”

她抬起双腿，手伸进裙子里脱掉连裤袜。她起来，绕着他转圈，将连裤袜抛向他的头部，同时用另一只手抚摸他的短发。当她转到他身后时，她停下来把连裤袜交叉处缠在他脸上。“你能闻到我的气味吗？”她靠在他肩上，抬起他的双臂。

“是的，我闻到了，我喜欢。”

她做了一个鬼脸，“我真高兴。”她用连裤袜的一条腿把他的脖子和一只手腕系在一起，另一侧也如法炮制。她后退几步，欣赏自己的杰作。看到“兰博”被连裤袜捆住的那副样子，她真希望给他照张相印到明年的日历上去。她蹲下来，把裙子提到膝盖以上，把一只腿与他的腿靠在一起，她的手沿着大腿慢慢向上移动，装作正在手淫。“你看见我正在做什么了吗？”

“是的，”他喘着，“告诉我你的感受。”

“我那儿已经潮湿了，发热了，啊！啊！”她忽然打了他一耳光。

“再来，继续打！”

她打他，这次是对胸部沉重的一击。“告诉我你做过的危险的事情。”

“我在越南暗杀了五个人。”

“噢，感觉太棒了。让我来吧，奥托，让我来吧。”她呻吟着，垂下头。“奴隶，告诉我杀人的感觉。”她再一次击打他。他的阴茎在长裤里直挺挺地勃起。

“我将告诉你。”他哼哼着，“但首先我希望你掏出我的小鸡鸡，吮吸它。”

“等一会儿，奴隶。”她又一次击打他，这一次她用了全力。

霍尔曼急促的喘息声划破了酒吧间里的寂静，琼的头向后仰去，她的手指在裙子内不停地运动。

“拉开我的拉链。”

“等一下，告诉我看着某人死去是什么滋味，快点，在我高潮到来之前。”她用指甲挤压他的阴茎。

他呻吟着，“有人在我身上安下了一个炸弹。”

“一个炸弹！”她又用了点力，“告诉我这事，感觉如何？”

“惊怕，兴奋。”

她呻吟起来，挤压他的阴茎。“谁干的？为什么他们要那样做？告诉我！”

“他们想知道……为什么你如此关心这件事？”

她感觉到他勃起的阴茎已经开始萎缩，他试图从连裤袜中挣脱出来。

“你打破了咒语，”她说，起身拿起她的外衣。

“等等，”他说，挣脱了捆绑物把她拖回椅子上。

“我喜欢你在暴力中的时候。”她说，舔了舔嘴唇。

“你喜欢重叠舞吗？”

“我没有做过。”霍尔曼承认。他的疑惑又被新的欲望所代替。

“妙不可言。”她说，提起裙子，用腿分开他的双腿，然后坐在他身上。她慢慢地移动，擦着他的身体，头向后仰去，她的呼吸越来越沉重。

“你在对我做什么？”他呻吟着，“简直太棒了，你现在来吗？”

“我想现在我不能。”

“很抱歉，我并不想打破咒语。”

她没有回答，继续在他身上搓动。她的头伏在他肩上，咬他的脖子，耳朵，耳垂。

他的呻吟听上去几乎是孩子气一般。“狠狠咬我，”他乞求她。

她没有应允，而是突然站起来脱掉裙子和内裤。她面对霍尔曼，眼里闪现出欲火。霍尔曼笨拙地伸手企图抓住她，她避开他的手，从放在旁边桌子上的外衣里拿出一只9毫米贝利塔自动手枪，“啪”的一声放在霍尔曼的脸侧，然后将枪管塞进他的嘴中。

“你喜欢痛苦，不是吗？”她小声说道。她的脸离他的眼睛只有几英寸，透过她先前罩在他头上的连裤袜，他眼里的恐惧清晰可见。

“是游戏的时候，奥托，是死的时候了。”

霍尔曼甚至没注意到自己尿湿了椅子。他一动不动地坐着，害怕任何细微的移动都会促使她扣动扳机。他能尝到枪管上金属与机油的味道，也能感到自己的齿龈已被划破涌出了鲜血。

她暗暗告诫自己不仅已违反了警务条例中任何一款，而且还对一名俘虏作了一番专家级别的表演。“告诉我炸弹的事情，奥托。”

不自觉地，霍尔曼的身体开始发抖，他试图透过枪管挤出一些话来。她抽出手枪转而对准他的头侧，缓缓勾紧扳机。雷鸣般的声音回荡在酒吧中。

霍尔曼恐怖地尖叫起来，那名招待冲进了房间。琼把手枪对准他，大声嚷道，“滚蛋，除非你也想玩！”查利举起双手，匆匆地走进通向厨房的旋转门。

“求求你，小姐，”霍尔曼乞求着，泪水流到了面颊上。“听好了——那并不困难，我知道一个自称丁尼的男人经常来这里。”琼说。

琼将手枪抵到他的眉心，径直地看着他的眼睛，“他是谁？你对我说实话吗？”

“这个男人的姓名是弗兰克·格里芬。我向上帝起誓，我不知道他在哪儿，但有許多人正在找他。”

琼露出满意的笑容，继续用枪指着他的头，她慢慢拿起她的裙子和内裤，“你最好记住，亲爱的，我是他们中的一个。”

她回到车上时，为自己所做的事感到震惊。她甚至有点沉溺其中的感觉。

阿吉达走过来，把手臂搭在她肩上，“戏演得怎样？”

琼不由得感到一些羞愧，她知道自己不能把真正发生的事情告诉朋友。她苍白地笑着说，“或许演得过于好了。”

在总部大楼第11层，侦探们在各个科室之间匆忙地走动。在反集团抢劫

科的办公区，一台电视在播放“在家中购物”节目，一名销售商正大肆称赞劳力士手表。侦探们则忙于打印报告或是联系电话调查。在诈骗调查科的办公区，一张熟悉的面孔正在朝询问他的警官大发雷霆，“我要见我的律师，你们这些混蛋。”他试图抵赖把“鲁托”证券倒卖给了华尔街的一名律师。

文德一个人坐在他的房间里的办公桌后，盯着黑板沉思。卢卡斯—琼斯顿枪击案使他的调查陷入一片混乱。现在他无法确信是否应该追寻一个随便杀人的精神病，或是一名恶意的报复者。他看了看莫斯走时留在桌上的一张条子：头儿，迈尔考·卫斯顿来过电话，上午回复。

他看着手表，星期三 0：17，新的一天开始了，而自己仍在工作。他喜欢工作，他也厌倦工作。他看着桌上的电话机，想起最后一次与金通话的情景，他打电话问她的情况，“非常好，”她说，“我正在看《远航》。”

“你喜欢这部电影，不是吗？”

“它是我最欣赏的电影之一。”她说，“等等最好的一部分来了。保罗·亨利特正点燃香烟，递给了贝蒂·戴维斯一支，”金学着电影里的对话，“当我们拥有星星时何必去企盼月亮呢？”

他通过电话能听见电影的主题音乐，似乎又看到相机支起来对着月亮。那晚，金死了。

他看着窗外的月亮，“我想你，金。”他疲倦地打开卷宗，注视文拉丽·格里芬被遮盖在毯子下的尸体的照片，凭一名警察的直觉，他明白她的死是这起案件的关键。

文洛尼卡区拦腰截断伊拉斯穆斯街一直延到圣·科洛斯教堂的女修道院。这座礼拜堂以它艳丽的窗花格，彩色玻璃窗和深入布鲁克林地面的宽阔扶壁著称。

两棵大橡树将修道院的正门遮蔽在阴影中，它们光秃秃的枝干的影子伸进了院内，沿修道院两侧的小径在它的后面重合，把教堂和学校联成一片。

阵风不时卷起片片雪花，地面又黑又脏，在教堂的后部，一个男人的轮廓隐隐呈现在阴影中。

卫斯顿研究着修道院的外观：一座三层楼的砖石建筑，每层有五扇窗户；排水管连通两侧的下水道，二楼和三楼的一些窗户微微开着。

卫斯顿的头深陷在黑色大衣的衣帽中，高领绒衣厚厚地包裹着脖子。他飞快地瞥了一眼修道院，提起地上的一个旅行背包，拿出一段绳子，打了一个结套在足踝上，把另一头拴在旅行包的背带上。

他踮起脚，抬起胳膊，手撑着窗台，爬上狭窄的突出部分。他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个橡胶吸盘，压紧在正对窗门的玻璃上，然后取出一把玻璃刀，沿着吸盘的边缘划了一个圆圈，取下粘着玻璃的吸盘，小心翼翼地放在窗台上。他将三只手指伸入这个洞口，打开窗门，接着用手掌推开窗户，跳了进去。

他一动不动地站在地上，将自己的感觉与修道院内的声音和景物协调在一起。楼上某处的抽水马桶正在轰鸣。

他解开踝上的绳子，吊起他的背包。右侧是一间大厨房，休息室在左边；摆放着丑陋的大件陈设，墙上贴着黑色的墙纸。他从背包里拿出他的外套和裤子，飞快地穿上，并连结好头套和披肩，然后拿出长牙嵌入嘴中，接着又取出一块叠好的黑布和一把锯短了手柄的双面斧，无声无息地走上楼梯。

楼梯将他引到了一个铺着地毯的走廊，两侧是紧闭的木质房门。他轻轻

走到一楼，毫不介意斧子冰冷的刀锋在膝盖处上下跳动。他安静地转动一间房门的把手，推开它，走了进去。这是一间单调的小房间，有一张梳妆台和小书桌、椅子，一个十字架挂在床边的墙上。

一名 60 多岁的老修女平静地睡在床上。俯视着她，他的脸上充满怒火。为了加强他们的纽带，血必须是新鲜的、纯洁的。而这个老修女的血却毫无用处。他举起斧头正欲劈向她的头，这时，他停住了。不，我不能用这无价值的血玷污对“他”的奉献，他告诉自己，垂下了斧头。

正要离开房间，他听见附近开门的声音。伸出头，他看到一个女人正走向大厅尽头的一道门。她穿着栗色的长袍，金棕色的头发闪烁着青春的光泽。他激动起来。

他注视她走进房间，关上了门。他蹑手蹑脚地跟过去，背靠墙，静静地等待。房间里传来马桶的轰响，接着是水管的流水声，门把开始转动。

她走了出来，他爪子一般的手立刻捂住她的嘴，将她推进房间，用脚把门关上，把她抵在浴缸上。她的长袍滑落下来，露出粉红色的羊毛衫。当他把她推到地板上时，斧子在浴缸上铿锵作响。他提起她颤抖的身体。眼泪在她充满恐惧的眼中打转，脸色一片死灰。他把她的头向后推去，显露出她柔软的喉咙。他用冰冷的长牙亲吻她，穿透她的皮肤，剃刀般锋利的门牙插进了她的咽喉。当他抽回时，他将她的头推离他，避开奔涌而出的猩红色的液体。它们溅到了浴缸和墙上。他放下她的尸体，后退几步，低头看着这具弯曲的死尸，又想起了他的文拉丽。他匆匆走到门边打开房门向外望，暗自在想，这里仅仅只有一个年轻的吗？

圣·科洛斯的院子是一个封闭的区域，它类似一个被 12 英尺高的围墙和高压电线围着的监狱娱乐场所。一辆巡逻警车拐进了这条街。

警车的驾驶员是一名 20 多岁的黑发青年。他停下车关掉前灯。他的搭档也差不多 20 岁，是个高个子女人，她长长的黑发扎成一根马尾辫。

她打开储物箱，拿出两听咖啡。两名警官扯掉盖子喝着咖啡。她问，“你仍然和那个医学院的学生混在一起吗？”

“是的。”

“你曾告诉过她你是警察吗？”

“你在开玩笑？要是她知道我是警察，立即会和我分手。我告诉她我在法律学院里工作。”

啜着咖啡，她问，“你对新安排有何看法？”

“简直是在吸人血，上面又把我们扔进了河中。”

“对，那些负责这个部门的混蛋只会关心他们自己的养老金，根本不考虑我们不得不生活。”

他饶有兴趣地打量她，“你知道，上夜班让我变得好色起来。”

她微笑地摇摇头，说，“要是你愿意，我立刻出去，你好缓解你的感觉，但你得使用一张手绢。”

他难堪，恼火地坐了五分钟。这时，他望着前方，若有所思地抓抓下巴，指着停在他们车前的一辆轿车。“奇怪的地方停着一辆新车，在这种像荒漠一般的街上。”

“情人？”

“我没见到车内有任何动静。”

她推开车门走出汽车，从枪套中取出左轮手枪走过去，左手握着一只手

电，谨慎地接近乘客座位一侧，她的同伴也走了出去，向司机座一侧靠近。

当卫斯顿从伊拉斯穆斯街走进五兹区，见到警察正在朝他租来的汽车走来时，他几乎晕了过去。这些魔鬼要毁了我们，他激动起来，手愤怒地捏成拳头，微笑地看着他们，温和地说，“早上好，警官。”

“你住在附近吗？”女警察用手电指向这个陌生人。

“是的，我是迈克·安德斯神父，我住在教区长住宅。”

“现在是凌晨两点，神父，”男警察说，“你在这野地干什么？”

“那是我的汽车，”卫斯顿说，“我正要回家，我刚为一个快去世的教友做了一个天主教临终洗礼。”

“临终洗礼？”女警察重复道，她疑惑地皱起眉毛，“我很久没听到一名教士提到这种仪式名称了，他们通常说‘临终礼拜’。”

“是吗？”卫斯顿说，他意识到她潜在的威胁。

“你有什么证件吗，神父？”她问。

卫斯顿看了她一两秒钟，说，“我有，警官，”他走向警车，把背包放到汽车的引擎盖上。

男警察和女警察分别站到他的右侧和左侧。

“其实这些天你们不必如此细心，”他说，解开背包带，手伸进里面握住斧头的手柄，“哦，我的皮夹在这儿。”

他飞快地抽出斧子，向她的膝盖处猛砍，刀锋劈碎了她的膝盖骨，她蜷曲着向后倒在地上。

男警察看见斧头向他的头部砍来，他本能地伸手去掏枪，同时向旁边躲闪，手举起来保护他的脸。

但这名年轻的警察慢了，刀刃从腕部劈断了他的手，继而砍碎了他的头盖骨。

女警察躺在地上，看见她的同伴倒下，“你这婊子养的！”她对着逃跑者开了三枪，但伤口影响了她的视力，她又开了一枪，他在哪儿？她背靠那个院子的墙，脸部痛苦地扭曲。“混蛋！你在哪儿？”她松开弹匣，放在大腿上。

镇静，她告诫自己。看着她的搭档，她知道他已没有救了。她提着手枪，把身子艰难地扭向一侧，手伸进茄克取出步话机，她紧咬嘴唇，忍受着腿部的剧痛，“67，10—13 伍兹区，伊拉斯穆斯街，10—13 我的搭档遇害。”

远处传来的警笛声划破了夜空。

(六)

文德停下车，走向正斜倚在院子围墙上的探长，“发生了什么事？”文德问道。

“他杀了一名修女和一名警察，”列文索告诉他详细情况。文德重重地靠到围墙上，“你在电话里说这事发生在文洛尼卡区。”

“对，就在转角处。在我到这里之前，市长要求警察专员辞职。”

文德看着自己的老朋友，惊奇地注意到他没有刮胡须，身上是一件皱巴巴的西服。他像是一夜之间老了十岁，“市长任命新的警察专员了吗？”

“是的？”

“谁？”

“我。”

文德关切地望着自己的朋友，“我不知是否应该表示祝贺。”

“我不知道，但现在一名警察又添到了名单上，你和我或许该是下一个被一脚踹开的人了。”

看着自己的朋友，文德说，“你需要修面，山姆。”

“我知道，”山姆·斯德睿斯忧郁地答道，手轻擦自己的胡须。

“你任命谁为探长？”

“北曼哈顿的布克宾德。”

“合适的人选。警长呢？”

“易伯哈特决定埋头在他的文件中，他将在退休后到佛罗里达，去污染那儿的环境。”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文德说。他看着这位新的警察专员，伸出手去，列文索惊奇地看着它，随后静静地握住约翰·文德的手。

警车封锁了伍兹区，紧急救援处的聚光灯在清晨依旧开着，银灰色的灯塔在这灰蒙蒙的天下闪光。凶手租来的汽车和被害警察的巡逻车被圈在橙色封锁带中，一个尸体的粉笔轮廓勾画在警官倒下的位置，一摊血迹聚集在头部轮廓的旁边，现场技术分析员已完成了他们的任务，收拾装备离开。紧急救援处的人正在寻找女警官向凶犯射出的四发子弹的弹壳。

南布鲁克林谋杀调查科的两名侦探走到文德和列文索跟前，“专员，”一名黑瘦的侦探说，他向文德点点头，看着他的备忘录报告说，“除了受伤的警官外，没有目击者，没有离开现场的血迹，这说明她没有击中他，凶手租车时用名詹姆斯·特纳，他留下的地址已被查明是曼哈顿二十街的一所公寓。

另外一名侦探是有鹰钩鼻和突出下巴的白人，他说，“我们派人去了那里，那是个假冒的地址，一年前被一个他妈的有名无实的人租用。”

文德慢慢地细看现场，“凶器是什么？”

“斧头，在现场没找到。”

“看看我是否是对的。”文德说，开始演示当时的情况，“他用斧子砍破这名警察的头，警察倒在这里，”他指着粉笔轮廓，继续说道，“他受伤的搭档躺在那儿的地面上；她挣扎着从枪套中取出手枪向凶手射击了四枪，”文德把手抱在胸前补充说，“当她向他射击时，凶手正从警官的头上扯回斧头。”

“情况应该是这样，”鹰钩鼻说。

“要是某人正向我开枪，我决不会想到要把斧头从这里带走，”瘦侦探说。

“我也不会，”专员说。

“除非你们是超人或者傻瓜，”文德说，他走向那辆租来的汽车，弯腰通过橙色封锁带。汽车的门窗上撒满了指纹提取剂。文德坐到前座上，看到打开着的仪表盘隔间内有一个塑料盒子，汽车的各种证件都放在里面。文德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尽管冷空气涌进车内，但或许是在修面后使用的某种强烈的香水的甜味仍然残留在车内。那位心理学家曾经说过，通过吸血鬼的腐味能够将它们辨出来。文德不禁想道，用二十世纪的思路来说，它们可能试图用某种香水把它们自身的味道掩盖起来。

文德走出汽车，向教堂大道看去，路障把好奇者和记者挡在后面。走到伍兹街角，他抬头看着伊拉斯穆中学令人印象颇深的石质墙壁，转回头，他看见新的警察专员独自站在院子围墙边。

他向他走过去。列文索说，“约翰，成为警察专员是每个警察的梦想。”

“不是每个警察。”文德纠正说。

“我能为警方和这座城市的人做许多好事。”

“山姆？你有我的支持，你没必要出卖我。”

“我正如履薄冰，如果这件案子不能尽快破获，我就死定了。”

“我们会抓住他，山姆。”

列文索把头扭向围墙，“你是否知道，警察专员有权任命一名侦探中尉为侦探处长而无需通过任何考试和民意调查？一个三级提升。”

“已有二十年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

“那是事实，但海森尔叫我告诉你，一旦你抓住凶手，那个位置就是你的，而且你的所有人都可以得到一大笔奖金。”

“明哲保身的官僚机构，用贿赂来保护自己，”文德说，“你才当了仅仅几小时的专员，你已经陷到其中去了。”

“约翰，那是对出色工作的奖励，不代表别的什么。”

文德笑着看着他，“我并不是为钱，山姆，你得学会不要如此焦虑。”

文德在修道院的顶层楼梯发现了莫斯和马瑟拉。“查到些什么？”他问他们。

他们向他演示谋杀的过程，然后一同下到大厅走进浴室，血迹仍然残留在这覆盖着白色瓷砖的房间中。“药检师非常激动，”马瑟拉说，“在挣扎的过程中，一块毛巾堵住了排水管，将血液全部保存在浴缸中，药检师带走了每一滴血液。”

她终于得到了她要的东西，文德想，走出浴室。他问莫斯，“阿吉达和琼在哪儿？”

“正在询问修女们。”马瑟拉答道。

向大厅通道望去，文德看见阿吉达和琼正在同一群聚集在一起的修女谈话。阿吉达向这边望过来，向他轻轻地挥手。

五分钟后，当她们结束对修女们的询问后，这两位侦探走了过来。“头儿，我们可以单独谈谈吗？”琼说。他们走到一边，她伸了伸肩膀，微笑着说，“昨晚我和我们的朋友奥托·霍尔曼谈了一会儿。”

“你做了些什么？”文德眯起眼睛问道。

“我们想一名不幸的少女可能会使他走漏风声。”

“某个少女。”马瑟拉嘟哝着说。

文德看着阿吉达，“你也去了吗？”

“是的。”阿吉达说。

文德摇摇头，问，“你们得到了什么？”

“根据霍尔曼所说，丁尼和弗兰克·格里芬是同一个人。”

文德靠在墙上，双手合拢在脑后，他看见走廊上一个修女在轻轻地哭泣，她的同伴正试图安慰她。“这些姐妹们能告诉你们什么吗？”

“不能。”阿吉达说。

文德继续看着走廊，一个想法突然跃入脑际，“我们需要一张弗兰克·格里芬的照片。”他说。

“霍尔曼告诉我格里芬过去是一名特技演员。”琼说。

“去查演员协会的记录。”文德对琼说，“看他们是否有格里芬的照片。我开始怀疑那张复合拼图画像的准确性。”

“但卫斯顿见到这个男人在更衣室附近游荡。”莫斯说。

“他见到了吗？”文德说，“就算他确实见到了那人并不意味着那个人就一定是凶手，”文德很想了解琼到底是怎样和霍尔曼谈上话的，他正要问她时，他突然觉得自己还是不要知道，不要问为好。他对琼说，“当我问霍尔曼时，他骗了我，他也可能骗你。”

“哦，我真的不这样认为。”她说，她的面颊微微泛红，眼睛尽量避开他。

位于第一大道的土多超级市场在上午十点钟后已不再拥挤。一个卖水果蔬菜的男人正忙于取出他的商品，煞费时间地摆放妥当以便于它们被尽收眼底：极度光亮，滑润的苹果；葡萄叠成金字塔形状，遮盖住青色的表皮。所有的蔬菜都被放在水中浸过一偏。

食品柜台后的女士戴着一副乳胶手套，正在从陈列柜台里挑选冻鱼和肉块。

迈克尔·卫斯顿推着一辆购物推车沿着走廊过来，他从货架上取下一盒塔姆帕克斯放入车中，又丢进洋肉球等东西，然后把车推到食品柜台后，“早上好，”他对柜台后的妇女说。

“早上好，卫斯顿先生。”一名叫玛丽的妇女说。

卫斯顿弯腰审视陈列柜中的东西，“文拉丽喜欢大块的熏鲑鱼。”

“早上新鲜的。”

“我要四分之一磅。”

玛丽用一把又长又薄的刀切下一块，用白纸包好，她问，“还需要别的什么吗？”

“四分之一磅奶酪和细香葱。”

准备着货物，她问，“你妻子好吗？”

“她今天不错，实际上，我们将开车去吉斯海滩，文拉丽喜欢看海。她能够连续看上几小时的海浪。”

“我明白，”她期望地说，“我也喜欢看海，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没去了，我被包围在这城市中。”

“你丈夫好吗？”

“马夫上尉正在忙于找一份工作，哈！我应该活久一点。”

“事情会好起来的。”

“仅仅在当我鼓起勇气让它们好起来的时候。”她说着，把东西递给他。

卫斯顿走到收款台付钱，正要离开时，他看见一叠超级市场小报，一个标题新闻写道：韦尔沃夫与一名修女举行宗教婚礼，他抓起一份报纸，付钱给收款员，“我妻子喜欢读这类报纸。”

收款员接过钱用询问的眼神看着他，“你认为‘猫王’埃尔维斯仍然健在吗？”

“可能，”他说，走出了商店，进入隔壁一家干洗店取文拉丽的衣服。

回到家中，他将她的衣服挂在壁橱中，把她的私人卫生用品连同其他所有未开封的一同堆到最上面一层。经过他永恒祈祷的妻子时，他吻了她的头，说，“我马上去做早餐，”在厨房里，他把刚买的食物放进拥挤的冰箱，把一些旧的丢入塑料垃圾袋，挪出一些空间。

他煮上咖啡，然后走进浴室，脱掉衬衫，检查肩上凯特·科斯维尔给他留下的伤口，他取出一瓶过氧化氢溶液清洗它们，“婊子！”

他在脸上涂上修面后用的保护溶剂，走向厨房准备早餐，十分钟后他托着一托盘走进卧室，把它放在床上，然后坐下。

在吃完一半的奶酪和细香葱后，他又起一片熏鲑鱼放进嘴里，盯着他跪在祈祷凳上的妻子，他微笑地说，“昨晚一切顺利，文拉丽。我送给‘他’一个修女，这次是货真价实的一个。现在我们将平安一段时间了。”

一阵凄凉的感受袭上他心头，“我不知道‘他’是否会原谅我把你从‘他’身边带走。”

床头柜上的电话突然响起来，他把听筒抓到耳边。

“早上好，迈克尔。”

“世界头号电影皇后今早感觉怎样？”

杰西卡·玛丽尔穿着丝织比基尼内衣和肥大的T恤，坐在床角里，话筒捏在耳边，“我很好，迈克尔。”

“你的警长保镖仍然跟在周围吗？”

“是的，他妈的。我已经叫我的经纪人把他们赶走。他们刚在外面停住车，等候我离开。昨晚我不得不从服务通道溜走。”

“你现在哪儿？”

“在东村的一个朋友家，迈克尔，我们可以一起喝杯咖啡吗？我需要和你谈谈。”

“四点在士多公园。”他挂上电话。

杰西卡重重地把话筒放到电话机上。

“怎样？”罗娜·斯蒂尔德问，她穿着一件黄色丝质晨衣，站在这间狭小的公寓卧室的窗户边，远望着第三街那些流浪汉的藏身所。

“我今天下午早些时候与他见面。”

“哦，杰西卡，你使我如此高兴，”罗娜跑向她的朋友拥抱住她，“你对我太好了。”

杰西卡亲吻她朋友的脸，罗娜解开睡衣，耸了一下肩膀，听任它滑落下她的身体，她看着杰西卡，似乎杰西卡的双眼要将她吞下似的。当她看见杰西卡闪烁的嘴唇时，她微笑起来。杰西卡用手抚摸罗娜迷人的三角区排列紧凑的卷毛，一只手指插入她微微张开的大腿中。罗娜抓起她朋友的手，把它抬到自己的嘴边，舔着她潮湿的指头，允诺说，“现在我会很好地对你。”

“看看那些小丑！”卫斯顿吃着奶酪，对文拉丽轻蔑地说。电视正在播

放文洛尼卡区的谋杀案新闻，播音员详细地讲述这一令人可怖的谋杀，一个特写镜头介绍了那位新任警察专员正许诺尽快破案。

瓦斯顿笑了起来，这时他看见了站在警察专员身后的侦探们，他们就是圣·杰奎斯的那些人：文德、莫斯、马瑟拉；他们就是要把文拉丽从他身边夺走的那些人。他从床头柜上拿起一支手电。

他匆匆走到门厅，拉开壁橱，把里面的外衣推向一侧。他走进里面跪在地板上，打开手电照着装饰线条。闪烁着光芒的木板上有两根白漆线条，他站起来把光线对准木板的顶端，从架子上取下一把水果刀。他把刀嵌入在架子下的垂直线条，剔掉木板，把它靠在墙边。

这个秘密的分隔舱有五排格子，堆着令人眼花缭乱的器件：克莱默地雷、榴弹、块状的赛姆蒂克斯，雷管以及两挺海克勒·克夫机关枪，架子另一头堆放着成盒成盒的子弹。

瓦斯顿双手背在身后，满意地欣赏他的私人军火库，“丁尼知道如何对付他们。”

肯斯·康提医院第四层走廊的东翼，挤满了病床，憔悴的爱滋病患者阴郁地看着过往的人。走出大型电梯，文德被他们消瘦的脸上绝望的表情深深地震动。

走廊尽头有三间房间，专门用来安置受伤的警察，消防员和劳教官员。

露茜·希尔警官与一名在与不良少年搏斗中手臂骨折的女劳教官员共同占据着一间病房。

当文德和两位女侦探向希尔的病房走去时，他们看见一群休假的警官，南布鲁克林的文尼·科龙警官正在忙于大声抱怨警察工作。当他看见文德他们，他走过来问候他，“你好吗？中尉。”科龙在说话时不停地打着手势。

“她好吗？”文德问。

“太痛苦了，”科龙说，“我还想告诉你另一件事：我他妈已经烦透了参加警察的葬礼。”

“我也是，”文德说，“医生怎么说？”

“他们怎么说？他们说他们总是说的那一套，他们不知道，她将在病假报告上至少填上六个月。他们用金属丝拼合起她的膝盖骨，如果无效，他们将移植她的膝盖。她的孩子担心她将不能再当警察了。”

“谁和她在里面？”阿吉达问。

“她的父母。”

琼瞟了一眼站在一起的警察，问科龙，“她的搭档结婚了吗？”

“没有，”科龙难过地说，“他离开了父母、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

露茜·希尔的膝盖上插着三根导管，腿放在一个能自动使它弯曲和放松的仪器中。两张床被一块灰色的窗帘隔开。当文德他们走进房间时，她心神错乱的父母站在床边，文德向他们做了自我介绍，“我们和你们的女儿谈谈是很必要的。”

“护士刚给她打了杜冷丁，她一直在打瞌睡。”她父亲说。

琼对希尔警官一直在抽泣的母亲说着安慰的话。

文德走到床边，温和地说，“露茜，我是文德中尉，你能听见我说话吗？”这名受伤的警官睁开了眼睛。

“嗨，”文德说，“你可以谈一会儿吗？”

希尔悲痛地说，“我很遗憾没击中他，中尉，在靶场我总是射得很好。”

“你并不在靶场，露茜，你是在街上，而且受了重伤，你很幸运能射出四枪，这很可能挽救了你自己的生命。”注视着她的腿弯曲和放松，他轻轻地问，“你能告诉我们发生的一切吗？”

她讲述了事情的经过，“我们粗心了，中尉，我们让他接近了我们。”

“不要责备自己。”阿吉达说。

文德拿出凶手的复合拼图画像，“露茜，你以前见过这张脸吗？”

“我在每个电视频道都看见过他，但这不是杀害了我同伴的凶手。”

阿吉达和和琼相互对视了一下。

文德感到脊背上一股寒气，“你确信不是这个人吗？”文德说。

“是的。”这位警官坚定地说。

“有任何相似的地方吗？”阿吉达问，她的语气几乎近于是在祈求。

“没有，”露茜开始痛苦地呻吟起来，“妈咪，叫护士。”

她的母亲冲出了房间，父亲握住女儿的手，安慰她。文德明白她母亲不久将会同一名护士一起回来，他们自己极大可能要被轰出房间，因此他赶紧问道，“露茜，回忆一下，当你第一眼看见这个男人走近你和你的搭档时，你有什么想法？”

当侦探们走出医院的大楼时，天空阴云密布。“你怎样想？”阿吉达问文德。

“我想我们将不得不收回所有的画像。”文德说，“我要和卫斯顿谈谈，露茜·希尔描述的凶手听上去与他很接近。上帝，我简直是个白痴。”

他在通向太平间的门口停下，“我要你们和莫斯，马瑟拉通过四十七台的10—1频繁联系，合力找出弗兰克·格里芬，另外，把他的照片交给露茜辨认。”

“约翰，你在这儿干嘛？”帕里西亚·马可博士从死尸的胸腔上抬起头来。

在这张不锈钢解剖台边缘弹着手指头，他说，“我听说你从浴缸中得到了血液。”

她摘掉手套丢进废物篮，“我认为他没有吸她们的血。”

看着解剖台上的尸体，他说，“那个可怜的修女？”

“是的。”

检查伤口后，文德问，“我在想为什么这个吸血鬼要采取这种行为？”

“我认为我们不得不假设这是一种与性有关的东西，但是我们又没有发现精液。”

“或许他戴着避孕套？”

“约翰。”她微笑着责备他，她走到木槽边洗净手，拖下挂在墙上的毛巾，转脸对他说，“如果你是对的，他把凶器放在嘴中，当他咬断动脉时，鲜血会冲进他的嘴里，将会使他恶心，很可能要呕吐。”

“如果他发现能防止鲜血冲出的方法，这将不会发生，比如说，在他咬断动脉的一瞬间，他也许会扭开头。”

“对他来说，那将要求精确的同步。”

“不是同步，博士，而是实践。”

(七)

厚厚的云层堆积在蓝紫色的天空里。

一辆出租车停到第五大道六十八街东南角的一幢大楼前，一名穿着入时的妇女走出汽车，漫步进入黑色房门延伸出的廊檐下。

文德坐在停在第五大道东北侧的汽车内注视着她，一辆印有“韦伯斯特”标记的高级轿车停在廊檐边几英尺远的地方。韦伯斯特在家，文德想。他把警车识别标记放到仪表盘上。

他从车流中穿过，身后传来一阵阵恼火的喇叭。

走过那辆高级轿车的司机座，他透过黑色的车窗看到了毕赛蒲斯庞大的轮廓，“嘿，混蛋，”文德敲着玻璃招呼道。

车窗放了下来。

“喜欢新泽西吗？”

“你们这些警察总以为自己是喜剧演员，对吗？”

“不，我们不过是一些死到临头，还在试图自我安慰的机床。”

“看来如此。”

“你的老板在楼上吗？”

“他正在等你。”车窗玻璃升了起来。

文德走出电梯进入这间顶屋的前厅，韦伯斯特正在那儿等他。他接过文德的外衣，把它挂在壁橱里。这间前厅里摆放有一张古董扶手椅，以及两张会议椅。

韦伯斯特带领他走进起居室。玻璃墙远对着中央公园，透过公园中尘雪覆盖着的光秃秃的树木，远处是西中央公园的建筑群。

一个相貌突出的高个子男人站起身向他们打招呼。“你让我找到全国最好的口腔复原术专家，他就是，”韦伯斯特对文德说，并把文德介绍给西德尼·伯里格林。

文德握住医生的手，“我正在调查一起谋杀案……”

“我知道，”伯里格林说，“迈尔考已给我讲述了详细情况。”

文德从口袋里掏出尸体照片递给医生，韦伯斯特告诉医生她们是谁。他显然有些不安，“我还有些事情，”匆匆离开了房间。

看着牙科专家审视这些照片，文德说：“我们估计他必须用双手控制住受害人，因此我们认为凶器只可能在他嘴中，我已经问过一名药检师和一名口腔复原专家，他们都认为装在嘴中的附着物不能产生足够的杀人的力量，因为人类嘴的构造并不用于捕食。”

“他们都错了，中尉。”伯里格林说。

文德眉毛皱在一起，他感到一些轻松，伯里格林把照片还给文德，提起自己的公文箱。他坐到软牛皮沙发上，示意文德坐到旁边。

文德走过去坐下。

医生打开他的箱子，取出一支铅笔。“我要你把它放在你嘴的前部，用牙齿咬住，尽量用力。”

文德应允他的要求，他的颈部肌肉由于用力而绷紧，拿掉铅笔，他看着自己留在铅笔上的印记，说：“我不能产生足够的力量。”

“这是因为你的前齿和门牙是平滑的，并且是垂直接触物体。现在把铅笔放到后齿中。”

文德做了一次，产生了足以能够深咬住铅笔的力量。他拿出铅笔，检查上面的印记，“我的后齿很管用。”

“这是因为它们并不垂直接触物体，”他指着文德的下颌后部，“这一团肌肉较大，很有力，它能张开和合拢我们的下颌；它极其类似杠杆的力臂。”

“这样的一个填充物怎样工作？”

伯里格林从他的公文箱中取出一个盒子，他打开它，里面是一个装着类似长牙的填充物的人类嘴部模型。

“我为一家电影道具公司做的，”他说，使用他的铅笔，他解释道，“这个填充物仅有四个犬牙，上下各两颗，我用一个平滑的金属块替换了门牙，与犬牙连结在一起。这个金属块能加强力量，垂直接触物体。注意接触点在犬牙上方一点五英寸处，这就能够在被金属块阻挡之前深咬物体。我用一块金属块替换了前臼齿和臼齿，并且进一步用连结着两侧齿桥的交叉金属块来加强力量。”

文德的手指在填充物上敲击，问：“这能杀人吗？”

“这个？不能，这是陶瓷做的展品，但用铬钴合金制造，带有剃刀般锋利犬齿的——将是一件非常致命的凶器。”

“为什么我们在死者身上找不到任何刺伤或是凶器进入的痕迹？”

“那是最高明的部分。看。”伯里格林把模型放在手中，打开嘴，“当你的凶手咬下时，犬牙的前点刺破皮肤，当他继续咬时，犬牙将合拢，割断血管，但不会留下关键的刺破痕迹。嘴前部的垂直金属块表面平坦，不会留下清晰的印记。”

文德从伯里格林手中拿过牙齿，试着关合，“我会见的另一位口腔修复专家告诉我说它是不可能的？为什么他不知道这些？”

“我只能说他并没仔细想这个问题，他或许仅仅通过嘴的构造而得出的结论。我对这方面的问题做了大量的工作，毕竟，我的工作很大部分涉及到电视、电影，这可比全国的其他牙科医生多。而且我就是通过道具设计结识了迈尔考。”

“他制作电影？”

“一些年前我经常制作它们。”韦伯斯特已悄悄地走进了房间，坐在角落里的沙发上。

文德回头看着那位前电影制作商，然后问医生，“谁能制造出这些牙齿？”

“噢，现在你提到了最困难的部分。”伯里格林说。他用手指轻拂着那些犬牙，“任何优秀的口腔复原专家都能制做它，但要把它制做出来将很困难。”

“为什么？”文德问。

“不会有哪个专家会吩咐制造出如此一个危险的填充物而没有某种迫切的原因——而且也没有哪个实验室将制作它们。”

“我们的凶手不能自行设计吗？”文德问。

“不，他能，但他无法制造出他自己嘴的模型，他需要一名牙医帮他完成。而且没有哪个实验室会制做它们，假如他没有牙医的签名的话。”

“这样？他能在哪儿得到它们？”文德问。

伯里格林靠在沙发背上，集中精神说：“让我想想！”

文德听见冰块的叮当声，回头看见韦伯斯特站在酒柜边往一只高脚杯里

倒特西酒，韦伯斯特看见他的眼神，向他晃晃酒瓶，文德摇了摇头。

伯里格林反复思索着说，“没有牙医或实验室会制做它们，因此你的凶手不得不通过地下渠道。”

“什么地下渠道？”文德问。

伯里格林前倾身子，手放在膝盖上，“难民牙科医生，大部分来自苏联。他们由于英语水平不高而无法通过执照考试，或者是觉得自己年龄太大而不能再到学校学习。在这些苏联牙医中有一个庞大的非法医疗网络，主要集中在布鲁克林的布莱登·毕西地区。”

“我可以保留一段时间吗？”文德看着手里的模型问。

“当然可以，”伯里格林说，同时关上公文箱站了起来。

“喝一杯，西德尼？”韦伯斯特问。

“不了，谢谢，迈尔考，今天我还有安排。”

“我的司机就在楼下，他将把你送到任何你想去的地方。”韦伯斯特说。他放下杯子，陪伯里格林走向电梯。

文德起身走到玻璃墙前，望着中央公园。滑冰爱好者正在一个结冰的池塘上滑冰，一片一片的树林点缀在茫茫的白雪中。光秃秃的树枝上也布满一层白雪。成千上万的雪花给阴沉沉的一天带来了一丝生机。

文德突然意识到，这是没有金的第一个圣诞节：一种近于麻木的沮丧袭上心头。

身后传来脚步声，他转头看见韦伯斯特走了过来。他压抑住内心的情绪，热忱地对韦伯斯特说，“很感谢你找到伯里格林。”

韦伯斯特摆了摆手，继续搅动他杯子里的冰块，“只要能抓住杀害艾丽的凶手，我将做我力所能及的一切。”

文德看着韦伯斯特问：“你知道一个叫弗兰克·格里芬的男人吗？”

韦伯斯特慢慢地摇动玻璃杯，最后答道，“不知道。”

“肯定吗？”

“中尉，我在这一生中遇到过许多人，所有的这些人都有或多或少的相似之处，不要认为我在一分钟内就能回忆起一个已被遗忘掉的鬼魂。”他喝了一大口酒，重重地把玻璃杯放在桌子上，走向玻璃墙。

“十二年前你封锁了这个鬼魂的故事，你还联系了警方，确保一切事情都做得井井有条。”

韦伯斯特的脸上显出惊异的神色，“那个弗兰克·格里芬，”他小声念道，望向远处，集中精力在已被忘掉记忆上。“我现在想起了。”

“为什么当初你要封锁消息？”

“格里芬在我制做的几部影片中工作过。在他妻子出事后，他打电话给我，求我利用我的影响埋葬掉那个故事。他一直是不错的小伙子，而且他处于极度的痛苦中，因而我那样做了，并不是很麻烦。”他一口喝完了杯中剩余的酒液。

“一个临时雇员的电话，要你消除一个新闻故事而且还要与警方打通关节，你办了，仅仅是基于他是个不错的小伙子吗？”

“对，就是那样，我乐于帮助别人，这可以帮我减轻自己在一些生意中不合理行为的内疚感。”

“你指望我相信你说的话吗？”

韦伯斯特放下酒杯，坐到沙发上，他有些异样地看着文德，“对，我确

实指望你相信我。我告诉你，我为他感到难过。格里芬是一个孤独的人，他总是被包围在过去的记忆中。”

“何种记忆？”

“我不知道，他是一个奇特的，爱沉思的自我封闭人物，仅有的一次我见到他高兴地是他告诉我他将结婚。”

“格里芬是否向你解释过他为何要消除影响？”

“他说他不愿意这个世界知道上帝因为他的妻子离开他去结婚而惩罚她。”

“你是否怀疑过他可能有一点行为失常？”

“他处于极度痛苦中，心神错乱，我做了自己所能做的以减轻他的痛苦。”

“格里芬在电影中做什么工作？”

“特技和电子管职员。”

“什么是电子管职员？”

“电子管是一种用来引燃引信的电子烟火装置，在电影中你会见到子弹击中墙和汽车引起的火花，或击中身体时产生的爆炸，那就是电子管。一根小的引信藏在墙和演员身体上，连通着电流。”这样完全可以认为格里芬是一个炸弹专家。”

“绝对如此。”

“他后来的情况呢？”

“我不清楚。他来电感谢我，以后我再也没听到他的消息，”韦伯斯特的脸阴沉下来，“是格里芬杀害了艾丽吗？”

“我不知道，有可能，”文德感到有些惊慌，韦伯斯特能杀掉任何他认为可能杀害了他女儿的人，他不会等待证据。

“我如何帮你找到他？”

“你仍然保存着你的制片公司的记录吗？尤其是工资单？”

“当然。”

“找出格里芬的社会保险号码。”

“我立即叫人去办。”

“非常好，”文德走进前厅，一名服务员把外衣递给他。他看着韦伯特说，“谢谢。另外，不要轻举妄动，克制住自己，行吗？”

韦伯特没有回答。

临近傍晚的寒风刮过文德的脸，使他感到精力充沛。他穿过六十八街坐进自己的汽车中，把警车识别标记放在挡风玻璃上方的遮阳板上，这时他看见韦伯特匆匆走出大楼，四处张望。文德走出汽车向他打招呼。

“很幸运追到了你，”韦伯特说，向文德跑过来，“你刚离开，我想起了有一个与格里芬关系很好的人，他们同在一个孤儿院里长大。他的名字叫奥托·霍尔曼，另一个特技和电子管演员。”

文德咬紧牙关，“迈尔考，你的电影中有过大影星出演吗？”

“影星们一般不演B级片。不过杰西卡·玛丽尔在《脆弱的谎言》中饰演过一个角色，一名妖气妇女。”

“我有奇怪的感觉，她演那个角色很好。”

“确实如此。”

文德把手搭在韦伯特肩上，径直地看着他的双眼，说：“迈尔考，老

朋友，我需要你再为我做几件事。”

一缕缕的青烟从办公桌上成堆的书后冒出来。

文德发现自己依旧还不能习惯，玛丽·玛格里特博士办公室的零乱不堪。他笑着从散落地的书本上跨过。

在办公桌前他踮起脚，说道，“下午好，博士。”

“我怎么知道今天某个时候你会来？”她说，跟着他惊愕的眼神注意到桌上已堆满了烟头的铜烟缸。她耸耸肩，“我正在和谁开玩笑？上帝知道我要吸烟，而且‘他’不介意，因为我何必要考虑别人的想法？”

她难过地看着他，“我听说了发生在布鲁克林的那起谋杀。”

文德拖过来一只椅子坐下，说，“我们现在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凶手是一名曾当过修女的女人的丈夫，她在婚后不久死于意外。我们认为他可能就是我们正在寻找的凶手。”

在他说话时，玛丽·玛格里特打开最上面的一个抽屉，取出一串念珠漫无目的地数着。

他继续说道：“上次你对我说，吸血鬼只杀年轻的女人，因为她们的血是纯洁的和有力的。”

“对，”她把念珠放在膝盖上。

“女修道院里的年轻修女是被同样的方式谋杀的，我们现在知道他并没吸她的血，他采取吸血鬼的方式杀人，但他只让血流出来，而不吸它们。”

她站起来，把念珠缠在手腕上，走到窗前向外望去。她在那里站了几分钟，然后将花盆推到一边，坐到窗台上，“你知道为什么病态的人有流血的欲望？”

“某些情况代表了性行为。”

“对的，那是真实的，但还有另外一种原因。在远古时代，人类的鲜血被用于严肃的誓约，创造人们之间的纽带；甚至当今，血仍被认为是代表誓言的最神圣的东西，一些秘密的宗教组织在典礼时，都要放血，以誓忠诚。”

“你认为我们的凶手放血是在向上帝起誓？”

“我们可以猜想当凶手结婚时，他是个正常人，极有可能是他妻子的死最终将他推到了疯狂的边缘，他可能相信通过放出年轻女人的鲜血，可以使他和他妻子得到上帝的保护。”

“一个‘正常人’如何会杀人？”

“正如我告诉你的，妄想狂作恶时扮演着与平时不同的角色，通过这种行为，他们能减轻自己的过失招致的惩罚。”

“你的意思是，博士，格里芬随意地杀人来保护他妻子和他自己。但是，格里芬杀的人都经过精心挑选，都知道他和他妻子的人，因为他不愿任何活着的人知道，上帝诅咒他的妻子——因为她抛弃了‘他’而去结婚。”

她微笑起来，“非常好，你肯定注意过心理学第一百零一和一百零二条。”

“这并不来源于教室，博士，这来源于二十年的侦探工作。虽然以前我从未处理过这样的案例，但我已对这个人有了一种感觉。人一旦进入他的头脑中，就好像走过一个危险的街区，这是我以前从未经历过的，因此，我需要你。”

(八)

黄昏的阴暗里，无轨电车沿着土多的岬角开过，在这座城市小公园里，一只黑松鼠攀上一棵大树，留下一只沮丧的狗在地面抓着树干。

杰西卡·玛丽尔走进公园，她的外衣衣领遮住了耳朵。她四周张望，但没有看到卫斯顿。她瞟着周围的风景，走到一张长椅前，用手绢擦干净，然后坐下。

她靠在椅背上，注视几个男孩向三个女孩扔雪球。她小时候没有这样的玩耍的时间，童年的大部分被各种课程所吞没。她的童年是一节该被诅咒的课，她的父亲，一个厌恶女人的矮小男人，年轻时曾是一个二流夜总会中的喜剧演员，他期待自己的小女儿能够成为他自己无法成为的明星。她记起自己饰演的第一出戏，那是在詹姆丝小姐的三年级班中，当时她演《艾丽丝》的主角。她叹了口气，想到实现梦想的感受并不比当初追求它时好多少。

“喂，杰西卡。”

卫斯顿的声音使她暗暗吃惊，她飞快地恢复常态，“你好吗？”

“非常好，”他说，坐到她身旁，手臂放在椅背上，“但你看上去有些不好，杰西卡。”

“我刚才在沉思我的生活，我不知道付出的一切是否值得。”

“这个世界的许多女人很乐意和你交换位置。”

“你没想过我意识到自己是难以置信的幸福吗？最近我考虑自己的生命，宗教和灵性，我从来不能理解它们之间的差别。”

“宗教是为那些远离地狱的人，灵性是为那些见过地狱的人。”

“这两者中你信仰哪一个，迈克尔？”

一丝不安的微笑显露在他嘴角，“你为什么要问？”

“你记得罗娜·斯蒂尔德吗？她在《情人与朋友》中扮演过角色。”

“我记得，她有一个极好的外形——此外谈不上什么。”

玛丽尔不顾这个讽刺，继续说着。

“我想她出演《疯狂的报复》中的那个助理检察官将会非常合适。”

“她太年轻，而且她看上去并没有那种能够站在刑事法庭上陈辞的气概。”

“我承认这点，但她有种敢作敢为锐意进取的精神，我相信她能演好。”

他做了一个不同意的手势，“像我知道的一样，她的才能……很有限。”

玛丽尔拒绝放弃，“在努力地工作和正确的引导下，我确信她会非常出色。”

他轻拂她的发鬓，“我确信她会，在恰当的引导下，”轻轻地用手抚摸她的脸，他说，“我有时对你不好，是吗？”

“有时，但我能理解，你的心中埋藏着太多的痛苦，当你无法继续承受下去时，你会爆发出来。”

“你要我怎样做？”

“我希望你向保罗·希勒推荐她出演这个角色。”

“为什么你不亲自向那个制片商提名呢？”

他温和地说，“因为我不想让任何人知道，罗娜和我是朋友。”她特意重读了最后一个词，她知道卫斯顿一直都理解和同情她秘密的需要，这是他们共有的秘密。

“我明白。”

“迈克尔，影艺圈中的每个人都知道你有一个美满的婚姻，假如你同希勒推荐罗娜，他会认为这是纯粹的公事。假如我这样做，某些流言蜚语会将我列到超级市场小报的头版头条上。我不想别人来刺探我的私生活。”

卫斯顿敲着他的鞋子说，“希勒仍将对她试音。”

“我所需要的一切不过是让她演个角色，她准备着任何试音。”

他伸手握住她的手，“我想我欠你一两次人情。”

她拘谨地微笑，“我想如此。”

“仅仅为你，亲爱的杰西卡，我将向我们的制片商称赞斯蒂尔德小姐不可多得的表演才华。”

杰西卡感激地亲吻他的面颊，对他的皮肤燥热的温暖感到惊奇，“你好吗？”

“我很好，我不过是还不习惯被另一位女人亲吻罢了。”

四点十八分，文德在东五十三街停住汽车，走进一家商店。在里面，他突然停住脚步，他看见卫斯顿和玛丽尔正在交谈。警察的直觉告诉他自己碰到了重要的事情。他走到门道观察他们。卫斯顿好像正在给她一些建议，她坐在那儿不住地摇头，但嘴里没说什么。大约八分钟后他们从长椅上站起来，走出公园。

走出门，他向他们挥手。

卫斯顿首先看到他，接着飞快向玛丽尔说了些什么，然后他们两人也向他挥手，“你好，”卫斯顿大声说。

“嗨，”文德说，站在人行道等他们走过来。他没见到玛丽尔周围有警察，因此他问，“你的保镖在哪儿？”

“我坚持撤掉他们，我不能整日整夜和保镖一起生活。”

“那样，玛丽尔小姐，可能会证明是一个错误。”

卫斯顿表示同意地点头，“我一再劝说她，中尉，但她不听我的。”

“噢，闭嘴，迈克尔。”她温柔地说。

文德说，“很高兴发现你们在一起，”他拿出脸部复合拼图画像，补充说，“这不是我们在寻找的人。”

卫斯顿疑惑地问：“不是吗？”

“对的，不是，”文德直言不讳地说。

“但这不可能，”卫斯顿坚持道，“这确实是我在更衣室附近看到的那个人。”

“可能是，但他不是我在寻找的凶手。”文德说。

“你能如此肯定？”玛丽尔问。

“因为我找的那个人今天早上谋杀了一名修女，在逃跑过程中他又杀害了一名警官，死者的搭档把他看得一清二楚，她确实看清楚了他。”文德悲痛地说，“当你见到你的同伴被杀害，你不会忘记行凶的人的脸，不管当时你正经历着多少大的痛苦。”他把画像拿到卫斯顿面前，“你肯定见到这个人吗？”

“是的。”卫斯顿说。

文德严肃地看着这名男演员，试图辨别出他的言语和表情的真伪，接着，他把注意力转向玛丽尔说：“我无法理解你怎样没见到有人接近那些更衣室。”

“因为我确实没有。”她打断道，问，“这次问话会持续很长吗？这儿可在零度以下。”

“我们为何不进去谈呢？”卫斯顿说，带头走进商店的前厅。

圆木在壁炉的火苗中噼啪作响，“你是否曾经想过，中尉，你的凶手可能会伪装？”玛丽尔问。

文德回答道，“我们考虑过好几个可能性，”他压制自己想要问她关于在《脆弱的谎言》中饰演的角色的冲动，以及关于那两名特技演员格里芬和霍尔曼的情况。

卫斯顿的注意力转移到炉膛里的火苗上，他镇静的外表掩盖了内心的骚动，文德是他们的头儿，他们的卢瑟夫，他想要毁灭我们的三位一体。丁尼知道如何对付像他这样的人。

阿吉达和琼走出布洛德威 1514 号的艺术大厅。她们刚去过演员协会的办公室，在那儿她们从特技演员的档案中找出了弗兰克·格里芬和奥托·霍尔曼的照片。

阿吉达望着对面四十六街上折价电影票销售亭前的人们。这是星期三晚上六点十五分，通常情况下总有成百上千的人聚集在杜飞广场附近，等候购买当晚演出的半价戏票。

杜飞广场几乎空无一人。琼回头问她的搭档，“要杯茶吗？”

她们走进前面十英尺远的快餐店。老板在她们面前放下热气腾腾的茶杯，走开去招呼别的顾客。把自己的茶包沉入水中，阿吉达问，“你和托尼之间出了什么事？”

琼疲倦地笑了笑，“托尼·马瑟拉是那种预先打算不忠诚的已婚男人。我仅仅是让他呆在我身边，直到我遇到一个十分成熟足以需要和我的关系的男人。”

“我从来不懂什么时候关系变得有意义。”

“当它变得不合适时。”

她们大笑起来。

阿吉达靠近一些神秘地问，“他还行吗？”

“他是一个自私的情人，他不玩所有的方式。”

阿吉达啜着茶，小声说，“或许你应该教他怎样玩？”

“我很久没有当老师了，”琼从杯子中拖出茶叶包，扔进一只肮脏的烟缸里，低头看着黑色的液体，她问，“你和老板将会发生什么事，既然——”

“我不知道，”阿吉达在琼说完她的问题以前就回答，她从手袋中拿出一美元放在柜台上，没喝完茶就走了出去。

琼跟着她，感到自己问了一个哑巴问题。

她们刚在街上走了一小段路，两个人的传呼机同时响起来。

大卫·伯莱克摘掉帽子，坐到文德办公室的直靠背椅子上。他让椅子向后倾斜，两只后腿撑地，抬头对文德说，“我刚同我们的电影评论家特德·贝尼特谈过。”

他展开一张纸，读道，“杰西卡·玛丽尔真名杰西卡·雷门奇，年龄三十四至三十六岁。根据你相信的自传，三次结婚，目前离婚，不喝酒、吸烟、吸毒，接受过舞台训练。出生在新泽西的卡登，在《摩拉·弗莱茨》一片中成名。”

“私生活。”

“没有人知道很多幕后的故事。”他看着文德，补充说，“我的人告诉我她和卫斯顿有相同的经纪人，马歇尔·哈松，真名莫兹·海默维茨。他总是要别人称他文尼。”

“卫斯顿呢？”

“好莱坞一个不同寻常的成功故事，没经过专门训练，起初做一些不起眼的工作，后来因在影片《致命的裁决》中饰演一名法官而成名。从此在电影界平步青云。卫斯顿是他的真名，根据他的自传，他五十八岁。”

文德仔细地把下巴放到大拇指和食指中，大声说，“我想知道他是如何在《致命的裁决》中得到那一角色的。”

“据说当时制片人吉布·肯正在物色某人出演这一角色，有人私下对他说了卫斯顿的名字。卫斯顿去试镜头，自此再没有闲着。”他降低声音，“你想知道他的老师是谁吗？”

“你他妈的知道我想。”

“杰西卡·玛丽尔。”

文德头脑中飞快地计算起来：七九年文拉丽·格里芬意外死亡，八零年玛丽尔和卫斯顿共同出演《致命的裁决》；八六年玛丽·卢卡斯的父亲因汽车爆炸身亡；九一年赛尔玛·琼斯和玛丽·卢卡斯被谋杀。

“你还能告诉我卫斯顿其他的情况吗？”

“他常从事色情电影业。”

文德感谢这位记者的帮助，再次允诺一旦破案将给他第一手消息。伯莱克离开办公室几分钟后，莫斯和马瑟拉走进房间向他报到。

阿吉达和琼也走了进来，“什么事？”阿吉达问。

“你从演员协会得到照片了吗？”文德问她。

阿吉达递给他一个信封，说，“霍尔曼和格里芬已有五年未付演员协会的会费，我们很幸运仍能在档案中找到他们的照片。”

文德取出霍尔曼的照片，见到他那极其短的军队式样短发。文德把它放回信封，取出另一张。当他见到格里芬时，他的双眼大张，看见格里芬是何等的丑陋。

格里芬的下巴滑稽可笑地安在肥大明显的上颌下，其间是凸凹不平的凶猛的牙齿。他的牙齿不仅向外突出，而且肥大的上颌使他甚至无法用下嘴唇盖住具有宽阔间距的牙齿。他真是一张马脸。

文德翻转照片，背后的姓名是弗兰克·格里芬，特技和电子管职员，“这个人的脸与我们的画像没有任何相似之处。”

“我们知道。”琼说。

“我开始认为我们的受害人不全是她任选的目标。卢卡斯，琼斯，她们的父亲，以及艾丽·韦伯斯特都与弗兰克·格里芬有或多或少的联系。”文德说。

“艾丽·韦伯斯特与他有什么联系？”莫斯问。

文德说：“她的父亲制作过一部格里芬担任特技的电影。”

“那关系并不重大，头儿。”莫斯说。

“不，”文德反对道，“玛丽尔也出演过韦伯斯特出品的电影，我们的炸弹销售商奥托·霍尔曼也是。”

看着格里芬扭曲的脸，文德告诉阿吉达和琼，“再到演员协会取一张卫斯顿的像片——然后到肯斯康提医院给露茜·希尔辨认，调查卫斯顿的邻居，

找到任何了解他妻子的人，我想知道她是否真的存在。注意保密，我不想让他知道我们在调查他。”

琼自然地挽住马瑟拉的胳膊，说：“来吧，帅哥，我将让你看看怎样成为一个真正的侦探。”

卡里杰多人群拥挤，新的警察专员带着他新的部下来到这里，新面孔闪烁着新近获得权力的喜悦。

易伯哈特的声音充满了沮丧，同他的小集团站在吧台的尽头。大部分前警长的支持者现在将退休，而不是去遭受被从那幢大楼抛到街上的命运。

当身边的人用淡泊的表情极力掩饰住他们的失望时，提姆·易伯哈特却在悲叹过去美好时光的一去不复返。不久，前警长看见文德走了进来，他略带醉意地招呼道：“中尉，过来和我们喝一杯。”

“等一会儿，警长。”文德说，走入人群寻找迈尔考·韦伯斯特。不久前他打电话给文德要求见面，说有紧急事情。文德在凹室的一张鸡尾酒桌后发现了她，她正急切地扫视着周围的人群。

文德在桌边坐下，韦伯斯特瞄了一眼易伯哈特和他的支持者，说：“我确信他们完蛋了。”

文德作了一个漠然的手势，说，“他们驾驶他们的汽车到了一个错误的星球。”

韦伯斯特从他的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小心地放在身前的桌面上，“艾丽的母亲三年前死于法国。我们已离婚多年，但仍是好朋友。我们非常非常地爱我们的女儿。现在，我们的女儿去了，在这个星球上，再没有一个人关心我。我要找到这次谋杀了我女儿的婊子养的。”

“我也是。”

他们陷入了沉默，他们的双眉深锁，紧张地沉思着，共同品味着失去亲人的痛苦。韦伯斯特突然十分苍老地看着文德，酒吧里昏暗的灯光无法遮住她凄凉的表情，他叹了口气，把信封推给文德。

里面的一张照片列出《脆弱的谎言》的工资单，计算机打印的薪水，个人所得税，社会保险号呈柱状排列。文德看了一会儿，抬头瞥见联邦调查局的高斯·怀特正在吧台边同新探长说笑。扫视工资单的第一列，文德发现了杰西卡·玛丽尔，弗兰克·格里芬和奥托·霍尔曼的名字。文德掏出纸记录下他们的社会保险号放进靠胸的口袋里，又掏出弗兰克·格里芬的相片，“这就是为你工作的特技演员弗兰克·格里芬吗？”

“很丑陋，不是吗？”

“我想对于特技工作人员来说，相貌并不重要。”

“对的，那可能不是。”韦伯斯特说，他对着侍者晃了晃酒杯，又要了一杯，“你要点什么吗？”

“不了，谢谢。”文德说，拿起奥托·霍尔曼的照片。

“是的，他也在那部电影中工作，他是特技协调人员，负责雇佣所有的特技演员。”

“你还为我找到别的什么了吗？”

“我在翻那些老的制作记录时发现了一些别的东西，但在告诉你之前，我想问一个问题。”

“问吧。”

“是格里芬或霍尔曼谋杀了我的女儿？”

“我能给你的最好答案是‘可能’。”

“是谁‘可能’，格里芬或霍尔曼——或是他们两人？”

文德懒散地靠在椅背上，看着桌对面的人，拖延着这令人尴尬的沉默。

韦伯斯特看上去又恢复到了平时有力的表情，“我可不是随随便便就能打发走的人。”

“我也不是。”文德起身走到吧台前，碰碰高斯·怀特的肩膀，尊敬地对探长说，“我可以借用联邦调查局先生一会儿吗，探长？”

“别让他呆太久，下一轮该轮到他了。”

“当然，探长。”

怀特跟着文德走出人群，斜靠在黑色的镶板上。文德对怀特说，“我看见你正在努力同新探长搞好关系。”他掏出那张纸塞进怀特的西服口袋，“我需要调查这些社会保险号码。”

“这些记录是不可侵犯的，到时你我都逃不脱干系。”

“高斯，不要拆我的台，把这些号码给你的人，另外，高斯，我希望你快一点办好。”

“招待，”怀特走向人群，“一杯吉布森酒，加冰。”

文德转过身，发现韦伯斯特正朝这边挤过来。这位前影片制作商递过来一份商业表格。文德低头看了一下，甚至没有表现出要阅读的意思，“你的要价太高了。”

“收下它，在你抓住他后我们再协商。”文德接过表格走向凹室，他展开它，发现这是一份保险单。

“制片公司为了保护投资，通常都要为它的人员和设备保险。”韦伯斯特跟在警官后面说。

文德跳过保险单上高深莫测的法律用语，找到第一受益人的名字，问：“哈里森·布德是谁？”

“弗兰克·格里芬在辛辛那提男童教养院的老师，这所学校在俄亥俄州的代顿，我叫人查过，布德已经退休，七十多岁，住在纽约州的伍特斯托克。他是单身汉，耶鲁法学院的毕业生。”

“这个辛辛那提男童教养院是什么？”

“私人投资办学的机构，专收养孤儿和弃儿。格里芬在那里长大，而且哈里森·布德对他很好。”

文德告诉他自已还需要一些帮助，并向他说明了自己需要的东西。

韦伯斯特告诉文德自己已经办好了那事，他在一张名片的背面写下一个名字和电话号码，“当你准备好了便给他打电话。”他说，把名片递给文德。

(九)

第二天早上8点，一架蓝色的直升机从警察总部大楼顶上像公牛一样的直升机平台上起飞，飞到这座城市上空。

直升机驾驶员是一名35岁左右的壮汉，一头杂乱的金黄头发，戴着一副黄色镜框的飞行护镜，外衣上套着一件飞行茄克。他在引擎的轰鸣中向文德大声说道，“我们上路了，中尉。”

文德有点紧张地尖声笑起来，“我希望这架直升机别掉下去。”

驾驶员水平移动圆柱形的操纵杆，大声叫道，“不要担心，中尉。”

俯瞰下面的城市街道，文德想起了昨天晚上，他直接从卡里杰多回到公寓，他脱掉衣服淋浴，腰间裹着一条浴巾离开浴室，漫无目的在空荡荡的公寓里徘徊，最后他发现自己走回到卧室。

他打开金的衣橱，发现她所有的衣服已经不在；只有她的气息还在房间里保留着，但也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淡去。他忘记了自己已叫金的表姐贝莉丝清除了她所有的衣服，捐给了慈善团体。文德一直无法处置她的影响。她化妆台上的化妆品和梳子落满了灰尘。

走到窗户边，他看着外面的街道，发现冷空气在窗玻璃内侧结了一层薄雾。他在上面写下金的名字，后退几步，他盯着那个名字，生气地擦掉它。我必须开始生活，我必须，他想。被一阵出去的冲动所驱使，他穿好衣服离开了房间。

伊利波斯在音乐里摇动，文德走进舞池让自己淹没在摇摆的人群中，他感到从痛苦中解脱出来，至少此时此刻是这样。下一首是“玛拉蕾娜·玛蕾娜”，一支浪漫的歌曲。他留在舞池中，随着温和的节拍轻摇着身体，双手垂在体侧，头微微偏斜。这时，他觉得身边有人接近，他睁开眼睛，见到是玛格蕾斯。他们的身体拥抱在一起，像一个整体似地运动，他感到温暖的血液流遍了全身。

“这支歌是关于我的。”她说。

“黑皮肤的幻想者。”他用英语说出这支歌的名字。

“是的。”她的乳房轻轻擦着他的心胸。

他盯着她饱满、黑红的嘴唇和火一般的眼神。是时候了，他妈的，他想，把她抱紧了一点。

“我有奇妙的身体，约翰，”她用葡萄牙语向他耳语。

他的呼吸急促起来。“我相信。”

“让我邀请你到这世界里去。”

他们牵着手走出了舞池。

直升机飞过伍德斯托克的荷兰式教堂尖顶，盘旋在镇外的一片空地上。一辆警察的警车停在小森林的边缘上，一名蜷缩在大衣里的警官靠在汽车边，注视这架纽约警察总部的直升机降落到地面。

“我们到了，中尉，安全而且快速，大约40分钟。”驾驶员推开门，“留神脚底。”

文德跳下飞机向那辆巡逻车小跑过去。这位警官是个中年人，模样朴实，有一张方形脸，宽阔的肩膀，腰间系着皮带。他穿戴着羊皮大衣和羊皮长裤，内有皮毛的靴子，手套，和一顶盖过双耳的羊皮帽，文德则穿着一件黑色的大衣，褐色的西服，白衬衫，系着斜纹领带。

文德脚下的积雪吱吱作响，他感到自己的脚处于极度的寒冷中。

他和警官握手。

“我是艾尔·布洛芬，中尉，我们走吧。”

文德坐到司机座旁的座位，暗自庆幸汽车内的温暖。他问，“莫哈克公路在这附近吗？”

布洛芬微笑起来，“并非真正如此，确切地说它并非一条路，而更像地图上的一个位置，你的哈里森·布德先生住在山上，中尉。”

“是在纽约州吗？”

“不要被那些到伍德斯托克度周末的时髦人物和那些华而不实的商店愚弄。周围的许多人讨厌这种废物，居住在山上的一些人甚至在与你说话的同时拿枪打你。”他看着文德，“最好系上安全带。”

他们驾车通过伍德斯托克，继续沿 212 国道行驶了大约 7 英里，然后向右拐进一条狭窄的两旁长满稠密的树木的道路。布洛芬小心翼翼地驾驶着汽车，他的注意力始终集中在汽车前面崎岖不平的道路上。轮胎不时跌入坑中，文德的头也不时撞到汽车顶板上。

在一陡峭的山底，前面已经没有道路，布洛芬停住汽车，说，“莫哈克公路。”

“哪里？”

布洛芬用手擦了擦挡风玻璃，“这里。”

“但这儿除了一座山并没有路。”

“对，布德的家就在上面。”他说，手指着大山的一侧。低头看了看文德的低帮胶鞋，他补充道：“这里的积雪能达到四五英尺厚。”

文德自我解嘲地耸耸肩，说，“看来我的穿戴不合时宜。”

“等一下。”布洛芬说，打开车门走了出去，他踏着厚厚的积雪走到汽车尾部，打开行李箱，取出一个印有“纽约州警察”字样的行李袋，扛在肩上，关上行李箱，走到文德的座位旁，将行李袋放在车顶上。

他将头伸进车内，笑着说，“想到你可能没有穿恰当的衣服，因此我到仓库里去找了一些来。”他将手伸进袋子，拿出一套保暖内衣丢给文德，“你最好脱掉你的外衣和夹克。”

文德脱下他的外层衣服放到后座上，横躺在前排座位上往身上套保暖内衣，“你怎样知道我的尺寸的？”

“打电话到你办公室，一名叫阿吉达的侦探说的。”

他把脚伸出汽车，穿上布洛芬给他的羽绒靴，接着是风雪兜、大衣、手套。

“试用过雪地鞋吗？”布洛芬问，从后座地板上拿起两副放在雪地里。文德低头看着这些上着皮带的椭圆形木架，回答说，“许多年前用过。”看着这位城市警官穿好他的新鞋子，布洛芬也穿上自己那一双。

“你和我一起去吗？”

巡警露出一丝微笑，“我想我最好这样，你认为呢？”

“当然。”

他们开始向上攀登。文德跟着布洛芬的步子前进，他的胳膊和腿开始发痛，腋窝开始出汗，呼吸也变得急促起来，他瞥了一眼雪地里偶尔显露出来的沥青，开始明白那狭窄蜿蜒的山脊在夏天很可能就是一条公路。“你还好吗？”布洛芬扭头问道。

“好。”他撒谎道。“他如何得到食物？”

“在秋天贮存，另外，他要打猎。”

他们在上山的道路上走了大约 20 分钟，一阵音乐随风飘过来。不一会儿，他们经过一些堆积得具有军事准确性的木材。音乐声越来越大。他们继续向上，忽然一座木房出现在前方，青烟通过石质烟筒冉冉直上。

布洛芬停下脚步，等待气喘吁吁的城市警官赶上他，“我在房子外等你，另外，我建议你的语气尽量温和些。”

“我会注意。”

他走到门房前，脱下雪地鞋。

文德沉醉在眼前的景色中，他希望金能初他一样分享这一切。他摇摇头摆脱幻想，走上门廊，当他抬手正准备敲门时，这扇沉重、坚固的木门被打开了。

“你们要干什么？”布德问。

不高不矮的中等身材，身体结实，深灰色的眼睛，薄薄的嘴唇，长着一个十分好看的鼻子。他的脸几乎完全被未修剪过的长发盖住，胡子垂到了胸前。

文德拿出证件，说，“我需要和你谈谈关于你在辛辛那提学校的一名学生。”

布德不信任地看着他，“哪个学生？”

“弗兰克·格里芬。”

布德的面颊上终于出现了一丝红润；他默默地走到一边，让文德进去。

“我在外面等你。”布洛芬说，好像是在重申他的存在。

一个石质壁炉占去了一堵墙的大部分，环绕生活的一个露台被用来当作图书馆，成堆的书籍到处可见，炉膛里的圆木噼啪作响。

布德穿着厚底靴子，他走到音响边，停下来欣赏完莫扎特钢琴四重奏的最后一部分，然后调低音量，扭头望着警官，眼里带着疲倦和厌烦的神情。

一见到他文德就知道这将是一场融洽的谈话，他需要用某种方式赢得布德的合作。

布德穿过房间坐在一个带桔色灯芯绒条纹座垫的木质沙发上，文德坐在布德对面的松树椅上，四周打量。他仔细地看堆放在自己旁边的书籍，它们中许多是外国语言作品，其中有两本是葡萄牙语的书名。激动的火花点燃了大脑，他意识到自己可能找到一条接近这个严肃，沉默的人的途径。

有一本是关于费里南多·麦哲伦的生活的书，这位葡萄牙探险家和航海家完成了世界上第一次环球航行。他笑着对布德用葡萄牙语说，“我看见你正在读关于我们伟大的航海家麦哲伦的书。”

布德露出惊奇的神色，他开始拨弄着自己的手指。

文德用他父亲的语气继续谈道，“我的一位祖先弗朗西斯科·赛罗曾在 1508 年跟随麦哲伦从科奇航行到了马达加斯加。”

布德用清晰的葡萄牙语说，“你究竟要我干什么？”

“弗兰克·格里芬需要你的帮助。”

布德改用英语，嘲讽地看着文德，“自从警察帮助人们的时候？”

“从来如此。”

“那些警察杀死了弗兰克的妻子；他们毁掉了他的生活。”

“那是个意外。”他明白自己谈到了某些能把布德从他与世界隔绝的外壳

中拖出来的东西。“弗兰克很关心你，你是否知道他把你作为他的保险受益人？现在他需要你的帮助。”

布德哆嗦着嘴唇，“他陷入了何种麻烦？”

“我们有充足的理由相信他的生活处在极度危险之中。”

“为什么？”

“我不能告诉你这一点，你得信任我。”他从大衣口袋里取出自己一直带在身上的格里芬的相片，“这是弗兰克吗？”

“是的。”

“你愿意帮助我找到他吗？我向你保证，他不会受到伤害。”

“我不知道他在哪儿，好几年我都没有收到他的信了。”

“你是否愿意告诉我，他属于哪种类型的人？”

布德僵硬地坐在沉默中，看着那一排排透进房间的太阳光线。他站起来走到房间另一边的桌子旁，在那儿站了好一会儿，低头看着桌子的橡木桌面，接着，似乎是下了很大决心似的，他打开一侧的抽屉，取出一个吕宋烟烟盒，走向这边递给文德，说，“为了告诉你弗兰克·格里芬的情况，我必须首先谈谈自己。”这张旧剪报来自《南安普顿新闻》，叙说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故事：一个遭受性虐待的男孩杀死他的虐待者——他的父亲。当哈里森·布德12岁时，他的酒鬼父亲第一次进入了他的卧室，在16岁时，他躺在床上，捏着一支从枪柜里拿出的手枪，哈里森知道他的父亲正在喝酒，将会到他的房间来，因此他捏着枪等候他的虐待者的到来。报纸上有他们家的照片，这个故事还隐晦地讲述了布德曾遭受的虐待。

文德听见塞子拔出的响声，他抬头看见布德正打开一瓶仙佩尼酒，“我继承了我父亲的一些毛病。”布德说。

这个站在文德身边开着酒瓶的人使文德更加相信了“我们都生活在我们各自的世界中。”

布德把酒倒入高脚杯中，递了一杯给文德，呷着酒，布德说，“在接受了二十年每星期五天的治疗后，我决定放弃从事法律工作，把自己的生命用来帮助那些遭受过虐待和被抛弃的孩子们，后来就到了辛辛那提学校。”看着杯中的白色泡沫，他补充说，“我永远不能结婚或有孩子，因此我决心努力帮助其他的孩子免受我经历过的痛苦。我的父亲留给我的遗产，除了他的金钱，还有就是性无能。”

“你是一位勇敢的人，先生。”

布德已不再对文德敌视；他久久地盯住警察官，最后深重地呼吸了一次，开始讲述了弗兰克·格里芬的故事。

格里芬还在婴儿时就被父亲所抛弃，通过法庭仲裁，他被送到辛辛那提学校。他肌肉扭曲变形的面部使他很早就开始承受旁人的冷嘲热讽，他经常打架，以致于耳朵成为了花椰菜的形状。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变得愈发离群和虚妄。

“当我到学校的时候，他已经在向虚妄狂发展，12岁时，弗兰克找到了《圣经》，他一遍又一遍地阅读，试图找到为什么他要遭受苦难的答案。”

文德呷了一口仙佩尼酒。

“宗教成为了他摆脱不掉的思想，他迷上了那些超自然，超乎常规的力量带来的行为和影响，他钻研得越多，他就陷入得越深，也就变得越孤僻。”

“他开始相信通过掌握这种神鬼之术的秘密，他才能获得所需要的力量

去减轻内心的痛苦，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他认为他的父亲抛弃他是因为他是一个私生子的私生子，你知道这一点招致的后果吗？”

文德把玻璃杯放在桌子边缘摆放的书堆上，说，“这是成为一个吸血鬼的途径。”他看着布德，问，“为什么学校里没有人帮助他？”

“我在帮助，我们让他进行心理治疗，但他并不遵循医生的话，我试着用私人的方式接近他，在一定程度上我成功了。我在弗兰克身上看见了受难的宗教灵魂。我们在某种程度上相互联系，但我无法改变他对超自然力量的信仰。”

“他在学校有朋友吗？”

“仅仅有奥托·霍尔曼，又一个孤僻的人。他理解弗兰克，并且成了他的保护者。霍尔曼对拳击和健身十分感兴趣，他也使弗兰克对它们产生了兴趣。弗兰克对那些东西很有天赋。”

他告诉文德，格里芬在18岁时离开了学校，在附近干一些杂活，一些年后他找到了霍尔曼，这个辛辛那提学校的朋友给了他一份在好莱坞当特技演员的工作。宗教仍是弗兰克最感兴趣的东西，因此当他到纽约后，他在工作之余学习了一些课程。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了宗教哲学和伦理学，也就是在那儿，他遇见了文拉丽，她是圣·约瑟夫的信徒，在那里学习同样的课程。

布德用一种悲痛的语气继续说道，“美女和野兽相互认识并坠入了爱河。他们第一次相遇是偶然的，他们继续去图书馆，两人越来越亲近。孤独导致了这一切，你不顾一切地抓住任何友谊的信号。文拉丽只是处在试验期，她还没有向教会最后立誓，她不知道自己应该怎样做，在他们还没有意识到所发生的事情时，他们相爱了。”

他一口吞掉了酒杯里剩下的酒液，又倒了更多，恼火地把酒瓶放进桶里，“他们的结局就像所有值得称道的古希腊戏剧一样，一出不可抗拒，不可逆转的悲剧。”

“在格里芬的妻子死后你听到过他的消息吗？”

“开始没有，后来，在文拉丽死后7个月，他打电话来借1万美元，我给了钱，他在18个月内还给了我。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得到他的消息。”

“文拉丽死后7个月应是1980年1月，18个月后的偿还应该是在1981年7月。”

“应该是这样。”

“他对你说你为什么需要这笔钱吗？”

“没有。”

“他离开学校后你们两人怎样联系？”

“我们互相通信。”

文德伸手拿起他的杯子，“你仍然保存着那些信件吗？”

“没有，我扔掉了。”

文德知道布德是在撒谎，“你认为为什么奥托·霍尔曼要把弗兰克保护在他的羽翼下？”

“霍尔曼也是一个遭受过虐待的孩子，他试图把它掩藏在自己的虚张声势中。人们更不愿意接近像他那样的人，但弗兰克并不这样。”

“你是否认为弗兰克有能力掌握自己的生活？”

布德蔑视地看着文德，“我们所有人都有能力掌握自己的生活，中尉，那只需要适当的环境产生在适当的时候。死对弗兰克来说意味着痛苦的解

放，以及一个大冒险的开始。”

“丁尼是谁？”

布德陷入沉默中，他从冰桶里拿出酒瓶，“丁尼是一个古爱尔兰民间故事中的主人公，一个劫富济贫、拯救弱者的罗宾汉式的人物。这个神话故事给儿时的弗兰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无论何时弗兰克做了应受指责的事，他总是企图回避责任，而说是丁尼的行为。”

他把酒瓶放回冰桶，用手控住高脚杯的底部，背诵道：

丁尼从雷霆般的火焰中升起

旷古的愤怒在他的眼中

他翱翔在无尽的夜空

打击那些荒野的恶魔

(十)

在回曼哈顿的飞机上，文德的脑海闪现着存在于乡村警察朴实的智慧和城市警察俏皮的幽默之间的不同之处，他认为那并没有很大的差别，不管怎样，他们都有同样的工作。

布德提醒他在我们的社会中存在可怕的儿童受虐问题，他为世界上的格里芬们、布德们、霍尔曼们感到难过，但他有一件他不得不做而且想要做的工作。他是一名警察，为谋杀受害者昭雪的人。

直升机停在了六十三街的伊斯特·赛德直升机场的停机点，文德把手伸到驾驶舱握住那位驾驶员的手，“谢谢你。”

“不用谢，中尉。”

文德跳下飞机，走向机场办公室的拖车，他强烈地感受到四肢的酸痛和汗水浸湿的羊毛衫贴在身上的紧绷感。在积雪覆盖的火山上旅行让他不满意地闻到自己身上的体臭，他需要回家冲个澡换件干净衣服。他先前已用无线电通知莫斯派他们中一个人前来与自己见面，并让他查清那个影片代理商莫兹·海默维茨的行踪。

登上办公拖车，他见到阿吉达向他挥手致意。“事情办得怎样，头儿？”她问。

“一切顺利，有什么消息吗？”

“联邦调查局先生给你留下了这个东西。”她说，递给他一个信封。

走向警车，他开始看玛丽尔、霍尔曼以及格里芬的社会保险资料，注意到格里芬的帐户在他的妻子死亡后停滞了。他把材料塞回信封，坐到乘客座上，“对卫斯顿邻居的调查有什么结果吗？”

“很奇怪，头儿，没有一个人了解卫斯顿夫人。卫斯顿进行所有的购物，甚至为她购物。和我们交谈过的人中的一些好像认为她患病在家，另外的人认为她在外出差。”

“没有一个是正确的。”他盯着她，某段时间内体验到一种由于曾经的不忠实的而导致的的不安的感情。“找到海默维茨了吗？”

“是的，”她说，“他正在斯特·赛德开会，但他在福尔·西森饭店预订了一个午饭席位。”

文德看了看时间，“我们还剩下一个小时，你愿意开车送我回家吗？我需要赶紧淋浴和换衣服。”

她把汽车停在街道拐角处，将警车识别标记放在仪表盘上。

他扭头看着她，说，“你可在这儿等我，或者，如果你愿意的话，上楼喝杯茶。”

她抽出油门钥匙放进手提袋里，说，“这是我长时间以来得到的最大的恩惠。”

他们安静地走出电梯，他打开房门，让她从他的身边走进他的公寓。走进厨房，他取出一盘甜点，拿出两个茶杯和茶叶袋，倒了满满一壶开水，“我马上回来。”他走进卧室，关上门。

阿吉达独自等在那儿，直到她听见淋浴的水声。被对自己以前的情人怎样生活的好奇所压倒，她起身在公寓里闲逛，偷偷地瞧着衣橱和抽屉，但见到了许多女性的遗迹，漂亮的窗户风景，公寓陈设的折衷方式，她也见到了一个单身男人长期生活的脏乱。淋浴停了，她走回厨房坐下。几分钟后，他

穿着灰色的长裤和白色的衬衫走了回来，没穿袜子和鞋。他提起茶壶往他们的杯中倒进开水，然后在她对面坐下，两人沉默地把茶叶袋放进杯中。她抬头望着他，问，“你是怎样生活的？”

他叹了口气，“一切都还好，我想，时间是最好的药。”他提起他的茶叶袋，用手挤压。

她把手伸过去放在他的手上，“你必须开始新的生活。”他抓住她的手，望着她的双眼；他能够回忆起她的气息，她丝一般柔软光滑的大腿，她充满激情的身体。他感到自己躁热，坚决地说。

“我得去穿衣服。”

看着他走去，她也感到自己体内一丝温暖的涌动，阿吉达低头看着她的茶，呷了一口，站起来跟着他走进卧室。

他通过镜子的反射看到了她。她正站在卧室的门口，她极具穿透力的眼神注视着他。他转身面对着她。

他们在原地静静地站着，相互看着对方，没谈一句话，他们的脸上显露着共同的欲望。他看着她起伏的胸部，感到自己的心脏怦怦直跳，不约而同地，他们相互走近，直到身子紧贴才停下来。他感到一股热浪在他们之间翻滚。他吻了她的面颊，慢慢地移动嘴唇，接触到她张开的嘴，轻轻地咬着她的下唇，他用手臂搂住她，将她的身体向自己靠得更紧。

他们的舌头伸进对方的嘴中，脱掉自己的衣服，抱着滚到床上，长时间地亲吻，抚弄，呻吟。他用嘴吮吸她的乳头，她推开他的头，祈求道，“来吧，我要你，”她握住他的阴茎塞入自己的身体内，用双腿紧紧地夹住他。一切就好像是他们第一次合在一起，相互探索着对方的身体，无法自控地，温柔地。

“约翰！”她把脸贴在他的肩膀上，尖叫着，就像有什么东西在折磨她的身体。

“阿吉达，阿……”他压在她身上，喘息着说，“我们分隔已经太久了，太久了……”

“我明白，”她说，把双手放在他肩上，将他的头向自己双腿之间推去。他移向她湿润的身体，正要向那儿吻去时，一个无法抗拒的想法穿透了他的脑海，“这是在金的床上，在金的房间里。”

他猛地坐起来，“我不能，我不能。”

“但……”

“我很抱歉，这是在金的床上。”

阿吉达的双眼充满了泪水，她翻身下床，开始捡起她的衣服。

当文德走进饭店时，莫兹·海默维茨，或是马歇尔·哈松，正坐在自己最喜欢的位置上。文德通过过道走进宽阔的大厅，向这位代理商走去。

“哈松先生吗？”

“是我，”他说，示意中尉坐到对面的座位上，“我能为你做什么呢？我的客人随时都可能到达，因此请你快一点。”

“就像我在电话里谈到的一样，我正调查那起发生在圣·杰奎斯服装店的谋杀案，我想和你谈谈几件事情。我知道你代表杰西卡·玛丽尔和迈克尔·卫斯顿。”

“如何？”哈松不安地问道。

让这人平静下来，文德对自己说，你所谈及的是关于他的饭碗问题，“我

想如果没有代理商做生意是很难的。”

“几乎是不可能，我们清除迟钝和懒惰的人。”

“卫斯顿是如此幸运，能在生命的晚期进军电影业，我了解到他没经过正规的训练。”

“迈克尔非常有才能，另外，杰西卡长期与他在一起，是她将迈克尔介绍给我的。”

“这样说来在他开始演员生涯之前他们就已经是朋友。”

哈松怀疑地看着他，“为什么你对他们两人感兴趣？”

“没什么，小事一桩，我们希望能了解谋杀案的所有证人。”文德说。

文尼玩弄着他的玻璃酒杯，隐晦地说，“如果你想知道我的任何一个客户的情况，去问我的律师。”

文德径直注视他的双眼，“态度好一点是明智之举，尤其是对警察。”

“你知道我是谁？”

这个棘手的人开始玩花样了，文德告诉自己，等着表演开始。

文尼举起酒杯，顺着边缘看着侦探，“托尼·福托罗是我的朋友。”

“我印象深刻，文尼。托尼，他拥有这个城市最多的职员。”

“确实如此。”文尼说，把酒杯举到鼻子边。

文德沉默地看了他一会儿，说，“我将教会你如何在你的举止中加进一些感激。”他起身匆匆走下大理石台阶进入前厅，向一名招待询问哪儿能找到电话，他拨通迈克尔·韦伯斯特给他的电话号码。

“喂？”一个刺耳的男声传来。

“我的名字是文德。”

“我一直在等你的电话，需要我做什么？”

“我需要一名极富创造力的舞蹈动作设计者。”

“告诉我何时、何地。”

“待会儿与你联系。”

17分钟后，文德经过特别案件调查分部各式各样的办公单元，直接走向保罗·阿瑟维罗巡官的临时办公室。

“我需要派人跟踪这个人。”文德说，写下莫兹·海默维茨的名字。

“我会抽调安全办公室的两个人去办。”阿瑟维罗说，“还有别的事吗？”

“我需要卧底调查科的两名侦探。”

阿瑟维罗调皮地用手指指向中尉，说，“你又要演戏了。”

“事到如今，不得已而为之。”文德微笑着走出房间。

(十一)

消防车呼啸着在恰伯街的车流中穿行。

在警察总部大楼的第 11 层，文德坐在椅子上回想着今天下午与阿吉达的床上戏，一方面，他很高兴它终于发生，但另一方面，他被内疚所压倒，他并不想再伤害那个女人。同玛格蕾斯·卢普不一样，安德琳·阿吉达应该另当别论。

他提醒自己联系韦伯斯特的“舞蹈动作设计者”，让其他的人去监视文尼。他伸手去拿桌上的档案。

忽然文德意识到自己从早晨开始就没有吃过饭。他打电话订下一份鸡肉色拉，酸腌菜，牛奶。当他挂上电话时，注意到桌上放着一个吕宋烟盒及一张纸条，大卫·伯莱克在上面写道：这些东西可能对你有帮助。

他打开烟盒，见到一叠杰西卡·玛丽尔和迈克尔·卫斯顿在公共场合的照片。他看了一会儿，放下照片，取出阿吉达在直升机场给他的社会保险资料，他发现玛丽尔、格里芬、霍尔曼曾经在好几部电影中共事。

早些时候，在他离开阿瑟维罗警官的办公室后，他到罪犯档案分部拿了一张莫兹·海默维茨的犯罪档案复印件。莫兹·海默维茨在 1978 年被控在影片中加进与小孩有关的暴力和性镜头，他认罪态度较好，最后减轻量刑，被判在格林·哈文监狱服刑 21 个月。

文德感到很疑惑，莫兹·海默维茨，甚至在他改名马歇尔·哈松后，他是怎样成为像杰西卡·玛丽尔这样的明星的代理商的。这时，电话铃响了，通知说他的午餐已准备在楼下。

他下楼带回午餐，一边吃，一边盯着小黑板，他在上面写着：

文拉丽·格里芬被卢卡斯和琼斯顿谋杀

卢卡斯和女儿玛丽——受害人

琼斯顿的女儿赛尔玛——受害人

韦伯斯特的女儿艾丽——受害人

接下来他写上：

琳达·卡麦多——未知的联系？

修女？未知联系。

他和他的小组现在已知道这并不是偶然的系列谋杀，存在着清晰的相互关联——除了琳达。

那位修女以及爆炸案的死者，这些必须被联系到一起，但怎样联系呢？他嚼着酸腌菜，这时，莫斯冲了进来。

“头儿，我昨天去看了露茜·希尔，当时，她病情有些恶化，不久以前她才出了急救室，现在，她神情已相当清醒，她认为他们相像。”

“你到底在谈什么？”文德有点糊涂地问。“卫斯顿，他妈的，你叫我给她看卫斯顿的照片，她认为他就是凶手，而不是那份狗屎画像上的人。”

文德一阵昏厥，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弗兰克·格里芬一点不像卫斯顿，但格里芬也与那份画像没有任何相似之处。

现在思路全搞乱了。文德看着他在黑板上的粉笔字迹，“上帝，噢，对的，”他说，“他杀了他们的女儿。”

当他冲向电话机时，几乎撞翻了自己的办公桌。

旧篱笆墙边放着一些花盆，里面枯死植物的梗茎在通向后院木质台阶的

小径上投下一片阴影。

玻璃门廊右侧的一个大窗户里，一个妇女走进厨房拿起电话。

卫斯顿越过篱笆，蹲伏在一丛灌木后。他打开他的旅行背包，取出装有他的长牙的聚苯乙烯盒子。他把长牙夹在牙齿间，看着那个妇女，全身愤怒地颤抖。他把手伸回背包，取出他的“洁身衣”的上面部分，套在身上，做完之后，他戴上经过改装的面罩，那上面在脸部圆盘上有一个开口。然后，他从背包的侧面口袋里取出一副玻璃刀，并戴上手套。

他静静地蹲伏在那里，仔细地审视这一地区。房子的右部完全处于黑暗之中，左侧有些灯光。他站起来，行动诡秘地移向门廊，他的皮靴在雪地上没发出一丝响声。走上台阶，发现门锁着，他使用玻璃刀在对着把手的地方划了一个圆圈，取出玻璃片，他把它放在台阶边一堆柔软的积雪里，把手伸进玻璃空圈，扭开锁的把手，打开门，他迅速地步入里面，走到门廊里的房门前，抓住把手，开始转动。

突然间，接近的警笛声使他缩回自己的手。警笛越来越近，他听见了轮胎与地面摩擦的声音以及刹车的尖厉声音，紧接着是一阵急速的脚步声，他赶紧退出了门廊……

文尼萨·布朗正在和她的丈夫讨论她母亲的问题。他们已经决定抚养玛丽的小孩，但她的母亲又是一个大问题。他们想卖掉这座房子让她与他们住在一起，但她的母亲拒绝离开已居住了30年的家。

文尼萨正要丈夫说些什么时，前门的铃声传来，她告诉丈夫别挂断电话，她自己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事。

从门厅的窗帘望去，她见到了好几名穿着制服的警察，她仅仅将门开了一条缝，大声说，“你要干什么？”

他们中的一个大声地回答，“快开门！你们处在危险之中，是文德中尉派我们来的。”

她一打开门，一名警官猛地把她拖出来，其余的人蜂拥而入。

“你母亲在哪儿？”他们中有人问。

“楼上。”她用惊恐的声音答道，看着他们冲上楼梯。

15分钟后，文德赶到这里，他发现文尼萨正在与她的丈夫在电话中交谈。“我需要电话。”他告诉她。在她挂上电话后，他拨通赛尔玛·琼斯的家，死者的警官姐夫肯·海伊斯接的电话。“你那儿一切正常吗？”文德问他。

“是的，中尉。”海伊斯回答道，“我们现在有一屋子的警察。”

“很好，我的人旁边吗？”

马瑟拉的声音传了过来，“当然，头儿。”

“发现了什么了吗？”

“没有他的迹象，头儿。”

“我已经布置好对两个家庭的24小时保护，现在开始。”

在文德回答之前，一名警官走进来示意文德出去一下。他们走到门口，他往外看去，见到玻璃门上被割过的圆圈，以及雪地上清晰的脚印。他如释重负地长叹一口气。“我们待会儿再谈。”他说，挂断了电话。

卫斯顿开车沿着汉森区行进，盯着南伊利洛特区警车交烁的灯光。是丁尼消灭文德和他的门徒的时候了，他将车拐入弗拉特布西大道，向曼哈顿大桥驶去，头脑中开始盘算除掉这些令他痛苦烦恼的家伙的各种方式。

紧急救援分部的聚光灯把整个后院照得一如白昼，警官们正在搜索凶手留下的各种痕迹。

文德站在旁边，看着一名犯罪现场科的侦探制做凶手鞋印。但对这个混蛋的面相却仍没有一点线索。

走进警察总部大楼的入口，卫斯顿向内张望，发现有两个安全出口，他转身走出大楼。

他逛到大楼的侧面，通过宽阔的台阶走进侧门，看见了又一个安全出口。他走下台阶回到曼迪森街，他的前面是五根仿古希腊石柱，其中一根上挂着一块牌子，注明它们是从总部旧址迁来，在目前的这座大楼竣工之前就已搬迁完毕。

卫斯顿装作对这些石柱上的浮雕感兴趣，眼睛却在瞟着通向地下停车场的车道。有两间砖石结构的警卫室分散在车道的两侧，但其中只有一间内有人，里面的警察似乎在忙于看自己的书，因为每次有汽车在警卫室前减速时，他只是漫不经心地看一眼就做了一个放行手势。

卫斯顿接连观察了三次，意识到自己已经找到正在寻找的薄弱环节。环顾四周，曼迪森街已空无一人，他满意地长叹了一口气。丁尼已经有了对付文德的计划，所需要做的一切只是将他引诱到网上。卫斯顿看了看手表，星期四，晚上 10 点 10 分。

对的，星期一的早上将会非常非常惬意。

公园大道的皇家新月饭店的前厅是一间有钢琴伴奏的酒吧。

莫兹·海默维茨坐在大理石吧台的尽头，以便他能看见大厅里所发生的任何事情。一名穿着夜礼服的黑人男子坐在钢琴后，弹奏《库尔·波特》海默维茨的注意力集中到他身上，仔细地听他弹奏的爱情歌曲。这时，一名很吸引人的女郎走进了房间，她立刻引起了海默维茨的注意。她向着钢琴师微笑，走向吧台。

海默维茨看着她走到吧台招待面前。吧台后的这个男子扭头看了海默维茨一眼，她转过脸来，双眼闪现出熟悉的目光，坐到这位影片代理商旁边的高脚椅上。

海默维茨掏出手帕擦了擦嘴，说，“我的小白鸽，你终于来了。”

布鲁克林第六十区，科里·艾兰站的入口处立着一盏灯柱，豪华的现代艺术灯笼分布在两侧。车站的候车室面朝西 8 街。这一地区的边界包括了布莱登·布西，一个中产阶级的犹太居住区，近些年来成了数以千计的苏联移民的集散地。俄语报纸在糖果商店和报亭出售，俄国人在这儿随处可见。

星期四晚上，文德的汽车停在 60 区，他走出汽车进入候车室的警卫处。

一个宽肩膀的 30 多岁的男子坐在一张办公桌后，正往嘴里舀汤。文德走进办公室，做了自我介绍。

“杰里·彼洛维奇，中尉，”这男人说，割下一块黑色面包，问，“来点吗？”

“俄罗斯芥菜浓汤吗？”

“是的，这可是真正的俄国货，朋友送的。”

彼洛维奇从一个文件柜的底层抽屉中取出餐具，包括一个边缘极度磨损的碗。他把这个塑料容器放在桌上，倒进一些俄罗斯芥菜浓汤。

喝了几口汤，文德问，“有多少讲俄罗斯语的警察分配在这一地区。”

“我们五个，中尉，我们是一个高效率的反犯罪小组，”他在面包上抹

了一些果酱，补充说，“电话通知我们给你提供所有可能的帮助。有什么事，中尉？”

“你熟悉移民中的黑市医疗网络吗？”

“那些俄国医生可是在从事一个欣欣向荣的事业，据说他们甚至在某个地方拥有一家医院。”

文德掏出弗兰克·格里芬的相片，把它斜靠在台灯的基座上以便彼洛维奇能看清楚。“我有充足的理由相信一名俄国牙医为这个人制作了一副危险的长牙。”

彼洛维奇盯着这张照片，然后继续喝他的汤，“与近来的凶杀案有关吗？”

“是的。在1980年1月，照片上的这个人向别人借了1万美元，我想除了支付他的长牙外，他有可能整了容。”

彼洛维奇往嘴里塞进一片面包，“已经11年了，从那时起这地方有许多人来来去去。”

“你愿意四处询查，把这张相片展示给恰当的人吗？”

彼洛维奇取出两个硬纸杯子和一瓶没有标签的液体，他向两个杯子中各倒了些，将其中一杯递给文德，说，“家庭自制的伏特加酒。”

“又是这区的朋友？”

“当然如此。”

文德呷了一口，“好东西。”

“小心，像这样的两三杯就会让你脑袋倒地。”他喝光杯中的液体，把纸杯丢入垃圾篓中，“我看能为你找到些什么，但你必须知道这儿的人对我们的刑事司法系统并没多大的好感，所以……”这位警官微笑着靠在座位上，用他的大拇指和食指做着数钞票的动作。

“多少？”

“这还得协调，如果你要得紧，它是最快方法。”

“放手去做你的事，但一定给我找到消息。”

第四章 清晰的面容

(一)

当文德星期五大早走进他的办公室时，两名跟踪海默维茨的侦探正在等他，挂好自己的外衣，文德看着这两名疲惫不堪的警官，问，“我们的朋友文尼怎样？”

其中一名头发经过精心修理的侦探说，“他在半夜与一个妓女一起离开酒吧。我们尾随他到韦斯特·韦尼基的一个地方。他们在三点钟左右再次出现，我们见到他为她叫了一辆出租，我们决定跟踪她，她在第五大道 15 街下车，我们上前盘问她。”

“那位女士肯合作吗？”文德走到办公桌后坐下，问道。

另外一名浅灰发年龄稍大的侦探说，“完全如此，尤其是在我们向她解释了我们有责任报告所有违反联邦税法的行为以及她未交纳个人所得税的后果以后。据她说，我们的文尼是她的常客。”

在特别案件调查科的侦探们离开以后，文德打电话给韦伯斯特寻求另外的一些帮助。“无论你需要什么。”那位死去女士的父亲允诺。

在那之后文德又打了一个电话，然后前往大楼的第 14 层。

“我需要一笔钱购买信息！”他告诉山姆·斯德普睿斯。列文索现在越过了各级领导层直接负责这起案件，他十分明白这件让他成了警察专员的案子同样也可能毁他的前途。

“要多少？”

“我不清楚。”

“到楼下的财务处去领秘密资金。你尽管放手去做你认为该做的事，但必须给我尽快破案。”

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文德发现阿吉达和琼正在利用早间咖啡时间打印报告。他把女警官们叫到外面的走廊上，自己斜靠着砖墙，避开她们眼神，告诉她们将要与海默维茨演一出戏。

文德放低声音，开始谈他的计划。“我认为这个人隐藏了一些重要的情报。”他低头看着地板，然后抬起头看着阿吉达，“这工作令人厌恶，我明白这点，因此它是一个自愿的工作，你们两个都可以拒绝。”

“我去做，”阿吉达说，没有一丝的犹豫。

“你肯定吗？”

“是的，中尉，我肯定。”

那天早上 10 点过一点，一个魁梧的男人提着一个手提箱走进办公室，问道：“我叫西德·威廉姆斯，迈尔考·韦伯斯特的电子管特技工作人员，我正在找文德中尉。”

不多久，阿瑟维罗巡官与卧底调查科的两名侦探阿曼多纳和博斯科走了进来。

看着这些经常打入犯罪网络的侦探，文德想，这些人确实很像是其中的一员。

所有的人员到齐的情况下，文德把威廉姆斯和卧底调查科的两名侦探介绍给其余的警官，开始讲述他对莫兹·海默维茨的计划安排。

“我喜欢。”马瑟拉说。

“现在轮到西德发言了。”

这名电子管特技人员看着两名女侦探，问：“谁是主角？”

“我是。”阿吉达说。

威廉姆斯打开手提箱，说：“要演好这出戏，准确的计划是必须的。”

他从提箱中拿出一件黑色的女式睡衣呈现在他们面前，说：“在睡衣里缝合着一件克伍拉防弹衣，在睡衣和防弹衣之间我们嵌入了几个装有动物血液和电子管炸弹装置的小包，当用无线电引爆时，小包将会裂开。”

他盯着阿吉达，说，“当我们起爆炸弹时，你会感受到某种固体的重击，你承受得住吗？”

“我想应该可以。”阿吉达谨慎地说，接着她问道：“你们将起爆几次？”

“可能只需一次。”威廉姆斯说，眼睛打量着她的身体，补充道，“别让他的手抚摸你的身体，假如那样做，他能感觉得出防弹衣和那些小包。”

“我明白。”她说，眼睛径直地盯住文德。

威廉姆斯将手伸进提箱，拿出两支左轮手枪，递给博斯科和阿曼多纳，他说，“这些仅仅是打空炮弹的道具手枪，千万不要同你们自己的武器混淆在一起。如果你们正确地扮演自己的角色，这只鸽子将会恐惧万分以致于他甚至连自己在哪儿都不知道。”

捏住控制器，他继续说，“当你们开火时，我也开火，记住，你们可不是在荒郊野外，因此不要显得过于疯狂乱射一通，一枪就应该达到效果——另外记住，电子管炸弹对身上装着它的人有损伤。有任何问题吗？”他问，把眼光慢慢移过一名又一名侦探，“非常好，既然都没有问题，我希望大家互相配合。”

他们走后，莫斯把电话筒递给文德，说，“你的电话，没有说他是谁。”

“文德中尉吗？”

“我是。”

“是我杀死了所有的那些女人。”

“又一个好卖弄的人，”文德想，“当然是你，朋友。”

这个低音带着爱尔兰口音说，“我的名字是丁尼。”

文德站了起来，示意莫斯和马瑟拉别出声，试图听清每一个词，“如果你就是那个人，拿出证据来，我们已经接到太多的这种开玩笑的电话。”

“上帝赐与我长牙。‘他’命令我做了那些糟糕的事情。”

文德通过电话线能听到那头沉重的呼吸声。

“你想怎么样？”

“寻求宽恕。如果我投降，我能得到宽恕吗？”

文德移开电话受话器，盯着上面的小孔。

这个人不会投降，他想，但他把听筒拿回耳边，说，“绝对可以，我保证。”

卫斯顿走出公共电话亭，消失在格兰德中央车站的人潮中。他从五十二街走出车站，截了一辆出租车。坐进汽车后座，他告诉司机开到哈德森街6号。

文德匆忙地走下大理石楼梯，进入格兰德中央车站的圆形大厅，接着，就如丁尼告诉他的一样，他向问询台走去。

莫斯和马瑟拉稍后一会儿赶到，他们坐在楼上露天酒吧的高脚椅上。

文德站在问询台前，注视着旅客们走到服务员前询问火车时刻，如果这

个人考虑要临时改变主意，这儿确实是一个极好的地方，他想；这里有太多的出口和有利地形，可以判断出是否设有陷阱——而且这里人头攒动，极有利于他逃跑。文德核对时间，11 30，他们还剩下一个小时的时间等候丁尼是否真如他所说的去做。

出租车驶进哈德森街，经过一长串看上去不太景气的商店，停在六十号前。卫斯顿付钱后走出汽车，走进那幢大楼的前厅，看过路标后，他乘电梯上到第五层，走进一间标有“政府建筑制图办公室”的房间。

三年前，卫斯顿在一部关于一名侦探捉拿一个行踪诡秘的杀人凶手的恐怖片中饰演一名侦探，他没有交出曾用过的一个造型逼真的道具警徽。现在，他把这些东西出示给办公桌后的工作人员，“早上好，我是警方工程处的人，我需要看看警察总部大楼的建筑制图。”

这名工作人员看了看他的证件，把他的名字写到会客登记表上，然后查出警察总部大楼建筑制图的编号。

十五分钟后，卫斯顿坐在一间办公室的绘图桌后，取出几张纸片，开始复制他从中选出的一些关键构造的建筑绘图。

又一个人流高峰涌入格兰德中央车站，文德看表已是一点三十分。他抬头向莫斯和马瑟拉无可奈何地耸耸肩，离开问询台向楼梯走去，一种不安的感觉萦绕在他心中，他问自己，这个人到底想干什么？为什么让我在这儿空等一场？我不久将会知道答案，我猜想，假如这个人就是卫斯顿，他已经在每个步骤上超过了我。

(二)

莫兹·海默维茨十点钟左右到达皇家新月饭店，他付给领班十美元小费，坐到靠近舞池的一张桌子边。

扫视着人群，他暗自认为这又是一个混合着烂仔、游客和骗子的平常的星期五。他叫过侍者要了一杯V0威士忌。哈松喝着白酒；文尼讨厌这东西，它的味道对他来说就像是马尿，但它却是他在自己的午饭交易中的一个必不可少的角色。

一位琴师演奏着古老的杰西文乐曲，那个三人合唱小组站在旁边准备表演下一个节目。

文尼喝着他的酒，这时，他看见一个身穿黑色天鹅绒裤子和短夹克的女人正站在入口附近，注视着坐在钢琴后的那名琴师。她有一头黑色的长发，皮肤稍黑的美丽脸庞，以及浑圆丰满的臀部。他一面喝酒一面观察她，直到三人合唱开始，他站起来走到她身边，“愿意赏光与我跳舞吗？”

她向他投去一丝微笑，然后环顾四周想找一个放手提包的地方。

他彬彬有礼地拿过她的手提包，“我可以吗？”他转身走到领班面前，“替我放好，查理斯。”文尼走回到她身边，问，“你喜欢拉丁舞吗？”

“非常喜欢。”

“那真是太好了，我也非常喜欢。”随着桑巴节奏他牵起她的手走进舞池。“我叫文尼。”

“我叫安德琳。”她说，将自己的臀部凑近他。

一名精心修饰过发型的商人站在吧台边，揉了揉鼻子，对着西服口袋小声说，“搞定。”

文德听着汽车内的无线电对讲机，脸继续望着窗外。他将车停在饭店街对面，独坐在乘客座位上。他一想到阿吉达和那好色之徒在一起，皮肤就不停地起鸡皮疙瘩。他十分恼火自己竟然同意让她扮演她现在正在扮演的角色，但是，他理智地认识到，警察必须做他所不得不做的事情。

电视新闻播音员告诉他的观众笼罩在这座城市上的恐怖现在扩展到郊区，摄像机显示出一名女记者正在一条郊区的林荫道上采访市郊的居民。

卫斯顿刚从他的练功房回到自己的公寓，他现在正在文拉丽的房间中，身穿汗衫看着电视。

他对那张祷告椅说，“他们全都如此令人难以置信的愚蠢，文拉丽。”

他从床上坐起来走出房，下到大厅。他打开壁橱的门，手伸到衣服后面，启开他的密室。

看着自己的充足的死神的供给物，他不由地微笑起来。卫斯顿取出块状的灰色塑胶炸药和一盒雷管，定时器，走向他妻子的房间。坐到床边，他开始拨打警察总部的电话。

“总台呼叫特别1号，完毕。”

“我是特别1号，请讲。”文德回答道。

“特别1号，总台刚接到一名自称丁尼的男子打来的电话，他要求和你通话，说事情紧急，需要我们为你接通吗？”

“请接通，总台。”

在一阵电波的滋滋声后，丁尼的爱尔兰口音模模糊糊地传到这位警官的汽车中，“你今天下午并没按照我所说的独自一人来。”

他试图诈我，文德想，“没有人与我在一起，”

“我看见有另外的警察在那儿。”

“就算你真的看见，他们也不是我的人。另外有件事我要告诉你，朋友，我可不愿意到处被别人牵着鼻子走，假如你决意投降，那当然很好，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你已是走投无路。”

“你不想帮助我停止那些糟糕的事情吗？”

“如果你放弃，那对你来说会好过一些，你将发现真正的和平，我向你保证。”

“你的人将不会伤害我吗？”

“是的，我们不会。”

一段漫长的沉默后，电话那头的声音说，“我不信任你，我想投降，但我无法相信你会不会伤害我。”

“你不会有麻烦，我向你保证。”

“你愿意在星期一早上八点钟呆在你的办公室吗？”

“我会在那儿。”

“另外我希望你把你所有的人都召集到那儿，我无法相信他们不会潜伏在某个地方伺机伤害我。”

“他们将会在那儿。”文德想试着做某件事情。假如他直呼他的名字，将会出现什么情况呢？但他立刻打消了这个念头，为何要让这个疯子知道他自己的身份不再是个秘密呢？到底自己正在和他妈的哪个人打交道，卫斯顿？格里芬？这个嗓音与卫斯顿的声音并不相符。他决定谨慎地进行下一步。

电话那头的人急切地说，“我将在星期一早上八点整打电话给你，我要同你的每个人通话，以确信他们中没有人正藏在某处要找我的麻烦。不要和我玩游戏，如果我对你们感到满意的话，我将告诉你在哪儿找到我。”

“是在本市的某个地方吗？”

“就在警察总部大楼附近，我们一言为定吗？”

“一言为定。”

卫斯顿放下电话，笑着滚到床上，喘气地说，“哦，中尉，我们确实是一言为定了。”他坐起来研究他临摹下的警察总部的建筑构造图，接着他拆开一块赛蒂克斯的封皮，把它捏成一个个的等腰三角形。

海默维茨和阿吉达随着音乐的节拍在舞池里摇摆，旋转，阿吉达转身舞进他的怀中，“你真是一个大的舞蹈家，文尼。”

“你也一样，我喜欢你身上的香水味，它是什么牌子？”

“石英牌，”她旋转着，向左边的马瑟拉和琼眨眨眼睛。

琼回敬了一丝微笑。

莫兹紧紧地靠住她的身体，她感觉到他对自己的小动作。她向他微笑着，心里暗想，你这个混蛋，戏演得越快，我就解脱得越早。她抓住他的手臂在说，“我想离开了。”

“我也是。”

一辆高级轿车开到他们前面停住，穿着私人司机服装的莫斯绕过车头为他们打开车门。

他们坐在汽车的后厢，海默维茨把手放到她的膝盖上，说，“我在威尼基有处房子。”

“我宁可住在我的公寓，你肯定会喜欢它——我向你保证。”

当这辆高级轿车开始启动时，马瑟拉和琼匆匆奔向他们的汽车。

“开始，”文德在对讲机里说，两辆汽车都做了一个快速的V形急转，跟向那辆高级轿车。

“10—4”，博斯科对着无线电发射机说道，这两位卧底调查科的侦探和西德·威廉姆斯坐在停在韦伯斯特顶楼公寓街对面的汽车内，阿曼多纳朝正同看门人一起站在前厅内的韦伯斯特挥挥手，韦伯斯特点点头，递给看门人一张五十美元的钞票说，“他们在路上了。”

七分钟后，这个看门人匆忙地走出前厅，打开那辆高级轿车的车门，“晚上好，安德琳小姐。”

“晚上好，爱德华。”

走出电梯进入韦伯斯特的顶楼公寓，海默维茨走到起居室的玻璃墙体边，看着外面的平台，他简要地欣赏了一下景致，接着转头盯着阿吉达。

她急切地向卧室走去，海默维茨紧走几步追上她，把她推到床上，然后压在她身上，伸出舌头舔她的乳头，同时把自己的手伸入她的两腿之间。

她推开他，下床说，“我马上回来，”她走进浴室，锁上门，脱掉衣服，把它们挂在墙钉上。她解开胸罩，看着自己的内裤，她决定不必脱掉它。

她从墙钉上拿下那件睡衣，套在身上。虽然非常沉重和不舒服，但看上去很性感。这好莱坞的魔术，她想。打开橱柜，拿出她早先放在那儿的轻便无线电发射机，在确信音量控制在最低的刻度后，她扭开旋钮，按了三次发射键。

当文德的步话机响起时，他们正焦急地等候在楼下的前厅。他忧郁地对琼说，“她开始了。”

博斯科·阿曼多纳以及西德·威廉姆斯匆忙地走进等候在那里的电梯。

意识到自己的心脏正怦怦直跳，阿吉达打开了浴室的房门。海默维茨赤裸着躺在床单下，手不停地抚摸自己的身体。他心里充满了欲火，嘴不停地张合，“当我勃起时，我想看你抚摸你的阴蒂，我们将融合在一起，”他呻吟着说。

她走到床边，心中祈祷着他们快些赶来。他越来越快地抚摸自己的身体。阴茎开始勃起。

她默默地祷告，“他们在那儿？”

“张开你的腿，我想看你的阴道，”他说着掀开了床单。

“哦，看看你在干什么，文尼？”博斯科走进了房间，阿曼多纳和威廉姆斯紧跟在他身后。

文尼支撑起来靠在床头上，他手中握住的阴茎像一支凋谢的紫罗兰一样萎缩下去。

阿吉达看着这些闯入者，“你们他妈的是谁？”

“我们是文尼的朋友，”博斯科说，用手枪挠着自己的脖子，“我们和他有点事情要办，因此你为何不躺进厕所洗洗你的鼻子？”

“你们竟敢闯入我的家！”阿吉达说，手伸向电话机。

“嘿，文尼，告诉你的女友她正在危及她自己的健康。”阿曼多纳说。

她愤怒地盯着他们，开始拨号，阿曼多纳举起手枪对准她，“放下电话，女士，”阿曼多纳警告道。

“去你的。”

阿曼多纳开了一枪，她睡衣的黑色花边上炸开了弹洞，血从她的胸部涌了出来，她的身体向后弯曲，撞倒了床头柜，她用一种被强烈震动的不信任眼光看着文尼，嘴唇蠕动着似乎想说些什么，但在她能吐出字句之前，她倒在了地板上。

文尼的尿已被吓了出来。

博斯科坐到床边，把床单盖到文尼的肚皮上，遮住他的那团阴毛，“托尼·陈听说你用他的名号作挡箭牌。”

“没有，我发誓！”海默维茨的身体在床单下抖动。

“我们接到消息，那天你和一名警察中尉在四季餐馆用了它。”阿曼多纳说。

博斯科补充说，“那个警察在调查你是否有权力使用托尼·陈的名字，”他把枪管对准这个恐惧的人的脸，“陈要知道像你这样的狗屎怎么会成为一位电影明星的代理商。”

“请不要伤害我，”海默维茨祈求道。

“伤害你？”博斯科说，“陈不会伤害他的生意伙伴。”

“生意伙伴？”海默维茨疑惑地问。

“是的。”阿曼多纳说，“一种生命保险的伙伴关系。”他把枪管对准海默维茨的肚皮，“既然我们都是朋友，告诉我们你怎样威胁玛丽尔，让她雇佣你。”

“没有，我发誓。”

博斯科抬起枪抵住海默维茨的眉心，这位代理商闭上眼睛急切地说，“她饰演的一部三级片。”

“你制作的吗？”

“对，对。当我正要销毁原版拷贝时，我忽然意识到她将来某天可能会成名，因此我保存了下来。”

“有多少盘拷贝？”阿曼多纳问。

海默维茨又开始发抖，“一盘，在我的公寓里。”

“把身上弄干净，”阿曼多纳命令说，“我们去取它。”

瞄着床边的尸体，海默维茨问，“她怎么办呢？”

“她怎么办？”博斯科说。

第二天上午，文德在雪中走向杰西卡·玛丽尔在西79街的住房。一进到起居室中，文德就把自己提着一个口袋递给她。“这就是让我不得不在星期六一大早就起床的重要东西吗？”

“你演的一部旧电影，”他说着，四处打量这间装饰得很有品味的房间，“美女和野兽”。

她抬起眉毛，带着勉强的笑意说：“看来你与我的代理商谈过。”她拂了拂垂到前额的头发，打开拷贝，把一段胶片举到灯下，“糟糕的灯光，糟糕的导演；糟糕的演技。”她把拷贝扔到地板上，注视它在地板上滚动，“你肯定费了不少力气才从文尼手中得到它。”

“我想你可能愿意拥有它。一个礼物，我送给你的。”

“多么慷慨，”她看着他，“‘有什么，请告诉我，能做为报答？’”她用台词说，盯住他，手玩弄着自己颈项上的金项链。

“弗兰克·格里芬。他在哪儿？”

她厌恶地皱起眉头，“你费了不少力气却一无所获，我已经好几年既没

有见到也没有听说过他。”

“我不相信你所说的话。”

“老实对你说，地板上那盘拷贝对你和任何想利用它来作文章的人都毫无用处。我是在还是一个正在摸索道路的孩子时饰演的那个角色，我的影迷不会容许任何人用它来中伤我。我想你现在该明白了吧。”

“莫兹·海默维茨不是一直在它来威胁你吗？”

“并非如此，莫兹·海默维茨自认为他是在用它来要挟我，他错了。真相是他虽说不是一名正派君子，但他毕竟是一名出色的代理商，另外，我仅仅支付百分之五，而对其他代理商却是百分之十。因此，你可以捡起你的胶片，然后从这儿滚出去。”

“我有充足的证据显示格里芬必须对这个城市的一连串谋杀案负责。”

“胡说！弗兰克是我曾遇到的心地最好，最善良的人。”

“为什么你要帮助迈克尔·卫斯顿开始他的演员道路？”

“请立刻离开我的家。”

“格里芬和卫斯顿实际上是同一个人，不是吗？”

“滚出去！”

“格里芬通过一个苏联移民医生整了容，他需要某个对那些移民社区十分熟悉的人为他从中联系，你的真实姓名是雷门奇，你讲俄语吗，杰西卡小姐？”

“立即离开我的家，否则我将通知我的律师。”

“阻挠公务，包庇凶手，是一种严重的犯罪。”

“滚！”她冲出房间，跑到楼上的卧室，锁住房门。

她双手合抱靠在墙上，试图停止身体的颤抖，“他妈的！”她用俄语骂道，深深地吸进一口气，尽量让自己平静下来。前门的关门声传来，她又做了一次深呼吸，然后跑到窗户边。

当她见文德的汽车离开后，她走到衣柜前，取出旅行包，开始往里面塞衣服，自言自语地说，“我不想在别人的恶梦里生活。”

迈克尔·卫斯顿把文拉丽的干洗衣服叠在购物推车的车把上，沿着走廊前进，从货架上挑选商品。拐过拐角，他推着车走向食品柜台，并跟那位叫玛丽的营业员打招呼。

“早上好，卫斯顿先生。”她在柜台的另一边答道，“今天，卫斯顿夫人好吗？”

“她今天非常好，玛丽。”他说着，眼睛扫过陈列柜，“家里一切好吧？”

“他正在考虑找一个工作，他在选择。”玛丽环顾四周，确信附近没有其他人，她凑近身子低声说，“前几天有几个警察来过这里，问及关于你和卫斯顿夫人的一些事情。”

(三)

平克格拉德饭店位于科里·艾伦大道和内普顿大道的交叉处，是一幢平底砖石结构的建筑，玻璃后挂有深红色的帷帘。60区的彼洛维奇警官步出饭店，迎向从车中走出的文德，他们相互握手，开始了这个匆忙准备的周六晚约会。

彼洛维奇说，“我查到了给照片上那个人动手术的医生，他的名字叫图吉列夫，他索价两千美元。”

“我们能降低价格吗？”

“我看似乎没什么可能性。”

文德耸耸肩，“你将在星期一中午拿到钱，我已获准允许支取一笔钱，但不知该取多少。”

彼洛维奇用大姆指指着饭店，说，“这里面百分之百的是俄国人，当我们走进去时，尽量做得亲近一点，主要由我与他们交谈。”彼洛维奇带着他走进饭店狭窄的门厅，两个粗壮结实的男人站在门口核对餐桌预定的名单。当这两名警官走近他们时，彼洛维奇用俄语说了一句话，接着那两个人同时爆发出一阵大笑，其中一个替他们打开门，示意他们进去。

“你对他们说的什么？”文德问。

“我问是否警察得买门票。”

宴会厅被罩在一片烟雾之中，长列长列快散架的桌子摆满了大厅。相比之下，那上面摆放的食物显得特别晃眼。仅有不多的几个人坐在桌边，大多数的人环绕着走廊站立，交谈喝酒，一个嬉皮士乐队正在演奏非主流爵士音乐，舞池里一对对肥胖的男女笨拙地搂抱在一起。

“这是哪种类型的饭店？”文德问。

“预付40美元吃饭喝酒的自助餐，餐桌必须预订，但他们直到深夜后才会坐下来吃饭；侍者直到凌晨两点钟才会提供服务，这可不是在林·科林斯饭店。”

“对消化系统可不是太好。”

“说说看，”彼洛维奇拍着自己肥胖的肚皮。

他们站到乐队的乐器架边，这位俄罗斯警官扫视着整个房间，“中尉，看到消防出口左边一点正在交谈的三个男子了吗？”“我看见了。”

“他们是信使，假如任何人需要向苏联国内传送重要的东西，都会去找他们中的一个。现在注意信使右边，穿着合身蓝色哔叽呢的秃顶男人。”

“我看到了。”

“他就是康斯坦丁·图吉列夫，在得关节炎和帕金森氏病之前，曾是一名顶尖的面部整容外科医生。”

“他看见我们了吗？”

“他正装着没看见我们，我们得等一会儿直到他过来，”彼洛维奇说，走到桌边倒了两杯伏特加。

图吉列夫继续在同与他在一起的男人谈话，看上去似乎根本没有意识到警官们的存在。

彼洛维奇呷着他的酒，“图吉列夫喜欢谈论他的医学才能，因此给他捧捧场，但得在必须打断的情况下打断他，否则他会整夜谈下去。”

警官们喝着酒耐心地等候。彼洛维奇又倒了一杯酒，开始用俄语小声地

哼着一些东西。文德不是语言学家，但他能感觉得到那是一首下流的歌曲。

文德看着他，小声说，“你最好到消防部那儿去。”

图吉列夫笑起来。他坐在一个空桌旁，背靠着窗帘，能看见整个房间的全景。

“是时候了。”彼洛维奇低声对文德说，“我等在这儿。”

文德提起一瓶伏特加和两个玻璃杯走向走廊，穿过三五成簇的人们，来到外科医生面前。他拖出一张椅子坐下。图吉列夫阴森森地笑起来，“你讲俄语吗？”

“不，”文德说，倒满两杯伏特加，把其中一杯推到医生面前。

图吉列夫用他被关节炎严重损伤的手握住酒杯，这双过去灵巧地握住医疗器械的手现在已经变形，凸凹不平，无用的手指几乎不能扭开门把手，他把杯子举到嘴边，喝了一口。

文德注视他，看见他也正注视自己。文德端起酒杯，把桌上的盘子推开，把身子凑向图吉列夫，说，“我知道你是一名整容外科医生。”

他嘲讽地说，“我是上帝，直到这个。”他伸出一只扭曲变形的手。

“你知道我过去常做什么事吗？”

饮着伏特加，文德说，“不，我不知道。”

“我创造生命。我常常遇到那些面部丑陋的人们，他们的生活在痛苦中度过，他们从不知道生活的幸福。我给了他们新的面孔新的生活，我是一个上帝。”他喝下了更多的伏特加。

文德说，“你的病人肯定十分感激。”

“感激！岂止感激。我使一个女人免于自杀。她的前额和双眼严重错位，她完全是在躲躲藏藏中生活。当她来找我时，她 26 岁。”他挥动着手，“这些，就是这些，让她成为了一个漂亮的女人，使她有一个新的生命，没有什么她不会为我做。”

一丝怀疑的微笑显露在文德的嘴角上。

图吉列夫看到了它，继续说，“她和其他的一些女人祈求我与她性交，她们想报答我，但我从未与任何一名病人做过爱，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并非出于什么职业道德，我发誓，我没有与她们做爱是因为她们都崇拜我，做一个上帝远比做一个当他像一只野兽一般做爱时不停哼哼，汗流浹背的人要好得多。”

文德又喝了一些伏特加，放下杯子，掏出格里芬的照片放在桌上，将它斜靠在酒瓶上面对图吉列夫，“你使他潇洒起来了吗？”

他又阴森森地笑起来，“我的钱呢？”

“你将星期一上午得到钱。”

“那就在星期一上午再来。”

文德喝了一口酒，放下杯子，“我现在需要这个消息，我们说话算数，医生。”

图吉列夫的眼光穿过大厅看着那位 60 区的警官，他把手放到膝盖上，好像是突然感到很羞愧，“一个朋友的女儿将他带到我那儿。”

“杰西卡·雷门奇？”

“对，他希望我替他装一副货真价实的牙齿。”他发现文德露出惊奇的神色，说道，“我也是一名牙科医生，对这一点不要奇怪，许多整容医生起初都是牙科医生，整容外科术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由一名牙科医生发明

的。我告诉他我能为他办到，然后他问我能否为他整容，我告诉他可以。”

“你没有意识到那些牙齿是致死的武器吗？”

“他告诉我，他需要它们作为一件电影道具。”

“一件电影道具，我的天。”

难看的微笑出现在图吉列夫的脸上，“你想知道我将他变成什么样子了吗？”

“当然，告诉我。”

“我首先改变他的耳朵，在耳后切入后，我打开耳轮，用钻锥取出多余的软组织，造成耳朵外凸的原因就是因为软骨组织阻塞了血液流动。在取掉那些软骨后，我为耳朵和皮肤整了形，用这些多余的软骨组织垫高鼻梁，为鼻尖整形。”

他又喝了一些伏特加，“然后，我切开他的嘴，固定骨骼，抬高上额，将他的前部牙齿后移了六毫米，在这个过程中，他失去了两颗牙齿，但他从此也不再会有丑陋的露齿笑容。”

“现在，由于上颌被压紧，他的下颌自动地向前伸展，我不得不在他的下嘴唇后面切开，去掉一些微小的下巴骨骼，以便使这个部分能前移一厘米，这样，你的朋友就有了一张完全崭新的面孔。”

文德感激的同时又夹带着愤怒地看着图吉列夫，他打开文件袋取出一些相片，把它们放到图吉列夫能看清的位置，说，“当你辨认出时，告诉我。”他开始把它们展示给他，一张一张。

当医生用他变形的手指着一张照片时，激动传遍文德的全身，“停，就是这个人。”

迈克尔·卫斯顿在照片中平和地微笑着。

星期日的上午，在警察总部大楼的第十四层，衣着考究但却一脸紧张神色的警察专员盯着站在他办公桌前的文德，刑侦部主任保罗·阿瑟维罗巡官，以及分管法律事务的副专员伊斯利尔·萨伯。

“今天凌晨一点我们搜查了卫斯顿的公寓，”文德说，“他已离开，我布置了人监控那幢大楼以防他回来。”

法律事务副专员靠向文德，“中尉，你当然知道你缺乏合乎情理的证据，从而领导了对卫斯顿的无证搜查。”

文德恨不得一口把他的鼻子一口咬掉。

“我要抓住那个人，我不介意需要付出什么代价。”列文索说，“忘掉这些法律上的枝节，我们正在对付的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疯子。”

“长官，”萨伯说，“我仅是想指出如果卫斯顿遭到非法的拘捕，他将从容地从法庭里走出去。”

文德说，“狗屎！除了走进一个污秽的垃圾桶，他哪儿也去不了。”

阿瑟维罗问，“现在的形势是怎样的，约翰？”

“卫斯顿下落不明，我们不知道他是驾车去了乡村还是看哪位朋友，或者是他已经知道了我们在寻找他。”文德说，“周五晚上他在电话里告诉我，他将在星期一早上投降，因此，我不希望有不必要的打草惊蛇使他躲到某处藏匿起来。”

“你的意思是说我们不能公开行动，只能守株待兔。”警察专员列文索说。

“对，直到明天早晨。我不仅想抓住他，而且想找到他的炸药。一想到

赛姆蒂克斯我就开始紧张，上帝知道他还藏了多少在这座城市中。”

“你申请了搜查证搜查他的家吗？”专员问。

“还没有，我秘密搜查了他的房间，但我不想打草惊蛇，如果明早他不出现我将申请搜查证。”文德说。

“让我们所有人为他明天出现而祈祷。”山姆·列文索说，远处教堂的钟声传进了房间。“但我认为他不会来。”列文索阴沉地说。

切而西·白尤餐馆的菜单都采用黑底红字的封面，当文德和阿吉达在星期日下午早些时候走进这家位于第七大道的餐馆时，一个萨克斯乐队正在忘我的演奏中。文德在下午两点钟解散他的队伍，告诉他们，“轻松一下，回头见。”阿吉达在他身后鼓起勇气说，“如果你今天下午没有别的事情，我请你吃饭。”

他仍然对那天下午发生的事情感到不自在，但他很快决定最好能消除他们之间的误会，“那很好，安德琳，但由我付账。”

在去这家饭店的途中，他们一直都在谈论与案情有关的事，他们两人都小心翼翼地避免涉及发生在他们之间的事情。一坐到餐桌边，他们两个都点了血玛丽斯酒，然后把注意力集中到乐队演奏的音乐上。

他们的酒送到后，她开始用小棍搅拌杯中的冰块；他继续把眼神固定到乐队上，他们之间的沉默就像是死刑宣判前夕阴郁的寂静。

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他不看着她，说道，“对那天的事我很抱歉。”

她抱住他的头，把他转向她，“约翰，你并不是一个病人，你需要有感情生活，你需要和人做爱，如果不是和我，也应该是和别的人。”

“每次我想到你，或是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就觉得自己有愧，我情不自禁地这样想。这是我的方式。不要再在我身上浪费时间，安德琳，你可以是别人的女王。”

她勉强地笑起来，“别自己抬举自己，约翰·文德，这些年我并非一直在等你。”

“我很遗憾，这可不是件好事。在生命终结时，金一再告诉我在她死后必须生活在现实中，我希望我能。”

她捏着他的手，“我们点菜吧。”

星期日的晚上，警察总部大楼的绝大部分轮廓已消失在夜色中，曼迪森街已几乎空无一人。一辆公共汽车正开向罗斯公园，警卫室里的那位警察忙于准备即将来临的警士职称考试。

卫斯顿坐在一辆租来的黑色轿车的驾驶盘后，把车停在布鲁克林大桥的柱廊下，在那里可清楚地看到曼迪森街和警卫室。他已经在那儿呆了九十分钟，在这段时间中没有一辆车开向车库。他打开车灯，开上了曼迪森街。

他降低车速，停在警卫室边，就在他摇下车窗正准备拿出他的道具警徽时，那名警察向他挥挥手，示意他进去。

他开上斜坡，经过收发室；里面的那个人正在看电视。他把汽车停到一个空的车位，再次看了一下他从政府建筑设计办公室搞到的那份建筑构图，然后走出汽车，提起他的背包，在他环顾周围成群的汽车时，他听到从收发室里的电视传来的雷鸣般的马蹄声和号角声，但他没见到任何人。他径直向闪烁着灯光信号的出口钢质大门走去。

他匆匆走向楼梯，进入一个两侧排列着蓝色房门的走廊。对照着图纸，他走过大厅，当他到达自己寻找的那间房门时，他转动把手，发现并没有上

锁。他迅速地走了进去。

两个锅炉几乎占满了整个房间；一排排包着白皮的管道弯曲地盘踞在天花板上，大型的配电柜固定在墙边，在房间的中央空隙地带，八根钢梁垂直的从岩基向上延伸，消失在天花板上，这是整座建筑支撑系统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他听见滋滋的蒸气泄露声。

环顾四周没有发现有人，他走到第一根钢梁前，从背包中取出炸药，把这些赛姆蒂克斯等腰三角形压紧在钢梁的两侧，他把雷管插在等腰三角形的顶点，把二十四小时数码定时器预置到八点。检查着自己的手工，他微笑起来。把塑胶炸药捏成等腰三角形以及把雷管插到顶点将会最大限度地发挥出炸药的内部能量，炸断钢梁，从而使整座建筑倒塌。

他取出自己在家中制做的手写体标识，缠在钢梁上，遮住炸药，那上面写的是：“严禁移动”。警察一贯遵守命令，甚至是去死，他想，接着走向下一根钢梁。

